

Heaven Help Us

Chara 捡起了刀，用力的划过了她的手腕

然后她尖叫着醒了过来。

-

与此同时，在地底，Asriel 正在学习关于人类和怪物之间的战争史。

-

Chara...没事

不开心，也不伤心，但是没事

就像，对什么事情都没有感觉一样。

但这也没事，因为 Chara 平常也这样。Chara 平常都是这种感觉，大部分时间都是，特别是当她的父亲死于疾病，而她的母亲由于得为她们的下一顿饭着想变的暴躁起来。有时候，她母亲在家哭泣。有时候，母亲在家叫喊 - 对着墙，对着镜子，对着 Chara。Chara 学会了在她这样做时远离她。

有时候她会伤害 Chara，但那也没事。因为她是如此的痛苦，有时候她得发泄出来，有时候她要伤害其他东西来让她感觉好些，她爱着 Chara，但她也是悲伤的，疲惫的，愤怒的，然后
你难道不理解我吗？ Chara？

Chara 理解，她真的理解。

Chara 也知道医院的账单会很贵。她知道她只会让母亲更生气，然后她母亲会告诉 Chara 她爱 Chara，然后用尽全力的打她。但这也没事。

Chara 没事

一切都没事

-

“人类危险吗？”地底世界的王子这样问他的母亲。Toriel 看向她的儿子：宽宽的眼睛充斥着纯真

和真诚的好奇。她轻轻的笑了起来，抚平了他头上的毛，然后在他的皇冠上留下一个吻。
“人类可以变的很危险，如果他们想的话，”她说，“就像怪物也可以变的很危险一样。”

“这就是他们驱逐我们的原因？”Asriel 问到，“我们想变的危险吗？”

Toriel 皱了皱眉，她轻轻的摇摇头，“不，亲爱的，”她说，“我觉得...也许人类认为地面已经够危险了。”她没有告诉她的儿子，真正的原因是人类就像盒子一样，将任何事物放进他们的盒子里，然后摧毁一切装不下的东西。“人类很担心。”

Asriel 盯着天花板疑惑地叹了一口气，仿佛受到了冒犯。“他们不应该这样，”他说，“你不危险，我也不危险，这里的怪物也都不想变危险。”

“亲爱的，我知道”Toriel 说。她没有说“但是人类看不到这一点”，她没有说：“人类只会为他们自己着想。”她也没有告诉她的儿子“世界不是这样的，而且人类不会相信这样的话。如果你是怪物，那你就是一只怪物，虽然人类比怪物更像怪物。”

她只是给他念了一本书来让他入睡，然后静静地离开了。

-

学校里的孩子们在她的背后窃窃私语，这些流言大部分是关于她的眼睛的。Chara 理解这一切，真的理解。Chara 也应该理解这一切。事情本该如此。没有人拥有天然的红眼睛，但是 Chara 是“Chara”。这可以解释一切。

家长不应该打他们的孩子，但是 Chara 就是 Chara。这就是事情的原因。Chara 已经学会了去应对它们。

Chara 没事。没有什么感觉，只是默默的顺从。这很正常，真的。一切都好。一切没事。Chara 很好

Chara 也同样善于撒谎。

她的老师在她的胳膊上发现了青肿的伤痕，她告诉老师她不小心从楼梯上摔了下来。笨拙的，可怜的，糊涂的，愚蠢的 Chara。甚至不能好好走路，下次一定会注意的。

下周，她的腿上又出现了伤口。“不小心碰到了咖啡桌，”她说，“对不起，我可能就是不能避免受伤。”愚蠢的，笨拙的 Chara

Chara 的家里没有咖啡桌。

她的老师看到了她手腕上的伤疤。她说这是她在手工课上用剪刀造成的。很抱歉。愚蠢的 Chara，

笨拙的 Chara，撒谎的 Chara。
Chara 没事，真的没事。

Chara 微笑着在学校听着窃窃私语，微笑着为任何事情道歉。

-

Asriel 喜欢看他父亲的花园。宫殿里的一整块地都被一排排的花朵填满了，任何可以想像得到颜色的花朵。Asgore 每天都一丝不苟的照料着这些植物，而 Asriel 每天看着。

有时候，他的父亲会在工作室里自言自语。有时候，他会让 Asriel 来帮忙。有时候，他的父亲和他会在经历了一天的劳作后坐在泥地上，Asgore 会跟他的儿子讲一些关于地面的故事，直到 Toriel 来叫他们回去。

有一次，Asriel 在他们清理完身上的泥土，准备好吃晚饭时说：有一天，他会去地面上。

Asgore 说他相信他的儿子会实现这个梦想。他没有为孩子的梦感到担心。

-

Chara 学习了关于地底的知识，和关于去往 Ebott 的人类再也没有回来的传说。

她决定要去那里。

-

花园里已经长满了花，甚至花园都盛不下了。当 Asgore 决定要铲除一些花朵并埋掉它们时，Asriel 阻止了他。他想要这些花。

国王，理所当然，迁就了他的孩子。他没有想到 Asriel 会用这些花做什么。他觉得这些花会在花瓶里存活几天，然后最终凋零。他把这些花给了他的儿子。

Asriel 在王国中游荡着，想要找出一处适合这些花的地方。在途中，他把这些花放任何能当花瓶用的东西里。鞋子，手套，空罐头，破了洞的碗。他在任何一处能让植物生长的地方种下了毛茛。

他在瀑布旁种下了它们，他在洞穴中种下了它们，他走到了遗迹，把花朵种在了每一块从地砖中裸露出的泥土。

他找到了一片充满阳光的土地，他觉得这是一处完美的花园。这些花朵可以代替 Asriel，代替所有被困在地底的怪物们感受到阳光。

他后来习惯了每隔一段时间来看看他的花园。

-

Chara 遵守了她的决定

坠落

坠落

坠落

然后突然，她不再坠落。

-

Asriel 在那重要的一天拜访了他的花园。

-

(王国本来充满希望)

-

(然后突然一无所有)

-

从前，皇家科学家由于计算失误碎成了碎片。

从前，一个孩子悲痛万分。

-

(Gaster Gaster 滑进了核心)

(Gaster Gaster 跌了个大跤)

(国王的科学家，国王所有的人)

(都不能把 Gaster 来拼凑)

-

(他们不知道他们要拼凑的是谁)

-

从前，地底世界有两个继承人

然后一个不剩

-

从前，所有人都认为他们找到了问题的答案

-

(问题是暴力)

(答案是“是”)

-

Frisk...没事

不开心，不伤心，但是没事

就像，对什么事情都没有感觉一样。

不过这也没事，因为 Frisk 平常也这样。

OVERGROWTH

繁花落尽

第一朵花出现在她左边的太阳穴处。每当她的动作稍大，小小的金花就从她的头发中探出来。Toriel 第一个注意到这点。那时 Frisk 刚刚死在她手上一次，刚从她遗迹里的床上重新醒来。

她猛地起身，一只手摸向 Toriel 刚刚用火球击中的腹部，她的灵魂由于那一击碎裂成两半。Frisk 急促的呼吸着，颤抖着拉起衣服检查伤口。

什么都没有。

没有烧焦的衣服，没有血迹，也没有伤口。她正躺在遗迹房子里自己的那张床上，床单被身上出的汗所打湿。Flowey 在床边的桌子上，似乎睡着了。

当 Frisk 走进客厅时，Toriel 正坐在那里，和她所料的一样。当 Frisk 走近时，她开口问人类愿不愿意听听她正在读的这本书。

这是不是就是“似曾相识”——你确信，眼前的一切都已经发生过？

“啊，你喜欢走廊里的花吗，我的孩子？”她问道。

Frisk 皱了皱眉头，顺着 Toriel 的视线看去，拍了拍自己的头。脑袋左侧有什么细小而柔软的东西，当她试图用手将其拔出时，一阵尖锐的刺痛穿过她的脑袋。Frisk 不禁闭上眼睛痛叫出声。

“孩子？”Toriel 连忙站起身，书本掉落在地，张开手臂将 Frisk 扶住。

Frisk 向她示意，**我很好**。她紧张地冲 Toriel 笑了笑。若是你记得自己的母亲将自己杀死的经历，很难对她报以笑容。

Frisk 返回房间，决定过一段时间再向 Toriel 询问离开遗迹的事情。当她走进时，Flowey 困惑地看了她一眼。

“你在头发里放了一朵花？”他问道。

Frisk 摇摇头。她低下头望着地板。

她叹了口气，坐到床上。“我不知道。”她低语道。“毫无头绪。搞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做了个奇怪的梦。”她吞吞吐吐地说道，挥了挥手。脑袋仍然隐隐作痛，让 Frisk 难以理清这一切的逻辑。

“我...”Flowey 顿了顿，清清嗓子。“我觉得你刚刚死了一次。”他道，“接着回到了你的上

一个保存点。”

Frisk 抬起眉毛。

Flowey 叹了口气。“去睡觉吧，Frisk。”

她躺了下来，但并没有入眠。



最终，Frisk 还是询问了离开遗迹的方法，Toriel 则一如既往地出言劝阻，一遍又一遍。直到她决定自己摧毁通往冰雪镇的大门。一如既往地，她向 Frisk 发出挑战，威胁着要把她做成派。之前的孩子同样忤逆了她，走出大门并死在了别的怪物手上，痛苦的记忆令她狂怒勃发。

一如既往，Frisk 拒绝反击。

她已经经历过一场同样的战斗，按理说知道该何时进行躲避。但 Frisk 跳得太慢了，火球正中了她的眼睛。Frisk 惨叫出声，火焰吞噬了她半个脸，只留下她眼前漆黑一片。她的灵魂破碎了。Toriel 喃喃说着‘我很抱歉’，Flowey 在身后某处尖叫着她的名字。Frisk 倒在地上一一

接着睁开眼睛，发现自己再度面对着 Toriel 家的房顶。

“Frisk?” Flowey 先是轻声询问道，接着大喊“Frisk! Frisk, 你还好吗?”

呼吸时，她的胸口阵阵发紧，Frisk 将手按在胸前，努力稳定住自己。一切都在眼前天旋地转。

“Frisk,” 靴子里的 Flowey 努力向前挪动，结果一头倒在桌面上。“可恶”。他将一条藤蔓从土里抽出来，将自己扶起。

泪水从 Frisk 的眼角滑落，她双手捂住嘴巴来掩住抽泣。Flowey 停下了动作，盯着她，叶子卷了起来。

另一朵花出现在 Frisk 的脸颊上，距离太阳穴上的第一朵花几英寸远，但他在早上到来前始终未曾提起。



下一次当 Frisk 请求离开时，Toriel 疑惑地看着她脸上新出现的花，但她的注意力很快便被 Frisk 的请求离开带来的怒火所填满了。这次 Frisk 没给 Toriel 劝阻的机会，她紧紧抱着 Flowey 冲下地下室。Toriel 紧追身后，愤怒地咆哮着。

Flowey 刚刚来得及叫出“当心！”，Frisk 就被火球击中了后背。她倒在地上，接着再度在她的床上醒来。

这次一朵新花出现在她的耳边。



Frisk 记不得自己多少次向 Toriel 请求离开；多少次苦苦哀求，多少次大喊大叫；多少次被不同的方式烧焦，或者尖叫着被拖向厨房，感到刀子刺入皮肤；多少次 Flowey 在她身边哭泣，而脑后的声音一遍一遍地重复着“保持决心。保持决心。保持决心。”

那声音和她自己的相似，却又不尽相同。

Frisk 只知道自己每次死去后，都会在同样的天花板下醒来，清楚地记得所发生的一切，而一朵新的花出现在身上。每当她试图将其拔掉时都会有钻心的剧痛，所以她已经放弃了。Flowey 解释了为什么她会在时空中跳跃，但他对这些花朵却毫无头绪。Toriel 则因为 Frisk 的请求而太过狂怒，没有注意到她身上这些新的点缀。

她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小花覆盖了她的半个面庞，在她的左腕围成一个环——Frisk 终于能够躲掉 Toriel 的最后一击。Toriel 崩溃地失声痛哭。Frisk 稍稍松了口气，双膝一软跪倒在地，她的灵魂如风中残烛般伤痕累累。

Toriel 告诉她要坚强起来，告诉她外面的怪物们不会对她手下留情，她很抱歉试图将 Frisk 留在这里。Frisk 再度微笑，告诉她，*我原谅你*。

“你让我想起了我的一个孩子。以前的一个。”她说道，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拥抱了 Frisk。人类的头埋在她的衣服里，鼻翼间充斥着烘培食物和火焰的味道。她的母亲摸了摸 Frisk 的头，接着 Toriel 走上了楼梯，再也没有往回看。

Frisk 抱起来 Flowey，走出了遗迹，看着大门在身后关上。

“让她想起了谁？”她问道。Flowey 什么都没说，只是盯着那扇门。在 Frisk 脑海中的某处，Chara 的声音微微颤抖。



骷髅 Sans 在桥边遇到了她。他悄悄跟在人类身后，接着突然开口，让 Frisk 吓了一跳。当她转过身来，只见他一只手插在裤子口袋中，脸上挂着慵懒的微笑，一颗金牙闪耀着光芒，眼睛盯着 Frisk 在路上捡到的那根树枝，后者一路将其拖在身后，雪地上划出长长的轨迹。Flowey 低下了头。Frisk 的视线被怪物脖子上锁链所挂着的那颗金星所吸引。

一个保存点。

“你那是拿的什么，甜心？”他问道，看着那根树枝。Frisk 没有回答。

他笑了笑，伸出一只手。“你不知道要怎么和新伙伴打招呼吗？”

Frisk 迟疑了一下，接着看了看他伸出的骷髅手。她缓缓举起自己的手，握住了 Sans 的。

突如其来的电击让她震惊不已，同时尖声惨叫。

“没人告诉过你吗？”他收回了手，但 Frisk 已经看不到了。Sans 如在远方，而自己的脸正迅速变得冰冷，眼前唯余一片雪白。“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杀人就是被杀。”



睁开眼睛，她的眼前重新出现遗迹那扇紧闭的大门。

Frisk 抬起一只手，将装 Flowey 的靴子调整了一下，看着他。

“你还好吗？”Flowey 问道。

“不。”



这一次，她在 Sans 开口前便转过身去，并没有握住骷髅伸出的手。她抱紧了胸前的 Flowey。

“就这么抛下你的新朋友不太礼貌，不觉得吗？”Sans 问道。Frisk 摇了摇头。

Sans 咂咂舌头...如果他有的话。他从不真正张口。Frisk 不知道他是怎么说话的。

“那，你要去哪儿？”他将两只手插进口袋里，走经 Frisk 穿过了桥上的栏杆。栏杆间的间隙很大，他们两个都能轻松穿过。Frisk 没有动，只是盯着他。

Sans 耸耸肩。“亲爱的，你要是想自己冻死在这里，随便你。”

果不其然，Frisk 抖了抖。她将 Flowey 抱的更紧了点，小花同样紧紧依在她身上。Frisk 小心地上前走去，穿过栏杆来到 Sans 身边。

骷髅满意地哼了哼，继续向前走。Frisk 跟在身后。

“前面有一座小镇，冰雪镇。”他道。“你要去那里吗？”

Frisk 皱了皱眉，接着说道：“我要出去。”

“出去？”Sans 重复道，“从哪儿出去？”

“从这出去。”她说指着向上方。

“这目标未免有点太高了，甜心。”他停下脚步，Frisk 也随之停下。“特别考虑到这里的居民们。你瞧，我是这地方的一名哨卫，按理来说应该狩猎人类，”他道，“但如果你没蠢到对每个人报以信任，我想我可以放点水。”

Frisk 紧张地两脚来回切换着重心。Sans 用头冲另一侧点点。“而我的弟弟呢，他对抓人类这事可是相当执着。事实上，我想我已经听到他朝着来的声音了。”

远处传来轻轻金属脚步声，Frisk 迅速转过头去，瞪大了眼睛。

前面的雪地里出现了一个模糊的红色身影。

“祝你好运，孩子。”Sans 慢慢地眨了眨眼。“Papyrus 可没多少慈悲心肠。”



不知多少次死亡后，Frisk 终于注意到了路边那块巨大的岩石，在下一次 Papyrus 过来时得以迅速躲到后面。此时她的半个左前臂都已经被花朵所覆盖。谢天谢地，Sans 没有出卖她的藏身之处，而是用各种冷笑话分散他兄弟的注意力（“我可是做了一辈子的工作呢。一骷髅-婆-子。”“SANS!”）直到后者嘴里抱怨着他哥哥的无能并离开了这里。

一分钟后，Frisk 才从石头后探出视线，给了 Sans 一个带着困惑和愤怒的表情。

Sans 耸了耸肩。

一方面，Sans 杀过她（一次）并在她身陷险境时袖手旁观；但另一方面，如果她成功躲过了危险，他也不会故意对她使坏。中立，Frisk 心想道。或者说只是拿不定主意。

“你觉得他会回来吗？”Flowey 问道。

Frisk 轻轻点了点头。

Sans 看着他们走出藏身之处。“哈，我猜你今天走运。”Sans 道。Frisk 低头看看自己的手，繁花从袖口冒了出来。很奇怪 Sans 为何不开口询问其原因。也许照这样下去，她会被当作是某种鲜花怪物吧。

“冰雪镇？”Frisk 指指前面的路。

Sans 点点头。“没错，想让我带你过去吗？”

Frisk 朝后退了一步。骷髅大笑起来。

他向前走去，Frisk 跟在后面，保持着两个身子的距离，她扔下了木棍方便抱住 Flowey，以防随时需要拔腿逃命。幸运的是，她并没遇到这样的情景。不久，前面便现出一个巨大的横幅“欢迎来到冰雪镇”，上面装点着圣诞彩灯。数只怪物挤在一棵树旁，还可看见几家商铺。Frisk 和 Flowey 不禁放松地出了口气。

Sans 张开手臂。“欢迎来到冰雪镇，”他说道，“Pap 不怎么常来，所以我想你可以在这儿休息一会儿。”

Frisk 点点头，看向旁边的旅栈。“谢谢你。”她轻轻说道，接着指了指自己。“你为什么要帮忙？”

“帮忙？”Sans 扬了扬眉毛，这显然违反了 Frisk 已知的物理定律，因为按理说 Sans 是骨头做的，不可延展。“没啦，孩子，是你帮的你自己。我只是在观众席上看着一切顺其自然罢了。”

“为什么不把我交给你的兄弟？”

Sans 将头扭向一边。“嗯，这个嘛，”他再度耸耸肩。“你很有趣。我听见你在藏身时努力试图掩盖住自己喷嚏的声音。幸好，Pap 在自己说话时很难听见别人的声音。”

或许是她的想象，但 Frisk 听得出 Sans 声音背后的一丝苦涩。

骷髅向她挥手告别，接着继续向前离开了。Frisk 盯着他的背影看了几秒钟，接着向旅栈走去。是时候睡觉了。怀着不要在这场噩梦中遇见更多带着假笑的伙伴的希望，令她充满了决心。



Frisk 在早上醒来，庆幸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位村民试图杀掉她。

他们或许对 Frisk 抱以冰冷的眼神，但至少这点 Frisk 还承受得了。她已经习惯了。

怀中抱着 Flowey，她走出了冰雪镇，寒冷令她瑟瑟发抖。店里没有衣服，询问只得到了冷酷的回绝。

因而她只得穿着来时的单薄衣服。

远处有什么东西显现出一丝亮红色，其形状被逐渐增大的风雪所模糊。Frisk 恐慌地意识到那是 Papyrus。当她走近时，才看出其身高要矮些，还带着保存点的金光。宽慰涌上 Frisk 的心头。

Sans 坐在一个哨卡后，从窗里探出头，一只手里握着项链。

“没想到你会走这么远。”他道。

Frisk 耸耸肩。他哼了一声。“我以为你会呆在冰雪镇。你知道：那里温暖，安全，有食物。Pap 很少去那里，要是走运的话，你可能永远也遇不上他。”

Frisk 摇了摇头，指指头顶。“出去。”

Sans 盯着她看了一会儿，同样摇了摇头。“你真的打定主意了，是吧？”

骷髅眼窝中的光芒闪烁不定，他看了看 Frisk 身上的花朵，哼了一声。“前面有很多谜题——或者说，陷阱。”他道，“Pap 设置的。如果你能尽快通过，或许能在他回来前离开冰雪镇。”

Frisk 转头看了看去路，点点头。Flowey 将一片叶子放在人类的手上。

她冲小花笑了笑，接着转身面向 Sans。“谢谢你。”她微微颌首，接着继续向前走去。

在她转过身前，最后看到的是他略显吃惊的面孔。“从没人这么说过。”骷髅在她身后自言自语道，轻轻笑了笑。



她用了至少半小时才通过第一个陷阱（雪地中的几个地雷，在感应到重量时会放出电流而非爆炸），其中一半时间都在和 Flowey 玩‘猜猜要试哪个地方’。Frisk 扔石头来试探，而 Flowey 则探出藤蔓来感知地上的异常。接着 Frisk 才会缓缓走上去，时刻提防着任何不测之虞。XO 谜题相对简单一些，但每次错误都会让地面塌陷，即便她重置谜题，塌陷仍然保留原位，让她不得不在整个地面分崩离析前速战速决。

一小时后，她遇上了两个身着连衣帽衫的身形（Frisk 意识到他们是犬类），后者低哼着发出威胁，冲人类挥着斧子。Frisk 放弃了拍他们的尝试，逃走了。

一头撞上 Papyrus。

看见她，骷髅似乎略略吃了一惊。他的视线扫过她头上的花朵，接着皱起眉头。

“人类。”他只说了这么一句，Frisk 便感觉到自己的灵魂被拉出身体，进入了战场。一根巨大的骨头向她冲了过来。



她又回到了冰雪镇的旅栈。

“我们得尽快。”Frisk 刚睁开眼，Flowey 便急促地说道。“要是我们快点，就能不撞上他。我们已经知道怎么解决那些谜题了。”

Frisk 只是哼了哼。

“Frisk! ”

她双手撑着床，坐了起来。

“Frisk...你想离开这里，是吧？”他问道。

Frisk 稍稍迟疑，但还是点点头。

Sans 仍在他的哨卫站那儿，手里握着项链，看起来和他们首次相遇时一样百无聊赖。

他说了同样的话，Frisk 也再次致谢。这一次 Sans 只是笑了笑。

这时 Frisk 才意识到有什么东西不对劲。



她通过了电击陷阱，XO 陷阱，从 Dogamy 和 Dogaressa（Frisk 在他们互相呼唤时学到了他们的名字）下一个陷阱是一片尖刺，开关被藏在雪地里。Frisk 和 Flowey 费力好大的劲才把它找到。

她再度遇上了 Papyrus，这次 Frisk 立刻躲到一边，这让骷髅不禁愣了几秒钟。

“干的漂亮，Frisk。”Flowey 小声道。

Frisk 选择饶恕。

Papyrus 的眉头皱得更深了，他凭空召唤出数根骨头，向人类急射而去。Frisk 躲过了第一根，第二根，以毫厘之差堪堪避开第三根，但有什么东西从身后刺穿了她的腿，让她惨叫着踉跄倒地。

Flowey 落在一边，在雪地里翻滚几下。Frisk 扭过头看向自己的腿——被一根骨头钉在了地上——又抬头看看空中漂浮的其余数根骨头，它们已瞄准了地上的人类。

第一根骨头击中 Frisk 的后背，从她的脊椎旁擦过，Frisk 发出一声惨叫。第二根击中了她的胳膊，第三根直接穿过她的灵魂。

最后一根从她的脑后穿过。



Frisk 猛地从床上坐起，旋即飞快地用手摸摸脑后，检查是否有任何伤痕。

当然，那里肯定没有伤，但她能感觉到一丝微弱的刺痛穿过自己的颅骨。

脑后有什么冷冷的东西。相较于她的头发更加冰冷，更柔软也更大。Frisk 轻轻拨了拨，不禁发出一声轻呼。

又一朵花。

迄今为止，所有的花都只在她的左前臂和左侧面庞上出现，但脑后还是第一次长出。

“又一朵？”Flowey 小声问道。

她点点头。

当她来到 Sans 的哨卫站，Frisk 第一个开口：“Papyrus 到冰雪镇要多久？”

Sans 只是以询问的目光回望着她。Flowey 瞪了回去。

“他现在应该在瀑布区。”Sans 道，“Undyne 通常会负责巡视瀑布的第二部分。所以这取决于他自己的想法，通常他每过几小时就会来一趟。但除非必要他从不到镇上来。”

“什么样的必要？”Frisk 询问地把头歪到一边。

“睡觉。”Sans 道。“我们有时候需要睡眠。以及食物。”

Frisk 面色稍变。“你们还要吃东西？”

他哼了一声。“当然了。”他道。“若是错过 Grillby's 的话那就太遗憾了。”

Frisk 困惑地扬扬眉毛。

Sans 惊讶地向后退了退。“等等，”他眯起眼睛，鉴于到他是骷髅这个动作不怎么明显，“你从没去过 Grillby's？”

Frisk 摇了摇头。Flowey 推了推她的肚子。“Frisk，你在做什么？照这样我们会被 Papyrus 抓住的。”

“没事的。”她低声回答。

“你已经在冰雪镇待了有一段时间了，却从没去过 Grillby's？”Sans 看上去有点不敢置信。“早饭呢？”

Frisk 再度摇摇头。

“老天，”Sans 从座位上起身，走出哨卫站。“你是打算把自己饿死吗，甜心？”

“没时间吃饭。”Frisk 道，向去路转过身。“必须尽快。”

他向那条路看了看，脸上闪过一丝嘲弄的神色，接着再度面向人类，表情放松了些。

“来吧，”他说着向她走去，“我们去 Grillby's。”

Sans 伸出手握住 Frisk 的手掌，在骨头接触到皮肤的一瞬间，Frisk 立刻将手抽了回去，眼睛圆睁，呼吸变得急促。

她瞪着 Sans 的手。什么都没有。他掌心没藏东西，上衣袖子也卷起来一点，看得出那里也没什么。没有什么会要了她性命的玩意儿。

Sans 又一次扬起他那根不存在的眉毛。

Frisk 吞下一口口水，闭上了眼睛。几分钟后，她的呼吸终于平复。点点头，她跟在 Sans 身后向 Grillby's 走去，但并没有握住对方的手。



Grillby's 和冰雪镇其它的商铺差不多，只不过要明显暖和许多。尽管告诉自己不要这么做，Frisk 还是忍不住放松下来，Flowey 也甩下他叶子和花瓣上的几朵雪花，立刻怂恿 Frisk 向暖和的地方靠靠。

其他顾客扫了一眼 Sans，接着就继续他们之前的事情了。对 Frisk 他们看也没看，倒是件令人欣慰的事。

温暖的源头原来是调酒师——从 Sans 的称呼来看，也是酒吧的老板。Grillby 的整个脑

袋都是一团火焰，还戴着一个眼镜。Frisk 不知道他是怎么戴眼镜，或者让衣服不被烧焦的。

介于 Frisk 对点菜的询问只是无所谓地耸耸肩，Sans 给他们点了两份炸薯条。Grillby 递给他们一瓶芥末，让人类吃了一惊。Sans 拿起瓶子伸过去。

“芥末？”

Frisk 看着瓶子，又看看炸薯条，摇了摇头。

Sans 的笑容咧得更大了——如果那可能的话。“我多来点。”他把薯条淹没在芥末里，Frisk 旁边的 Flowey 反胃地“恶”了一声。Frisk 机械地转向自己的薯条吃了起来，强迫自己不去看 Sans 那边。骷髅在觉得自己薯条里的芥末已经够多了以后，便仰起头，将瓶中的芥末一饮而尽。

Frisk 环顾四周找寻番茄酱，Grillby 似乎注意到了她，于是拿起吧台另一端的红色瓶子递给了人类。

“谢谢你。”Frisk 致谢道。这似乎让 Grillby 愣了片刻，接着他的火焰变的亮了些。Frisk 把这当作是个好迹象。

Sans 在每次被道谢后也有相仿的反应。难道这地方没有谁彼此礼貌相待吗？

炸薯条的味道其实挺不错的。她上一次进食还是在遗迹，自那回以后她已经死过了两次，所以差不多已经过了二十四小时。Frisk 的胃因吃的过快而微微不适，Flowey 用叶子拍拍她的身侧，告诉她慢一点。她点点头，开始细嚼慢咽，直到自己的肚子恢复正常。

Sans 已经吃完了他一半的薯条，看起来对过量的芥末毫不在意。

“尝起来不错，是吧？”他问道。Frisk 点点头。

“告诉过你，错过 Grillby's 的餐馆太可惜了。”他道，“这地方没谁能做出比他更好的薯条。当然啦，这也是冰雪镇唯一一家餐馆，所以当你想起来要吃饭时，我猜你可以来这里。”

Frisk 拿薯条的手停住了。她摇摇头。“我...不会留在这。”

“嗯？”每次她这么说，Sans 都会用这种眼神看着她。

“出去。”Frisk 重复道，攥紧了另一只手。“我们要出去。”

“我们？”Sans 向前靠了靠，看了一眼 Flowey。“你和你的小花？”

“恩。”Frisk 点点头。她向骷髅转过身去。“那...你呢？你也想出去吗？”

“哈，”Sans 继续吃了起来。“当然喽，甜心。要不你以为我们为什么要狩猎人类？”

Frisk 困惑地歪歪脑袋。

Sans 摆了摆手。“继续用餐吧，甜心。”



Sans 说 Papyrus 现在多半已经到冰雪镇了，尽管他会不会进镇子里还是个未知数，因此 Frisk 回到了旅栈。说实话，她的钱块花完了——在她看来旅栈的费用实在有点高——但除此之外就只有在外面的冰雪里冻僵一条选择。

这些花变得太过恼人了，尤其是现在 Frisk 一半的视力都没了，不值得去冒这个险。

她在第二天离开。Sans 没有呆在他的哨卫站那儿，她穿过了陷阱，逃过了 Dogamy 和 Dogressa，继续在没有 Papyrus 干扰的情况下解决了几个谜题。

“谢天谢地。”通过了最后一个陷阱后，Flowey 不禁长出一口气。（那是一条吊桥，上方挂满了各类武器，甚至还包括一条狗。她一踏上桥头，所有武器便同时落下，Frisk 拼尽全力才堪堪冲到对面，还得多亏了 Flowey 用藤蔓抓住了另一边的悬崖）小花看看前方的道路。猛烈的暴风雪挡住了他们的视线，但四周并无停留之处。吊桥也被毁了，因此他们同样无法返回冰雪镇。

Frisk 虚弱地咳嗽起来，她眯起眼睛，努力在咆哮的风雪中辨认出点东西。但她什么也看不见。

身后是一道深不见底的鸿沟，她别无选择。

Frisk 走进了前方的大雪中，一只手抱着 Flowey，另一只手护着自己仅剩的那只有视力的眼睛。她越快动身越好。每踏出一步，Frisk 的靴子都深深陷入雪地里，越来越沉重，但人类只是一次次拔出腿来，继续向前。

“我看到有东西了！”Flowey 大喊道，Frisk 咬紧牙关，试图跑起来。

几分钟后，风雪开始放缓些许，Frisk 的行动快了不少，但始终将一只手举在额前。

Flowey 突然低低咒骂一声。“见鬼。”

Frisk 停下脚步，将挡在面前的手放了下来，好看清前面的景象。

雪花已经不再飞舞，Frisk 得以和 Flowey 一样清楚地看见前方。Papyrus 身着红袍，静静地伫立在雪中。但 Sans 却也站在他身边，双手叉在口袋里，脸上挂着那副他一贯的慵懒笑容。

Frisk 握紧了拳头。

“所以她真的来了。”Papyrus 道。Frisk 意识到 Sans 或许出卖了她的行踪，悲哀地垂下脑袋。她瞪向那位矮一些的骷髅，后者只是耸耸肩。

Papyrus 再次轻易地杀掉了她，不过这次的痛苦要少很多：Frisk 在被击中的同时便倒在地上，让骷髅干净利落地取走她的性命。

她再次于冰雪镇醒来。她近来并没怎么保存。

Frisk 翻了个身，继续睡觉，就连 Flowey 的呼唤也没有理睬。她已经记不得要怎么保持决心了。

一朵新花出现在她的右侧太阳穴。



两天后，Frisk 起床走出了冰雪镇。向 Sans 询问 Papyrus 的情况没多大意义：反正得到的信息也未必可靠。但既然 Sans 开口了，Frisk 还是认真地听了对方的话。不然就太失礼了。

在离开前，她再度感谢了对方。

“你为什么要一直那么说？”Flowey 嘟哝道。

Sans 在他们经过时握紧了拳头。

“嘿。”

Frisk 皱起眉头。这又是一个不对劲的地方。一般来说，每当 Frisk 回到保存点时，人

们都会重复同样的言行。但说回来...

Sans 从座位上跳起，走出哨卫站。Frisk 转身面对他。

他深深地皱起了眉头，头骨微微向下低，眼窝也带上了一层阴影。

“你到底想要什么花样？”他问道。“你那套对每个人都甜蜜礼貌的把戏？”

Frisk 困惑地扬扬眉毛。

“难道你以为凭着对每个人都友善相待，自己就能出去吗？”在 Sans 的身后，数根骨头凭空出现。Frisk 向后退了一步，但红色的法术捆住了她的脚踝，沿她的身子一路向上爬去，直到 Frisk 被拎到半空中，Flowey 也落到雪地里。

“Frisk! ”

Frisk 无力地挣扎着，在半空中无计可施。

“还是说你试图让我们以为你纯良无害？”他问道，“接着，在最后一刻，你在我们最脆弱时把我们杀掉？”

“救命！”Frisk 努力向前伸出手，试图够到 Flowey。Sans 举起另一只手，Flowey 同样瞬间被裹进了他的法术，接着被狠狠扔向旁边的一棵松树上。Frisk 恐怖地惊呼一声。“Flowey! ”

“让我告诉你，孩子，如果你真这么打算，那是不会奏效的。”Sans 再度摆摆手，骷髅身后的骨头向 Frisk 靠近。“事情只能以一种方式结束，没人告诉过你吗？在这个世界上，”骨头向人类飞了过去。

Frisk 紧紧闭上眼睛。

“不是杀人，就是被杀。”



她尖叫着从床上弹身而起。

“Frisk!” Flowey 用他的藤蔓从桌上起来，落到 Frisk 的床上。

人类双手捂住嘴巴，却止不住抽泣。她的肩膀抖如筛糠，热泪从仅存的那颗眼睛里滚落而下。

“Frisk，现在一切都好了，”Flowey 说道，“我们回到——”

“一切都不好！”Frisk 喊道，双手狠狠锤在床上，震得一层薄灰腾扬而起。“从来都不好。我...我——”

她颤抖地吸进一口气，短促地将其呼出来。“我来到这里是...是——而现在...”她用力揉眼睛。“我很困惑。”她说道。“我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Frisk 哽咽住了，她将脸埋入双手之中。

Flowey 低下了头。

“我也是，Frisk。”



若说 Frisk 学到了什么，那就是仅仅因为你受到了伤害，并不意味着你也要去伤害他人。人们不应受伤害，如果整个世界已陷入痛苦，一点简单的善举有时候就足以作出反抗。

因此，在她从冰雪镇旅栈中醒来，脖子上还带着一朵新花的三天以后，她再度走上了那条通往 Sans 哨卫站的小路。

Sans 看上去和往常一样无聊，但 Frisk 有些怀疑。她继续了往常的对话，并同样地，说了谢谢。

Sans 向后缩了缩。

他的眼睛闪烁不定，盯着 Frisk 的脸，她脖子上的花，以及正向骷髅怒目而视的 Flowey。

“什么？”他呼出一口气。

“谢谢你。”Frisk 重复道，接着继续他们的旅程，没有再回头。



这一次她没能从 Dogamy 和 Dogaressa 身边逃走，而是被切成了碎片。

醒来后，另一朵花出现在她右边的脸上，离那只好眼睛有些太近了。



Sans 并没有看着她。相反，他注视着雪地，似乎心事重重。

“Grillby's?”和通常的对话不同，Frisk 主动提议道。这让 Sans 从他的沉思中醒来。
“哈？”他愣了一下道。

Frisk 指指身后的冰雪镇。

“好-好的。当然。”

今天她将 Flowey 留在了旅栈。她告诉后者还不打算现在离开冰雪镇，只想活动一下腿脚。可以理解，小花对此很是怀疑，接着他又向她道歉，惭愧自己竟然会怀疑 Frisk，在这个地下世界唯一向他展露善意的人。

在向餐馆走向的途中，Sans 看起来心不在焉。他始终一言不发。

他们再度点了两份薯条，Frisk 递给 Sans 一瓶芥末，骷髅似乎有些困惑，接着又向 Grillby 要了番茄酱。她同样向对方致以谢意，后者看起来很开心。

“你的小花朋友呢？”Sans 问。

“在旅栈。”

他嗯了一声。“你决定留在冰雪镇了？”

Frisk 摇摇头，一如既往地用手指了指上方。“出去。”

Sans 叹了口气。“你真的打定主意了，不是吗？”

她片刻后才做出回答。Frisk 露出一个悲伤的微笑，一只手用薯条拨弄着番茄酱。

“这是我唯一会做的事。”

骷髅哼了一声，眼中的光芒黯淡些许。Frisk 觉得 Sans 理解了。



她启程，并再度遇到了 Papyrus 和 Sans。Frisk 悲伤地摇摇头，准备等着自己的灵魂被拉出体外。

战斗开始了。Frisk 躲避着 Papyrus 的攻击，Flowey 则在她背后警告她。

骷髅被惹怒了，他用法术将 Flowey 抛向一边。Frisk 伸出手去抓住她的朋友，趁她分心的瞬间 Papyrus 将一根腿骨穿过她的胳膊，将其钉在地上。

Frisk 奋力呼救挣扎。她握住骨头试图将其拔出，但它扎的太深了，她的胳膊和身体仅有些许皮肉相连。

整个过程中，Sans 都站在一边看着。他看到那人类并没有如第一次经历此景时那样向他投以愤恨的目光，看到她如何呼叫自己落地的朋友，看着他的弟弟刺穿人类的胳膊，下一击则粉碎了她的双腿。

Frisk 急促地喘着气，嘴角不断落下鲜血，染红了颈上的繁花与身上的衣物，以及脚下的白雪。血渍在雪地上流开，看上去仿佛一对被钉在人类身上的翅膀。

人类的灵魂在 Papyrus 的面前虚弱地搏动着。

“帮帮我，”Frisk 虚弱地呼唤道。在短短的一瞬间，她的眼睛望向 Sans。“求求你。”

Papyrus 举起另一条腿骨，这次径直捅穿了人类的胸膛。



“没奏效。”Frisk 喃喃道，不知第几次从床上醒来。

桌上的 Flowey 回以叹息。

“我很抱歉。”

“是啊，”Frisk 道，“我也一样。”



在接下来的几次尝试中这已经成了一种习惯。Frisk 走出小镇，找到 Sans，和对方聊天，解决那些越来越简单的谜题，接着遇上 Papyrus 和 Sans。有几次她几乎通过了，有几次她差不多立刻就被杀掉了。每次 Papyrus 杀掉 Frisk 时，Sans 都在一旁看着。

总是看着。

Frisk 右侧的脖子和脸颊已经长满了花朵。每一次死亡，总会出现一朵新的花，Frisk 很早就知道它们记录了她的死亡次数。她的失败次数。

保持决心，每次入睡，她脑后的声音都如此低语道。你是人类和怪物的希望。

有一次，她同意了 Flowey 的意见，应该找另一条道路离开冰雪镇。

也许有一条别的出路。或者她应当用口舌脱身。这招在 Toriel 身上奏效过。也许如果 Frisk 能保持决心，坚持足够长的时间，Papyrus 就会放她离开。然后再回去找 Flowey。

第一次尝试时，Frisk 发现这很难做到。没有 Flowey 抓住悬崖的另一侧，Frisk 从桥上掉了下去。这次无谓的死亡给了她右眼边又添了一朵花。

Frisk 不安地扭了扭身子，摸摸那朵花。它不疼，但是很恼人。

她再也没有尝试第二次。

有时是 Sans 主动问候她，有时他看起来满腹心思，那样的日子里 Frisk 就会提出带他去 Grillby's，在旅栈边停下把 Flowey 留在那里。既然她并无进展，就没有必要把他留在身边，何况旅栈里很暖和，比起冰雪 Flowey 更喜欢温暖。

“为什么要请我？”有那么一次，Sans 问道。繁花已经盖住了她的左侧手心，仅有手指从花中伸出。

“你看起来很悲伤。”Frisk 承认道。

他皱皱眉头。“那和你有什么关系？”

“不知道，”Frisk 耸耸肩。“我只是想帮忙。”

Sans 怪怪地看了她一眼。

Frisk 只是笑了笑。



当花朵吞没了她三根手指后，变成了 Sans 主动请她去 Grillby's，他看起来既不悲伤，也不无聊，而是从座位上一跃而起，伸出一只手。

Frisk 当然没有握住对方的手，但看上去他并不觉得被冒犯到了。

Frisk 递给他一瓶芥末，而他则将番茄酱传给人类。上菜时，Frisk 仍然向 Grillby 致以感谢。

“你为什么要那么做？”Sans 问道。酒店老板走开时，头上的火焰烧的更明亮些了。

Frisk 指了指自己，侧过脑袋以示询问。

“没错，就是你，亲爱的。”他道。

Frisk 思索片刻，组织了一下语言。她将番茄酱放到柜台上。

“...礼貌相待。”她说，“人们不该被...你不应毫无理由地恶意待人。”

“这不意味着你必须时时刻刻都得保持礼貌。”Sans 说道。“你甚至都不认识这里的人。你可以独自离开，不与任何人交谈。”

“那样太粗鲁了。”Frisk 说道，“我不想那样，也不必那样。”

“哈。”

Sans 注视了她数秒，接着举起芥末酱瓶。“干杯。”

Frisk 咯咯笑了起来——在地下的这么长时间来，这还是头一次——举起了自己的番茄酱瓶。“干杯。”



当他们下一次造访 Grillby's 时，Frisk 的左手已经因花朵而麻木了。

Sans 注意到了这点，便没有伸出他的手。Frisk 不禁露出微笑。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当他们两个的薯条都调好后，Sans 问道。

“你已经问了。”

“哈哈。”Sans 礼节性地笑笑。他冲那些花挥了挥手。“你那个...是怎么回事？”

“花？”

“没错。”

Frisk 举起自己的左臂，尽管胳膊上几乎没有什么感觉。

“我以后再告诉你。”

“你会呆在冰雪镇吗，甜心？”

“不，”Frisk 道，“我要出去。想和我一起来吗？”

这是她第一次邀请，Sans 仰过头，大笑起来。



“我要出去。到地面上去。”在 Papyrus 如往常那样将她的灵魂从体内拉出前，Frisk 伸出右臂指了指头顶。骷髅停下了他的法术，显得困惑不已。Sans 看起来饶有兴趣。

“你想和我一起来吗？”Frisk 问道，Sans 眼中的光芒闪了闪，Papyrus 停了下来，看起来颇为吃惊。

接着他冷笑起来。

“唯一要出去的人，是我们。”Papyrus 道，骨头从虚空中显形。“而我们要用你的灵魂来做到这点。”

Frisk 睁大了眼睛。她在震惊中伫立原地，任由第一根骨头穿过自己的腹部，从身后爆出一朵血花。咳嗽间，鲜血浸满了下巴。



“七个人类灵魂。”回到冰雪镇后，Flowey 向她解释道。“只要得到七个人类灵魂，Asgore 国王就能成为神，强大到足以打破结界，将我们都解放出去。”他扭扭身子。“他们已经有了六个灵魂...我想你也猜的到是怎么得到的。”

Frisk 点点头。

“他们只需要再来一个。再有一条灵魂，他们就能够被解放出去。”Flowey 说道。他叹了口气，看向一边。“我知道自己该对此感到高兴，但当他们出去后，他们就会灭绝掉人类。我无法接受那样的现实。尤其当我清楚自己本能做些什么来阻止...”

他摇摇头，苦涩地笑了笑。“管他呢，我反正都是一无是处。”

Frisk 伸出手，摸了摸他的花瓣。人类的右眼正上方有一朵新花，几乎遮住了她的眼睛。

“不，”她说道，“你是我的朋友。你在这里，你帮助了我，你绝不是一无是处。”

Flowey 呆滞片刻，接着开始哭泣。Frisk 将花盆紧紧抱在怀里。



这次 Frisk 到达 Sans 的哨卫站的时间太晚了些。她本想再度邀请对方到 Grillby 坐坐，从刚刚的死亡中缓过些劲来。结果她和 Sans 聊天时正巧被 Papyrus 捉到。至少，是将要开始聊天的过程中。Sans 刚要向她挥挥手，或许他打算这次先请客，但靴子的脚步声让两人都为之一僵。Papyrus 到来时正好看见他们即将开始交谈的样子。

他皱皱眉头，转身面向哥哥。“这里有一个人类。”他说道，“你甚至都不愿意动下手抓住她？”

Sans 什么也没说，放下了自己的手。

“你是在打算和她交朋友吗，哥哥？”Papyrus 发问道。

Sans 向后仰回他的椅子上。

“不，”Frisk 开口道，“是我打算和他交朋友。”

两个骷髅兄弟都将头骨转向了人类。谢天谢地 Flowey 没看到这一幕，否则肯定会为了她的愚行而恼怒不已。

Papyrus 想了想，接着转向 Sans。

“那就抓住她。”

Sans 眨眨眼。动作很慢。“什么？”

“抓住她。”Papyrus 重复道。

“什么？”Sans 问道，这次声音大了些。他的兄弟哼了哼。

“她想要个朋友，不是吗？”他答道，“好朋友间理应给彼此展示一下这里的规矩。”

Frisk 紧紧握住拳头。她看向 Sans，但后者死死盯着他的弟弟，汗水从额骨上流下。

Papyrus 叹了口气。“你真的懒到连这点活也不愿做吗？”他哼哼鼻子。“好吧。我来对付这个人类。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还是名哨卫，但我猜多半是沾了我伟大成就的光。”

“Papyrus，”Sans 唤道，但他的弟弟并没有听。

“我总是得自己把所有活儿干完。甚至当机会自己送上门来，你还是一副和和和气，一无是处——”

“好吧，我来就是了。”

Frisk 痛苦地闭上眼睛。

Papyrus 看了看 Sans，他们彼此对视了数秒，接着 Papyrus 微笑起来。他向后退了一步，嘲弄地向他哥哥鞠了个躬，冲着颤抖不已的 Frisk 比了个“请”的手势。

“都归你了，兄弟。”

Sans 僵硬地从座位上起身，走出哨卫站，来到 Frisk 面前。

Frisk 并没睁开眼睛。她低下了头。

她听到了某种湿润的撕裂声，接着前方似乎出现一道强光，下一秒她便被火焰所吞没。



“Grillby's? ”

她依旧提出了邀请。Sans 看起来几乎难以自支。他眼中的光芒摇曳不已，但还是从嘴里挤出一个颤抖的“好啊。”这次 Papyrus 没有抓到他们，两人得以在平静中用餐。

“那，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Sans 率先开口。Frisk 用纸巾将手擦干净，一旁听着。
“你是不是觉得...即使最坏的人也能改变？觉得只要经过努力，每个人都能成为好人？”

一朵新花长在 Frisk 的右眼边上，她知道下一次死亡就会永远夺走她的视力。

她微笑了，笑容真挚而温暖。Frisk 点了点头。

“是的。”



“——我告诉你，这或许不是件坏事。”

“我会告诉你什么才是坏事！”

未见其人，Frisk 就听到了前方的风雪中传来他们的声音。

“这倒新鲜。”Flowey 小声道。Flowey 总是记得每一次重复。这也是让 Frisk 得以保持

理智的动力之一。

“你这是在和敌人媾和！”Frisk 放下手臂，看到 Papyrus 正用戴着手套的手戳着 Sans 的胸口。矮个子骷髅的身子被推的晃了晃，但他向后一步稳住阵脚，不愿退让。

“我不是媾和。我是说让我们好好思考一下。”Sans 反驳道。他的弟弟哈哈大笑。“你根本不会思考，Sans。你每天只不过是坐在位子上，吃饭，睡觉，一事无成。”

“够了，Papyrus。”Sans 怒视着他。

“哦瞧啊，他还会顶嘴呢！”

“他们在吵架？”Flowey 低声道，他转向 Frisk。“Frisk 或许我们能逃——”

她摇摇头。“Papyrus 会察觉到的。”她回答。“现在还不行。如果我再死一次，可能会瞎掉。不能冒这个险。”

Sans 和 Papyrus 仍在对彼此大喊大叫。Frisk 在寒冷中颤抖着，等着他们发现自己的到来。

当他们终于发现后，Papyrus 咧嘴笑了。“说谁谁到。”他召唤出骨头来攻击，Frisk 不禁咽下口水。但 Sans 挡在了她的面前。

骨头消失了。“你在干什么？”

“告诉你我不是一无是处。”Sans 抓住 Frisk 那只好胳膊，Frisk 略一畏缩。“我要把她带给 Asgore。”

人类僵住了。

Papyrus 的喉中传来低沉的咆哮。“不。”

“看我的。”Sans 吼了回去。他们身下的土地消失了，Frisk 向后跌去。Flowey 伸出藤蔓试图抓牢地面，但却什么也没抓住。耀眼的光芒笼罩了他们，一秒钟后又再度消失。

她眨眨眼，发现自己正面对着另一个哨卫站，它和冰雪镇的那个很像，但除了小棚的屋顶外四下里一片雪花也不见。旁边有一朵亮蓝色的花。

Frisk 差点跌倒在地，Sans 抓住她的袖子帮她稳住了身形。

“你还好吗，甜心？”

Frisk 一把将对方的手甩开，同时小心地不让 Flowey 落下。Sans 放开了人类，举起一只手。“小心点。”

“你-你...”Frisk 一直憋着一口气，直到现在胸口的压力放开口才大口喘息起来。“你要把我带给 Asgore 国王？”

Flowey 向 Sans 伸出几根藤蔓，随时准备防御。

骷髅瞥了眼小花，但随即视线转回 Frisk 剩下的那只眼。

“如果我说自己向弟弟撒了谎，你会信吗，亲爱的？”他问道。

Frisk 皱起眉毛。“你为什么——”

“他想要杀了你，”他答道。“必须找个借口好让我把你带走。我不觉得他现在会追上来，除非他想要杀了我。”他笑了笑。“我猜他一直想这么做，但想杀我可不容易。”

“难以置信。”Flowey 喃喃道。Frisk 的眉头更深了。“你...”她看了看对方伸出的手，和骷髅脸上的表情。“你在帮我？”

“你说过，你相信每个人都能成为好人，是吧？”他一如既往地耸了耸肩。“我正在努力尝试。”

他慢慢放下手，伸了过去。Frisk 小心翼翼地打量着它。

片刻之后，她终于伸出左手，将其放在 Sans 的手心。骷髅的指骨与人类长满鲜花的手指相扣，二人一并向前方的瀑布走去。

Frisk 没有死掉，甚至都没有受伤。她通过了 Papyrus。

她微笑了。笑容中充满了决心。



她又打了个喷嚏。瀑布水流湍急，Frisk 的半个身子都被打湿了。要不是 Sans 紧紧抓着，她多半已经被冲走了，更别提不时汹涌而来的石块了。刚从暴风雪中脱身，又进入齐腰的水中，对人类的健康绝不是什么好事。

又是一个喷嚏。Flowey 担忧地看着她。Sans 这辈子恐怕从没得过感冒（多半是因为他没有鼻子吧），他看上去满脸困惑。骷髅一路将 Frisk 领到对岸。

一到达陆地上，Frisk 就坐了下来，紧接着又是一个喷嚏。

“你还好吗？”Flowey 问道。

Frisk 摇摇头。“不。”她道。“可能生病了。”人类浑身哆嗦个不停。“还有点冷。”

几分钟后，Frisk 终于站起身，他们得以继续前进。然而人类的腿如风中枯叶般地抖个不停。

眼前一片模糊，虽说体温冰冷，Frisk 却感觉如同火烧一般的炙热。接着她听到一阵衣物的窸窣声，肩上微微一沉。

“接着。”Sans 的声音道。Frisk 转过头去。他没有看她。他故意不看过去。

Frisk 套上袖子，将他的外套紧紧裹在身上。

“谢谢你。”

她打了个哈欠，没有察觉到 Sans 脸上一闪而过的微笑。



当他们经过时，瀑布区的怪物们从空气中闻到了气味，他们直勾勾地盯着人类——直到他们看到了 Sans，接着就立刻逃开了。骷髅什么也没说，只是继续向前走去。Frisk 用那只麻木的手握着骷髅的骨头手，时不时停下来喘口气。她的呼吸声越来越粗重了。

Flowey 在靴子里扭了几下，对 Frisk 耳语了什么，人类跟着点点头。但 Sans 几乎听不清他们对话的内容。

“等等。”过了一会儿，Flowey 叫道。Sans 停住脚步，人类几乎摔倒。骷髅赶忙用空出来的手接住她。

“你怎么样，亲爱的？”他说着撩开 Frisk 那只好眼睛上的头发。那只眼睛快要被花朵所吞没了。

“她在发烧。”Flowey 在 Frisk 点头的同时脱口道，后者随之慢慢坐下来。Sans 等着小花解释。“病了。”

Frisk 也打了个喷嚏，摸了摸鼻子。“抱歉。”她说道。

Flowey 的神色软了下来。“这不是你的错，Frisk。”他说道。

人类继续在闪烁着微光的草地上坐了片刻。Sans 四周环顾片刻，接着也在她身边坐下，身子向后仰了仰，一只手撑在地上。

“我们在这儿呆一会儿，好吗？”他提议道。Flowey 给了他一个感激的眼神。Frisk 再度点了点头。

在这样的地方停留着实冒着风险。Papyrus 或许就追在他们身后，抑或是 Undyne——又或者，他的弟弟决定相信他一回，让他来把人类交给国王。

Papyrus 用各种各样的理应奚落过他的兄弟，但从没想过 Sans 会当叛徒。

这是叛国行为，他很清楚这点。但怪物们配不上为他们的自由而毁灭这一条灵魂。其他的，没问题。但这一条不行。

这条灵魂令人困惑，光彩耀人，充满决心，但同时也温暖善良，礼貌，宽恕。Sans 几乎不知道善良是什么滋味，或者礼貌，或者宽恕。

在这里，每一条过失都会招致惩罚。鞭子抽，靴子踹。有些时候，那个倒霉的冒失鬼会直接被化为灰烬。

Frisk 从没伤害过任何人，不论他多少次夺去她的性命，或者引她走上死路。

他注意到每当那孩子死掉，时间线都会重置，就好像她从没死过似的。一开始他气坏了。他自己也有些时间能力，并在好几次重置前便放弃了尝试。于是当他找到了罪魁祸首时，Sans 毫不犹豫地杀了她，用他红色的法术扭曲人类的身体，看着她痛苦地尖叫。

但接着时间重新回到了之前。那孩子表现的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他考虑过，是不是她记不得之前的事情，但她递给 Sans 的芥末酱清楚地说明了她记得发生的每一件事。但她总是对 Sans 致以善意。有着如此决心的人类，对上一名只有 1HP 的怪物，取胜似乎不用吹灰之力。但 Frisk 从未战斗过。

此外，看起来这孩子不是有意重置时间线的。只是当她死去时，时间才会跳跃。要说还有什么，就是她身上的花越长越多，她也看起来越来越疲惫。

Frisk 靠向一侧，她的头搭在 Sans 的肩上。他惊了一下，那孩子歪了回去，睡眼惺忪地道着歉。

他顿了顿。“没关系的，甜心。我们在这儿待一会儿。”



“那是什么？”

他将人类背在背上。可怜的孩子仍裹在他的外套里，Flowey 用他的藤蔓将自己牢靠地固定在 Sans 的肩上。他四周巡视着可能的危险，而 Sans 专注于带他们离开这里。

Frisk 指着那些亮蓝色花朵中的一棵。Sans 没有停下，只是答道：“那是回音花。”

“嗯？”

“它们会重复听到的最后一段声音。”他说着，向道旁走过去好让他们离其中一朵花近一些。Frisk 将脑袋凑过去，但她什么也没听到。她还能动，很好。但这孩子的体温一直在稳步上升。

他们走过了最后一片回音花丛，找到了一个洞穴。目前为止还没看到 Undyne 的任何迹象，Sans 不愿拿运气做赌注，因此他继续向前。Flowey 高扬着头，搜寻危险的迹象。

他们穿过一条小小的走廊，Frisk 喃喃地叫他们停下。他照做了，那孩子虚弱地试图凑过去看清其上的标志，但未能成功。她懊丧地叹了一口气。

“一首动人的乐曲在走廊里回响，”他读到，“你不想随它一同演奏吗？”

又向前几步，一尊雕像坐落在走廊一侧，洞顶上不断有水珠落到雕像上。他不知道水上从哪儿来的，或许地下世界的一部分刚好位于某片湖泊的下方。

当他们走近出口时，发现有一个小桶里装着雨伞。他拿起一把伞：前方有水声传来，或许会用得上。Frisk 突然开口了：“等等。”说着她也拿起一把伞。

“我们只需要一把伞，亲爱的。”他说道。Frisk 摇了摇头。“回去。”

“什么？”

“往回走。”她说道。

就连 Flowey 也看起来疑惑不解，但 Sans 还是照她吩咐的做了。

他略感滑稽地看着 Frisk 张开红色的雨伞，奋力伸出胳膊，将伞放到雕像头顶。

骷髅刚想大笑，紧接着就听到音乐盒开始演奏的声音。

“真美。”Frisk 趴在他的背上喃喃道。“所以这就是那个标志的意思...”

他们继续在那伫立了一会儿，直到 Frisk 睡着了。Sans 盯着那音乐盒看了看，接着继续前进。



Frisk 没有醒来。



当她再度醒来，眼前只有一片黑暗。Frisk 试图眨眨眼。她能感到自己的眼皮移动，但看到的仍是黑暗。也许她被困在了读取界面。像是冥界与凡间的边界地带（limbo）。

某种坚硬的东西抓住了她的手。

“甜心，你在吗？”

Sans？说明她已经醒来了，那为什么——她伸出手试图弄掉挡在眼前的东西，但她刚刚抓住一用力，炙热的疼痛便刺穿了她的头颅，令她痛呼一声，身体向前倒去。

什么东西扶住了她。一定是 Sans。

“稳住，”他说道，“小心点。”

“她不该去拔那花，”Flowey 的声音传来，“那会伤到她。”

“这么说那不是人类自然的特征？”Sans 问道，他的一只手拿开了，Frisk 猜他在做手势。“我一直以为那是人类自有的。”

“不，不是的。”Flowey 道。“它...很复杂。我们还是——”

“我每死一次，就会长出一朵花。”Frisk 声音嘶哑地回答。

一阵寂静。Sans 握住她麻木那边胳膊的指骨抓紧了。或许那力道足以捏碎她的手腕，但 Frisk 的那只手已经感觉不到多少东西，因此也无关紧要了。

“Frisk，”Flowey 的语气中带着责难。“他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别管了。”

她摇摇头。“不，他知道。他记得。”她将头转向自己觉得应该是 Sans 的方向。“你记得，对吧？”

没有回答。

“我知道你记得。”她说道，“每次我读档，你的反应都会有所不同。有时...有时你会思考什么东西。有时你看上去犹豫不决。你记得我喜欢番茄酱。”

Sans 还是没有回答。“Frisk...”Flowey 又一次开口。

“什么时候？”Sans 问道，他的声音听起来比平时低沉许多。“你从什么时候知道的？”

“自从我第二次向你致谢，你开口大笑开始。第一次，你看上去很吃惊。第二次，你显得被逗乐了。我...我开始考虑这种可能性。”

“你是有意去读档的吗？”

Frisk 摇了摇头。“我曾无数次希望自己能彻底死去，次数多到我自己都记不清了。而看起来我就是死不了。”

另一阵停顿。Sans 咳了咳，缓缓敲打着手指。片刻后，Frisk 再度迈起步子。

“Flowey？”她问道。

“在这儿，Frisk。”

啊，声音从她上方传来。他一定又回到了 Sans 的肩膀上。

“我们在哪儿？”

“瀑布，”Sans 回答，“在回音花旁边。”

接着他停下了。Frisk 也是。短暂的停顿后，她感到自己的肩上传来了温暖的感觉。意识到那是 Sans 的外套，Frisk 的嘴巴不禁微微张了张。

Sans 再度挽住她的手。“来吧，甜心。微光要暗下去了。”



时不时的，Frisk 会侧过头去，聆听回音花的窃窃私语。

多数人在这里许下的愿望要么是安息，要么是远远地离开这里。又或者加入皇家卫兵，得到声望，人缘和自由。Sans 很清楚。

他回头看了一眼，只见人类的嘴巴紧紧地抿了起来，似乎是因为不适。于是他放慢脚步，好让两人走的更近些。Flowey 在他的肩膀上换了重心。“我不解的之前的回音声有这么明显。”

“我们之前被分心了。”Sans 道。

“这是什么地方？”

“人们来这里闲逛，放松，”他声音放得很低，好让 Frisk 听清楚。“有的人喜欢许愿，有的人喜欢承诺。”

“七条灵魂，”一朵花轻语道。

“七条灵魂，Asgore 国王就会成为神，”另一朵花同样悄声地作答。

花丛继续窃窃私语着，它们宣誓每一名落下的人类都将死去，希望每一位受困的怪物重获自由，并计划着在怪物回到地表后，将人类彻底抹除。

Frisk 的手紧紧抓住了 Sans 毛衣的后面。

“别听它们的。”Sans 道，“那些愿望早已逝去。”

当他们来到那条有雕塑的走廊，Sans 和上次一样将雨伞放在了石雕头顶。Frisk 露出微笑。Flowey 看着那座雕像，眼神中带着渴望，Sans 决定不去理会。这朵花已经够怪的了，他宁愿冒着被处决的风险去帮助一名人类，但至少他还没做什么坏事，因此一切都能接受。

他再次让 Frisk 爬到背上，后者举着雨伞，这样他们三个可以共用一把伞。

他们途经那段能够远眺城堡的小路。那孩子曾在初见时被 Grillby's 和瀑布所吸引，

Sans 觉得她若是能看见城堡也一定会颇感兴趣。

“你能从这里看到城堡，”Flowey 让他向人类描述眼前的情景。他继续向前走去，Frisk 也挺直腰杆，似乎想欣赏骷髅所描述的景色。

“它很壮观。”Flowey 道，“也很漂亮。”

人类咯咯笑起来。Sans 发现他自己也忍不住随之微笑。

他在下一个小桶那里将伞归还回去，Flowey 用藤蔓把他们抬上悬崖。这小家伙只要想就可以变得相当强壮——Sans 转头看看肩上的小花，发现后者正在流汗。好吧，或许没有，但举起一名人类和一具骷髅（虽说他的重量相当之轻）对这么小的植物来说实在不容易。

Frisk 又开始自己走路了，她仍然与 Sans 拉着手。他们就是这副样子遇到 Undyne 的。

Undyne 看着两人握在一起的手，皱起了眉头。

Sans 直起身子。“我要把人类带到国王那里。”

“那朵花呢？”她向骷髅肩上的怪物点头示意道，后者垂下了花冠。

“附赠品。”

Undyne 哼哼鼻子。“我们都清楚，你只是想得到你兄弟的职位。”她说道，该死的，他希望他们能停止那么想。如果他不是懒虫，他就成了篡位者；如果他不是篡位者，他就是个叛徒。

地下世界的规矩。杀与被杀。不相信任何人。如果别人不对你好，你也不会感觉亏欠他们什么，事情会容易得多。

Undyne 猛地一挥长矛，矛尖指着他们。

“我这么做是为了让我们都能自由。”他说道，将 Frisk 的手握得更紧。人类在他身后轻声地抽噎着。

“或许如此，”Undyne 说着，“但不论谁能将人类带到国王那里，都能成为他的贴身卫士（right-hand warrior），我不会把这个机会让你。”

还有该死的竞争规则。你以为怪物们会团结起来解决问题，但事实上每个人只顾他们自己。

他后退一步，召唤出他的大炮（Gaster blaster）。“很巧，我也不会将这个机会给你。”

Frisk 抓住他的袖子。他没有转过身去。

“别伤害她。”Frisk 恳求道。Sans 的动作停住了，他几乎不能相信这个请求有多蠢。他们就要被另一只怪物杀死了，而 Frisk 所担心的却是那名怪物的安危？有时他怀疑，善良是不是愚蠢的另一种说法。

“拜托了，”Frisk 低声道，“别伤害她。”

“Frisk，”Flowey 转过身去。至少这朵花还有点理智。“我们——”

“不，”Frisk 打断了他，语调坚定。“别伤害她。我们不会伤害任何人。永远不会。”

Undyne 趁着他们争执时发起了攻击。

Sans 放开了 Frisk，抬起手，将冲到一半的 Undyne 狠狠推开，砸到了面前的墙上。

“不！”Frisk 呼喊道。她拼命挥动着手臂，试着抓住了 Sans 伸出的那只手。“别伤害她！”泪水从她眼上的繁花中滚落。“求你了。”

Sans 皱起眉头，但他没有放下自己的手。他盯着 Frisk，后者低下头，在他的袖子上放声哭泣。

Flowey 用藤蔓抓住了他们两个。“来吧！”他叫道，“要是你不想伤害她，就赶快逃离这里。”

Frisk 抬起头，开始拽着 Sans 的袖子盲目地向前跑去。Flowey 在她摔倒前赶紧用藤蔓拉了她一把。Sans 收回了他的大炮，上前扶住 Frisk，二人一同跑过 Undyne，她仍在冲击的余波中晕乎乎的，踉踉跄跄。这一击不足以杀掉她，但至少能拖住她片刻。

他们跑了。



Frisk 并没有解释她为何不想让 Undyne 受伤害。Sans 最初的几次询问只换来人类的哭泣，因此他放弃了尝试。Flowey 睡着了，他蜷曲在那孩子的臂弯里，太多的施法耗尽了精力。Frisk 精神萎靡，就连 Sans 也因长时间未曾休息和与 Undyne 的搏斗而昏昏沉沉的。

于是他们在吊桥旁边坐下，穿过那座桥就到了瀑布的另一边。Undyne 没有追上来，或

许 Sans 将她摔的太狠，要了对方的命。也可能她已经在追杀的路上了，又或者她在别的地方搜寻他们的踪迹。但他们现在必须休息了。如果她真的还活着，她迟早会找到他们的。

Frisk 坐在他身边，将头靠在他的肩膀上。这次他并不介意。

他闭上了眼睛，只是休息一下，没有真正入睡。

“我们不该伤害别人。”当 Sans 以为她已经入睡时，Frisk 突然喃喃说道。他张开一只眼睛望着她。她咬咬嘴唇，继续道，“永远保持善良。”停顿一下，“有时善良是我们能所给予的一切。有时善良就已足够。”

Sans 睡着了，梦中这些话始终在他脑中重复。



Undyne 到底还是找到了他们。Sans 将 Frisk 背在背上，Flowey 则用爬上他的肩膀，并用藤蔓将 Frisk 牢牢固定住。Sans 跑了起来。他可以战斗。他应该战斗。但那孩子不想这样，而他也保证了，努力试着不要用暴力或者激光解决挡在路上的一切问题。

永远保持善良。有时候善良是我们能给予的一切。有时善良就已足够。

永远善良。

他在路上左奔右突，躲下 Undyne 召唤的一根又一根长矛。其中一根擦过了那孩子身上盖他的外套，但幸好受伤的只是外套而非那孩子自己。

他们面前是一条死路，Sans 的靴子使劲扎进木板中，堪堪在悬崖前停下。

他转过身，但只跨出了一步。Undyne 离他只有数尺之遥。

她抬起长矛，用力向身下的桥劈去。Sans 想象得出对方那隐藏在头盔下的冷笑。下一刻，桥便断了，他们向下跌落而去，陷入黑暗，接着是水花飞溅的声音。



“Sans? Sans! Sans，快醒来，求求你了，我不能——我不能——”

呼唤的声音将他唤醒。头顶的光源似乎被什么挡住了，当他的视线终于清晰后，他看到自己正仰面看着人类的脸。虽说眼部被花所覆盖，但那的确是 Frisk。上方的光源罩在她头顶，似乎给她戴上了一层光环。她的泪水浸满脸颊，或许已经在痛哭，但他无从分辨。Flowey 正在他的胸口上，看到 Sans 醒来，小花不禁宽慰地叹了口气。

“他醒了。”小花宣布道。

Frisk 呼了口气，抬起身子。她抽抽鼻子，接着破涕为笑。

“谢天谢地。”

Sans 试图坐起身，但疼痛又让他躺了回去。Undyne 短期内不会追过来了。

Frisk 摸索着他的胸口，将 Flowey 抬起来，放到——一片花床上？每错——看起来他们落下后正好掉在这片花床上。它们相当厚实，给了他们足够的缓冲。这些花也是金色的。

就和 Frisk 身上的一样。他想若是这孩子躺下身，或许会与它们混为一体。

“介意我们在这儿休息一会儿吗，亲爱的？”他虚弱地咳道。“我现在有点累到骨子里了。”

Frisk 咯咯笑起来，不怎么优雅地擤擤鼻子。Papyrus 很少被他的笑话逗乐。

“没问题，我们哪儿也不去。”Frisk 说道，“反正我离了你也看不见路。”

他沉默了。人类身上有一半的花都是他的过错。要么是他亲手杀的 Frisk，要么他将后者的行踪出卖给弟弟，对她的死活不管不问。

不过她仍未脱下那件他给的外套。“你不会是又被这些水弄病了吧，孩子？”

Frisk 摇摇头。

他满意地嗯了一声，闭上了眼睛，呼出一口气。

“谢谢你。”Frisk 道。

他再度睁开眼睛，看见她正冲他微笑。

“为什么？”

“你饶过了她。”她回答。

Sans 脸上的表情半是好奇，半是疑惑。Frisk 伸出一只手，缓慢而小心地放在他的颧骨上。骷髅浑身为之一僵，感受着她的手指缓缓滑过，摸到他的嘴边。

她虚弱地笑了笑。“我希望能看到你的脸。你现在感觉很奇怪。”

Sans 看着 Frisk 眼睛曾经在的地方。“我的样子反正也不讨人喜欢，甜心。”他答道。

人类对此只是轻轻地摇了摇头。



前方，一个假人挡住了去路。它不停地小声咕哝着什么，Sans 很想出手把它粉碎，它让他神经紧张，但 Frisk 不会允许他这么做。他并没有出手。

他们试图从它身边走过去，但它突然动起来，向他们发起了攻击。Sans 尽其所能地躲避着它的攻击，但水流阻碍了他的行动，况且他还得担心 Frisk 和 Flowey。

有一击差点击中了他，但 Frisk 将他推到一边，自己接下了攻击。

他再度醒来，眼前仍是 Frisk。这次人类没有呼喊什么。

她的嘴巴因吃惊而微张，接着笑了起来，往后仰去。Sans 坐了起来。

他问她为什么笑，但 Frisk 只是笑的更厉害了，接着倚在他身上。

他仔细检查她的脸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朵，但毫无收获，于是他转而看向她的手臂。

右腕处多了一朵金色的小花。

“我们别再那么做了，亲爱的。”他说道。Frisk 点点头。“是啊。”接着又发出一阵大笑。

“别那么做了。”



Undyne 再度找到了他们。Sans 无声地转向 Frisk，等待她的许可。“不。”后者坚定地说道。不用眼睛 Frisk 也知道他心里所想。她只是将 Sans 的毛衣攥的更紧了。

于是他闪避掉对方的攻击，同时保证 Frisk 在他身后，而 Flowey 则被她用一只手抱着。小花尽其所能地挡下 Undyne 的攻击，为 Sans 承担伤害，他对此怀以感激。Undyne 是不会让他们轻易溜走的，她的法术将他们困在此处，让他无法传送走。

但 Frisk 拒绝战斗。

一次错误的判断导致 Flowey 未能挡下向 Sans 袭来的那一击，只有 1 点生命值的他立刻被击倒。感觉到他的逝去，Frisk 惊呼一声。一秒钟后，他眼前化作黑暗。片刻过后，他们再度回到了走廊处，旁边是一朵回音花。

“Sans？”Frisk 问道，抬起一只手想要摸摸他。他小心地接住了她的手，放在自己的颧骨处。“没错，我在这里，甜心。”

“太好了，”她喘息道，“太好了。”

他看看人类的右腕，刚刚那朵花旁边又添了一朵新花。

需要同时顾及他们三人，让 Sans 很难全部躲避 Undyne 的攻击。他们一次次地重置，Frisk 的右手已经被鲜花所淹没，并一路向上蔓延。直到终于，终于，Flowey 弹开了所有攻击，Undyne 看起来累坏了。

Sans 趁此时机抓住 Frisk，向前逃去。

当她们与身后怒吼不停的 Undyne 拉开数尺后，他传送了一小段距离，接着又是一小段，又是一小段——让他们足以逃走，又不至于将他累趴下。

当脚下再度踏上坚实的大地后，Frisk 将他推开。他有些吃惊地向后退了几步，接着看到人类弯下身呕吐起来。

Sans 眨眨眼。他忘了传送术对于那些不熟悉的人会有怎样的影响。

“别，”Frisk 颤抖着呼出一口气。她头发上沾了些污物，人类用袖子擦擦嘴。“别再那么干了。”

“我可没法保证，甜心。”他说道。“来吧，让我们把你清理一下。”



现在 Frisk 的两只手都已经失去了感觉，这次是 Sans 帮她清理干净，穿戴整齐，接着又照料起 Flowey。他很高兴自己和小花的关系好了起来。唔，或许不尽如此，但至少他们学会了共同协作。

他们不知道该做什么好。他们已经听见了回音花的话。

七个人类灵魂和一个怪物灵魂，就可以打破结界。国王已经有了六个，而 Frisk 是那第七个，她脑后的声音坚持她是人类与怪物的未来。尽管怪物如此不堪，他们也不该被困在地底。

Sans 不知道 Frisk 的双腿也快失去知觉了。那些小花已经吞没了她两边的胳膊，很可能接下来会占据她的躯干，但她的腿却率先麻木起来。

如果她真的到达地面，但却不得不维持这幅状态，那该怎么办？要是那些花永远无法去除怎么办？要是她永远无法回归正常了呢？

Sans 告诉她，他们要前往热地，接着去皇室科学家的实验室。

行走时，Frisk 无法再感觉到她的脚了，虽然她清楚那些花还没有将其吞没。

皇室科学家名叫 Alphys。看到 Flowey，她倒吸一口凉气。“你。”Alphys 大喊起来，就连 Sans 也向后退了一小步。Alphys 大声指责 Flowey 是个叛徒，竟然会帮助人类。“你觉得你父母看到你的所作所为会开心吗，Asriel？”Flowey 吼了回去，让她闭嘴闭嘴闭嘴。

但 Alphys 并没有选择战斗。取而代之的是一阵剧烈的爆炸，接着 Sans 开始与某个叫做 Mettaton 的家伙对战起来。从她听到的描述，Frisk 觉得那是个机器人。最初为娱乐目的而制造，但后来被改装来灭杀人类。但 Sans 绝不让 Mettaton 伤到 Frisk 一根手指。Frisk 想对他说谢谢，但现在她的喉咙也开始越来越麻木。她开始思考，自己身体所能承受的花朵数有没有个极限。

Mettaton 战斗的方式就是向他们提问题，如果 Sans 回答错误，他们就全都会死。但 Sans 自信地答出了每一个问题，从 Frisk 所听的语气还带着些狡黠。终于，Mettaton 放过他们，离开了。而 Alphys 早就离开了实验室。

Frisk 拖着双腿，她已精疲力竭，几乎没有力气往前走了。

“嘿，亲爱的？”Sans 开口道。她尽其所能地抬起头。希望他不要放弃希望。无论如何，Frisk 还能帮他最后一下。“我们得尽快了。我不想催你，但要是拖延太久，事情可能会变得有些‘火热’起来。”

Frisk 咯咯地笑了。没错，没错。核心区靠近岩浆和熔岩。或者这地方的名字是热地？她记不太清了。但 Sans 讲笑话总是好事。他最近时不时地会讲些笑话，在 Frisk 摸上他的脸时，感觉他应该在微笑。就连 Flowey 也在骷髅肩头嘟哝了一声“难以置信”。

于是她尽其所能地向前走。决心，她默念道。决心，Chara 在她的脑后轻语。人类与怪物的希望。她还有朋友，他们不希望她永远困于此处。Flowey 和 Sans 不该被困在这里。或许 Papyrus 和 Undyne 在获得自由后也不会那么狂躁。

毫无疑问，Papyrus 和 Undyne 在后面追着他们，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哪怕用尽所有力气也要继续往前走。他们不敢再做停留，现在怪物们都已知道 Sans 是个叛徒了。如果 Sans 被捉到，被杀死，那将都会是 Frisk 的错。

于是他们继续向前，直到遭遇了热地的其他皇家卫兵，Frisk 又死了两次。她的动作越来越迟缓，疲惫，而且一只脚的知觉已经消失。

Sans 的状态也越来越糟，她能听得出。Frisk 向他致歉，但 Sans 只是用手拂过她的秀发，语调悲伤。“没关系的，甜心。没关系的。”

Mettaton 又和他们对战数次——要是 Frisk 能看到那场景，肯定会觉得很荒唐，可惜她不能。但从她所听到的内容来判断，仍然感觉很荒唐。他们先是经历了一场烹饪表演，又上了一次现场直播。Flowey 指出要是他们不想那么快被 Papyrus 和 Undyne 找到，最好离聚光灯远一些。

他们在一间酒店休息片刻。这里的怪物不算十分友善，因而 Sans 始终在他俩身边寸步不离。Frisk 无比希望能够在睡上一觉，但 Sans 说的没错。他们会被抓住，而 Flowey 和 Sans 会因她而送命。

保持决心，Chara 的声音回响在耳边。为了你的朋友。为了我的朋友。

于是他们继续上路。与 Muffet 的战斗让她读档了一遍，一遍，又一遍，直到她的右腿彻底没了知觉，不得不一瘸一拐地走路。Sans 最终恼怒地杀掉了 Muffet。

Frisk 为之哭泣。

有一段时间，他们彼此间一言不发，但 Frisk 并没有强行读档。他们继续向前，一路上 Sans 在一旁搀扶着，Flowey 继续着他哨兵的工作。

这次，他们真的抵达了核心区。他们再度与 Mettaton 对战，而 Frisk 的灵魂为了救下 Flowey 再度被击的粉碎。他们重新从酒店里醒来，人类知道这回她要失去的是另一条腿。

这次他们没有杀掉 Muffet，Mettaton 也是。虽然 Sans 在躲避时恼火地低吼个不停，显然他更乐意将那个机器人拆成废铁。Frisk 对他的仁慈表示感激。

但当他们终于走出核心区时，Frisk 被什么东西所绊倒，随着一声痛呼摔倒在地。她摔断了那条好腿的膝盖，另一边的脸颊也擦破了。人类的双臂已经废掉，无法支撑她的重量。

“该死的。”Sans 骂道，他赶紧上前，在她身前跪下，一只手托住她的后背，另一只则抬起人类的双腿。

*我很好。*Frisk 表示道。

“不，你一点也不好。”Sans 道。

不是你的错。

Sans 沉默了一会儿。接着他们继续上路。

“我会把你带到地表的。”他保证道。“别担心。无论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甜心，我都会把你带出去的。”

Frisk 想告诉他，不要许下自己无法遵守的诺言，但她已经说不出话了。



Asgore 国王过去或许是个很好的君主。不。Sans 很清楚的知道他过去真的是个好国王。但丧亲和绝望能扭曲一个人的本性。整个王国失去了希望，而随着他两名孩子的去世，以及他的妻子在悲伤中的离开，Asgore 变得心如铁石，将一切都视为达成目标可以随时牺牲的筹码。

Sans 很清楚。因为曾经有那么个时候，他也关心自己的兄弟，虽然 Papyrus 一直有些好高骛远。曾经有段时间，他希望能前往地表，没有人彼此伤害。曾经有个时候，他不会像现在这样肆意挥洒暴力。接着有段时间，Chara 和 Asriel 去世了，Toriel 王后离开了王国，人人都认为：这就是终结了，我们将永远被困在这里。除非我们能得到七个人类灵魂，将结界永远摧毁。

曾经有段时间，人们逐渐知道了有时杀戮会让他们得到自己想要的。曾经有个时候，时间不断重置，让 Sans 不再关心他得将人类孩子杀死多少次。他只需要一直杀下去就行了。最终他决定放弃，因为无论他杀死人类多少次，一切都只会重回原点。

接着，在另一段时间，一条红色的人类灵魂落入了地下，她的温柔善良中充满了决心。在另一段时间，Asriel 王子的灵魂被皇室科学家放进了一朵小花里，最终辗转在他的肩头。在另一段时间，Sans 回忆起了快乐与幸福的感觉，并愿意为之战斗到底。



Flowey 知道怎么重置，读档，过去他也曾有这种能力。不知怎地，当 Frisk 坠入地下时，这种能力被转移到了她的灵魂上。Flowey 对此既感到负疚，又感到一丝解脱。他曾无数次地尝试，试图拯救那些掉下来的孩子。而他也清楚，要保护那六个孩子，自己的魔法太过弱小。于是他试着一遍又一遍地倒转时间，直到他累了，让一切顺其自然。

接着又一位人类坠了下来。那名人类的灵魂是和 Chara 相同的红色。那名人类的外表与 Chara 相仿。那名人类充满善意和决心，就和 Chara 一样。

于是他决定与她同行。他帮助了她。他是个叛徒，但他忠诚于自己最好的朋友与手足，他曾对她发誓要将所有怪物都拯救出去。他对 Chara 许下过诺言。而有着 Frisk 时刻在身旁让他记起，他决心自己永不会背弃诺言。

有时他死在战斗中，向地狱祈祷 Frisk 和 Sans 能够脱出，但那从未发生过。因为她总是会重新读档，而一朵新花就会从 Frisk 身上长出。但 Flowey 拒绝放弃希望。

他坐在 Sans 的肩头，听着自己的父亲解释，为何要这么做，为何人类必须受到惩罚。他想，不，Asgore 国王不会做出这种事情。那不是 Asriel 记忆中的父亲，而是 Flowey 要面对敌人。

他竭尽全身的每一丝力气，将 Sans 和 Frisk 护在身后，无论 Frisk 带着身上这么多的花还能否站得起来。



Frisk 无法站立了，但她却仍在祈求着。*不要伤害他。不要杀他。饶恕他。*Asgore 奇怪地看着人类，而 Sans 除了防御外什么也没做。当一颗火球的距离靠 Frisk 太近时，他还是出手了。反正 Frisk 也看不到。他并不打算杀了国王，他只想削弱他，好让他无法再战斗下去。

真是个蠢孩子。愚蠢的人类孩子，相信善良，试图温暖他肋骨中那颗冰冷的灵魂。而他则蠢到把这孩子当作是朋友。这愚蠢的一切，最终走到现在的地步。

在另一条时间里，大家都没有失去希望，他们都可以成为朋友，这一切的痛苦都不必发生。当然，他们不会立刻从地下世界脱出，但他们的生活将是幸福而宁静的。

Flowey 在他的肩上继续呆了一会儿，接着在他耳边低语几声，告诉他自己有了个主意，然后便沉入了地板中，根须穿入了地砖，消失不见，留下 Sans 独自战斗。骷髅默默诅咒了几声，但无论那该死的花有什么计划，多半值得他这么做。他不会就这么撇下 Frisk 不管的。

Frisk 坐在他身后，双手放在地上。她仍在祈祷没人受伤害。她已经看不见东西，动不了身子，甚至连话都快说不出了。该死的孩子。

Sans 使出最后一下攻击，Asgore 终于跪倒在地，无力再战。

“就这样了？”国王喘息着道。“动手吧。”

Sans 的骨头仍在他身后，他也随时能召唤出大炮结束 Asgore 的生命。那会再容易不过了。只要一下。只要一下，他就能杀掉国王，将 Frisk 带到地面上。

他抬起一只手。

接着放下了。

他转过身，轻轻将地上的人类抱在怀中，接着再度转身面向国王。

“不。”

Asgore 抬起头，眉头紧皱。“不？”

Frisk 在他怀中动了动，将头倚靠在骷髅的胸口。她在示意着什么，麻木的双手颤抖地

挥动着，Sans 几乎无从辨识她的意思，但他从中看懂了一句话。*谢谢你*

“永远保持善良。有时候善良是我们能给予的一切，”他说道，“有时善良就已足够。”

Asgore 大笑起来。“这里的规矩不是这样的，小子。要么杀人，要么被杀。”

Sans 摇了摇头，将 Frisk 抱紧。

“再也不会了。”



他走过 Asgore，但让他吃惊的是国王默默地放他离开了。他没有出手阻止，只是低垂着头。Sans 来到结界面前，凝视着它。

他需要七个人类灵魂才能穿过结界。或者，一个人类灵魂与一个怪物灵魂。

不论谁满足了这个条件就能穿过结界。他低头看看怀中虚弱的人类。

“嘿，甜心。”他微笑冲她着。她试图向他凑近些，动作几乎有些滑稽。“你还能坚持住吗？”

Frisk 缓缓地点了点头。

他面前的地砖裂开，Flowey 从里面钻了出来。他的藤蔓紧紧地抱成一个球，浑身出着汗。但他看向 Sans，放开了他的藤蔓，展示出抱着的六个漂浮球体，每个都有不同的颜色。

Sans 的呼吸停下半拍。

不，不是球体。是灵魂。六条人类灵魂。

“我们...我们可以穿过结界。”Flowey 咳嗽着说道。“至少可以带上其中一条灵魂。穿过结界，再得到一条灵魂，回来，拿上其它的灵魂，将结界彻底粉碎。”他浑身颤抖个不停。“我不知道，只要把 Frisk 带出去就好。”

这是个好计划。带上一条灵魂，来到地表，取得另一条灵魂，结束这一切，将 Frisk 和怪物们彻底解放出去。

“不，”Frisk 声音嘶哑地说道，抓住了 Sans 的毛衣。

“Frisk! ”Flowey 叫道，“我们需要七条人类灵魂来打破结界；我们现在只有六条。”

Frisk 摇摇头，动作缓慢。她咬紧牙关，就连这点动作也令她痛苦不堪。*七条*，她示意道，*我们已经有七条*。

“不，我们...”Flowey 的话停住了，他看着人类。“...没有。”

Frisk 指指自己。

Sans 差点没抱住她。

Flowey 用难以置信的眼神瞪着她。Sans 抱在她身上的手指抓紧了。“你他妈的犯蠢吗？你不能放弃——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

“不..不会放弃，”Frisk 艰难地吐出字句，“不能再回到地表了。几乎完全被花所覆盖了。哈。”她虚弱地笑了笑。“慢慢。死去。”

“别那么说。”

Frisk 笑了笑。“最后一次。人类和怪物的希望。必须这么做。带上我的灵魂。”她露出一个虚弱的微笑。“解放所有人。”

“Frisk，别这么做。”Flowey 哽咽着说道。

Sans 看到两滴水落在 Frisk 的脸上，才意识到自己也哭了。

“坚持不了多久。”Frisk 断断续续地说道。“求求你了。”她紧紧抓住 Sans 的毛衣。“求你了。”

红色的灵魂在她面前跳动着。Flowey 失声痛哭。Frisk 的胸口仍在起伏着，但越来越缓慢。Sans 久久地注视着她。红色的灵魂飘到他的面前。

Frisk 嘴里低语着什么，但他听不清。于是他垂下自己的头。

“你能再说一遍吗？”他问道。Frisk 正逐渐失去意识，而她身前的灵魂越来越亮。他需要赶紧将其塞回那孩子的身体里，才能让她继续呼吸。他的泪水越来越快地落到 Frisk 的脸上，但他必须听清楚 Frisk 的话。那孩子几乎说不出话，要是不去听就太失礼了。“我没太听清楚。”



Asgore 是一位好国王。他收回了让 Undyne 和 Papyrus 摧毁人类的命令。反正，他们现在已经知道，人类要远比怪物强大，他们拥有无与伦比的决心，因而没必要做无谓的尝试，害的大家再次被困地下。

Flowey——不，Asriel 说，他有时能听见国王讲述起七条人类灵魂的传说。关于他们的牺牲，他们如何愿意为了那些试图置其于死地的怪物们而放弃自己的灵魂。

Asgore 当然还不知道 Flowey 就是 Asriel。可怜的孩子现在仍是一朵花，而他在目前的情况下也不愿与自己的父母交流。特别是他们都至少杀过他一次。

Asriel 说他疯了。但这并不是坏事。他现在的态度变成了‘我关心你，所以别再那么犯蠢了’。他觉得这挺好笑，考虑到他曾无数次想把花瓣一瓣瓣从他身上扯下来。现在，这朵植物与他一道住在地表上的房子里。他们在 Ebott 山处建起了一座小镇，而 Asgore 努力缓和着他们与人类的关系。Papyrus 不怎么跟他聊天，但也没怎么对他恶语相向。

他们将 Frisk 埋葬在遗迹的入口处。Asriel 说那也是他们坠落的地方。他说那里也是 Chara 的埋葬之处。第一位落下的人类，他的手足，第一条红色的决心灵魂。当结界破碎时，那些花全都消失不见了。他说或许 Chara 终于安息了。Asriel 什么也没说。

每过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他都会造访遗迹。那里又长出了一片鲜花。它们是金色的，就像那些生长在 Frisk 身上的花一样，也像 Chara 坟墓上长的那些一样。

Sans 有时会在那里躺下，看着头顶小小洞口射下的阳光。就是从那里，Frisk 掉了下来。他想过找到某种方法读档——或者重置。将 Frisk 带回来，找到别的出路。但他不愿亵渎那孩子的牺牲。

于是他仍时不时地造访。有时 Asriel 会和他一道前来，有时则不会。每一次，Sans 都会躺在那里，等待着。你瞧，Frisk 在每次死亡后都会读档。有时，那会花上一阵子。于是他决定等下去。Asriel 说他疯了。他想自己或许真的有些疯了吧。

“敲敲门。”

谁在那里？在他脑中，Frisk 的声音问道。

“花。”

求你了。

什么花？

“你今天怎么样...”

回来吧。

“...甜心？ ”

尽快。

但谁也没有来。

Chara's Theory of Determination

Chara 希望她可以为躺在病床上这件事而怪罪自己：她现在几乎无法站立，也没法在没有 Asriel 的帮助下站稳。但是她不能，她曾见过自己的父亲 - 人类父亲 - 在她还在蹒跚学步时屈服于同样的疾病。

Toriel 和 Asgore 经常在病床旁看护她，他们眼中的希望随着时间逐渐被恐惧代替，每个早晨，Chara 都需要更长时间醒来。当一滴眼泪从她的母亲的眼睛中滑落时，Chara 探出手来，擦去了它，虚弱的喃喃道：“我没事”

Toriel 对着她笑了笑，紧紧的握住了她的手。“我知道，我的孩子，”她说。她的手紧紧的攥起，Chara 充满善意的笑了。“你马上就会好起来的。你会帮助父亲的园艺。他一直需要一个助手。”

“真的吗？”她呼了一口气，发出了一声微弱的笑声，然后控制不住的咳嗽起来。Toriel 在她试图捂住嘴巴时扶她坐了起来。

当她拿开她的手掌时，手心是红的。

那一夜，Chara 听见 Toriel 从厨房传来的哭声，Asgore 试图安慰她。

对不起，她试图告诉他们，当然，没有人能听见。



Asriel 的双手紧紧握住了她的手。Chara 的皮肤热的烫手，地底世界的药没有任何用处，但是 Asriel 试图让他的至亲尽量舒适一点。他们甚至隔三差五地请来了雪镇里的怪物来为房间降温。Chara 睡的很好，那是一件好事，但是有时候...她看起来像是死了一样。

“妈妈...和爸爸？”她眨着疲惫的眼睛问道。

“妈妈去了 Gaster 博士哪里，去问问他能不能帮助我们，”Asriel 说，“爸爸正在跟其他人谈话。他们真的很担心。”

“对不起，”Chara 口齿不清的说。

“不要这样”

“不应该这样在我身上小题大做（过分体贴，原作用了 Fuss'ver（小题大做） / Fuss Over（过分关心）的同音词）”她含糊不清的说，笑声转成了一声咳嗽。幸好只有一声咳嗽。Asriel 如释重负的呼了口气。

“啊，哈哈，Chara”Asriel 用说推了推 Chara 眼前的刘海。她的头发已经很长了，她的前额也热的发烫。地底世界的王子勉强的笑了笑：“他们无时无刻都在关心你。”

Chara 的笑声听起来像一声喘息。Asriel 捏了捏她的手，Chara 捏了回去。

“爸爸...是不是...”她停了下来，缓了缓她的呼吸，“爸爸是不是还在种花？”

Asriel 停了下来，他把手从 Chara 的前额上挪了下来，握住了 Chara 无力的手掌。

自从 Chara 由于疾病离不开病床后，花园已经是杂草丛生的了。国王一直没有时间照料花园，他总是照顾着孩子们，或者询问科学家他们能为 Chara 的病做什么。但是科学家没有任何办法，至少在地底世界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没有办法。怪物的食品能医治灵魂，但没法救治身体上的疾病。

也许这就是 Chara 能坚持那么长时间的原因，因为她的灵魂充满了决心。

“是的，”他回答道，“他还在忙于园艺”

“太好了”Chara 说到，“你知...你知不知道...”她试图缓下呼吸。Asriel 的脸阴沉下来，但是 Chara 看不到，她紧紧闭上眼睛，轻轻呼吸着。“你知不知道...死者会收到花朵？”

Asriel 僵住了。

“死者...不需要呼吸，”Chara 笑了起来，“有时候，死者甚至会忘记。他们不能...他们不能与他们所爱的人再度交谈。他们不能...不能再做他们喜爱的事情。他们唯一拥有的东西...就是他们埋葬的那块地，”Chara 停了下来，缓了缓呼吸，“和他们收到的花朵。”

“为什么要提起这个？”Asriel 紧紧地握住了 Chara 的手。

“让...让爸爸好好照顾他的花，好吗？”

“你自己去告诉他吧，Chara”Asriel 说道，“当你好起来后，你会跟爸爸一起照顾花园。”

“别撒谎了，Asriel，”Chara 虚弱的笑了笑，“这不像你。”

王子张开了他的嘴来抗议，但是 Chara 用尽全力来摇了摇她的手，这个动作让她痛苦地皱

起了眉。

“我喜欢...毛茛花，”Chara 说，“爸爸一直在种的金花。它们很漂亮...”

“在你坠落时接住了你的那种？”Asriel 问道。

Chara 沉重的笑了起来，然后笑声变成了一连串让 Asriel 感到内疚的咳嗽，他从餐柜里抓出一张手帕。手帕又被染红了。他们同时沉重地凝视着上面的污渍。

“我们都知道我活不了多久了，Asriel。”

“别这么说。”

“Asriel，”Chara 笑了笑，“求求你”

地底世界的王子沉默了。



Chara 继续在她的至亲说话时倾听着。妈妈和爸爸经常带着医生回家，但是他们都没有办法。该死，甚至是地面，任何人类医生也无法救回 Chara 的人类父亲。也许这是一种绝症。

Asriel 现在是陪伴他们最多的人了。Toriel 甚至不能在哭出声来之前坚持几分钟。Chara 试图用尽全力去安抚他们，但是她已经几乎不能挪动她的手臂了。Asgore 把他的妻子带出了房间，拍着她的后背来安抚她，虽然 Chara 也能听出他声音中的悲伤。

Asriel 的嗓音也有时颤动着，但是他还在这里，每天。她的坚强的，坚强的兄弟。

“毛茛花，好吗，Asriel？”她再一次提醒他。

Asriel 停止说话，皱起了眉。他讨厌她提起这件事。

“别说了”

“Asriel，”她说，“求求你”

地底世界的王子叹了口气，低下了头。他捏了捏 Chara 的手掌，Chara 没有捏回来。

“你想让我做什么？”他那破碎的轻微的嗓音几乎听不见了。
“为我笑，”Chara 说道，“别在悲伤。”

“你希望我能变开心？”Asriel 抬起了他的眼睛，看着 Chara。

Chara 试图捏捏他的手，她真的想，但是她做不到。



“你还记得妈妈和爸爸以前跟我们讲的故事吗？”

这是自从 Chara 生病以来 Asriel 听到的最清晰的嗓音。

“哪一个？”

“如果一个怪物...能得到一个人类的灵魂...”Chara 疲惫的说。

Asriel 愤怒的摇头。

“不，不，你不会死的-“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我要来 Ebott 山，Asriel？”她问。

Asriel 想了想才回答。这一直是他们想要问的一件事，但是从来没有提起过，自从每次提起地表时 Chara 总是很伤心。他不想听到这件事，但是他的喉咙发不出声，Chara 自顾自的说了起来。

“我来这里，来终结我的生命，”Chara 勉强的说道，“但是毛茛花接住了我。”

Asriel 用力的攥住了她的手。

“然后 - 然后我遇到了你，而你又...如此的善良。我从未想过...有人可以这样善良，”Chara 说，“至少我没有见过”

“发生了什么？”Asriel 低语道。

“我在这里...很开心，有一段时间很开心，”Chara 顿了顿，“然后我就会弄砸一切，我总是

弄砸一切。”

“生病不是你的错。”Asriel 说。

Chara 笑了起来，“有时候我希望这是我的错。然后...然后也许我可以选择不生病。”她的声音随着咽下口水变的沙哑，“我讨厌让别人伤心，那是我唯一会做的事。”

“不，那不是。”

“那就是。”Chara 说。

“那不是。”

人类摇了摇头。

“当我死时...”

“你不会死的。”

“别撒谎了，Asriel，”Chara 对他笑了笑。她眨了眨眼，一颗泪珠从她的眼睛边缘滴落，染湿了枕头，“拿走...我的灵魂？求求你？也许你可以 - 用你的善良...也许你可以告诉人类怪物是如何的不同。也许你可以找到...打破屏障的方法。”

“Chara，你不会死的，”Asriel 将他的手抚上了她的脸颊，“我保证”

Chara 眨眨眼。然后将她的脸埋在了他的手掌中，低声的哭了起来。

“兄弟，”Chara 呜咽着，“请不要许下你无法遵守的诺言。”



Chara 每天都要花更长时间醒来。Asriel 每天都来看 Chara，握着她的手，小心的看着她的胸膛随着呼吸起落来表明她还活着，还在抗争，忍受着皮肤下的高烧前进。

今天 Chara 没有醒来

Asriel 捏了捏她的手，她的皮肤冰凉，她这次也没有捏回来。



国王和王后回到了一片废墟中的 Chara 的房间。房门完全不见了，天花板摇摇欲坠，墙也已经脱落了一半，他们的两个孩子也失踪了。

Asgore 拉响了警报，Toriel 在整个城堡中搜寻孩子们的下落。

他们不知道，在地表，Asriel Dreemurr 紧紧抱着一颗红色的灵魂。随着他的行进，愤怒和苦涩充斥了他的心。



为了获得一个灵魂 - 或者融合另一个灵魂，不管怎样 - 感觉就像完全放弃了自己，直到与另一个灵魂紧紧相连。两个不同的存在，合二为一，每一个都能完美的控制他们的躯体，每一个都不能主宰躯体。这是一种共存，一种共生。

但这看起来不像是和谐的共生。

Chara 不再是 Chara，Asriel 也不再是 Asriel。他们记着彼此，了解彼此，理解彼此，*知道彼此经历过了什么，而且 Chara 他们对你做了什么？*

Asriel 从 Chara 的记忆里看到了虐待，折磨，尖叫和 *不要啊，妈妈*，还看见了 Chara 的父亲在世时一闪而逝的幸福，但是之后之后痛苦和更多的痛苦。Chara 在深处啜泣着。

当她的灵魂与 Asriel 的合二为一时，他感受到了她的痛苦，他感受到了她的悲伤，而且他怒火中烧，因为他们 **竟敢** 这样对待他的至亲？

“一直是这样的，” Chara 悄声说，“当人类会在失去挚爱时改变，Asriel...这就是为什么...”

“你希望我会接受你的死亡，”Asriel 说，他停下了脚步。在前方不远处，有一个小村庄，那里已经聚集了一群人 - 一群孩子，甚至 Asriel 都见过他们。从 Chara 的记忆里，毫无疑问，那就是她长大时所在的地方。这是在是太简单来...

“Asriel,” Chara 再次低声的说，地底世界的王子甚至可以感觉到她的手正放在他的肩膀上，
“别再撒谎了。”

Asriel 深吸了一口气

他的肩膀轻轻的垂了下来。

他可能很生气。他可能会突然暴怒，但是如果要伤害别人...他叹了口气。当他转身走时，他听见 Chara 从他们的身体内部悄声说了一声 *谢谢你*。在他们身后，孩子们已经开始尖叫，大吼着 “怪物！”，Asriel 知道人类一会就会追上来。

但是，暴力只会带来更多的暴力，而这不是他们想要的。

家？Chara 问道

Asriel 感觉什么东西刺入了他的后背，但他还是走了下去。人类追了上来。

“家”



*为什么世界有时会捉弄我们？*当 Chara 看向了人类 - 叫做 Frisk，她提醒自己 - 跌跌撞撞的穿过地底世界时想。Asriel 已经变成了一朵小花，多么奇特，而且他一点没变。还是那么的善良。还是一直在尝试。虽然 Chara 看到他一次又一次的重置，试图拯救其他坠落的人类，然后最后终于放弃。

看向 Frisk 就像看向一面镜子。看着 Frisk 做决定就像看着你的一声从眼前流过。

保持你的决心，Chara 在坐在人类旁边时再一次低语。她们正现在在面对 Asgore。国王变了那么多，Chara 甚至为死去感到内疚，但是她已经尽了全力。从 Frisk 开始。Chara 一直帮助她坚持了下来，自从她跟着 Frisk 在废墟中醒来，疑惑的盯着她多年前掉落下来的山洞，惊奇的发现她的兄弟变成了一朵小花。

甚至 Frisk 对于接受自己不可避免的死亡的事情让 Chara 回想起了自己。还有...那个害死了 Asriel 的愚蠢决定。但是这个孩子也像她一样充满了决心。当然，实际上，这只是每个人如何打出自己手中的牌，如何试图将命运掌控于手而已。

你确定吗？ Chara 第一次问道，虽然她不确定 Frisk 能不能听到她。Frisk 颤抖着，用手

在 Sans 和 Flowey 与国王战斗时支撑着地面。Frisk 晃了晃，Chara 立刻用胳膊环绕住了她的肩膀来让稳住她。让 Chara 吃惊的是，人类没有倒下。

“是的，” Frisk 轻声说。她能听见 Chara，真让人释然。

你真的想帮助所有人？

“是的，” Frisk 重复道，“唯一能做的事。”她虚弱的笑了笑。“我正在死去。”

Chara 明白了。也许这就是她醒来的原因：来帮助这个孩子，去证明 Frisk Dreemur – 无论如何，Frisk 也是 Dreemurr 家族的一份子 – 是一个无人在意却依旧甘愿奉献自己的英雄。

让你想起了谁？ Chara 静静思考。她紧紧的抱住人类，重复着她们的咒语

保持你的决心

Tagification

I.

[床板后墙上的划痕]

1. 甜心，你现在可以回来了
2. 求求你
3. 地表很好，谢谢你，孩子
4. 甜心我们可以再试一次我们可以把你救上来
5. Frisk
6. 如果你重置我根本不会生气
- 7.
- 8.
- 9.
10. 我的错
11. 甜心快回来吧
- 12.
- 13.
- 14. 快回来这一点都不好玩**
- 15.
- 16.
- 17.
- 18.
19. 地表比不上你
- 20.
21. 为什么我现在糟透了
- 22.
- 23.
- 24.
25. 我不想在这样下去了

ii.

天使，请快回来
你的红色死亡在等你
花朵虽然没有带走他
但他企求花朵带走他

天使，请快回来
你的红色死亡在徘徊
他试图寻找你的笑颜
但你离去后了无踪迹

天使，请快回来
我害怕他可能会放弃
红色死亡失去了决心
告诉他活下去的动力

lii.

“真是一个废物” Papyrus 在看到他的兄弟只是为了人类而忧伤时嘲笑道。
他想知道为什么他的兄弟如此依恋着那个孩子

（虽然他知道，他知道，他 *总是* 知道那是因为那个孩子与他正好相反，而且他觉得他可以听见人类对他说 ‘你不是一个很好的兄弟’， Papyrus 不觉得他可以可以反驳，因为他知道他就是最坏的兄弟，但是这是他唯一会做的事。）

The Empty City

Sans 不常做梦

他很感激这一点，因为他的梦里基本上充斥着红色，无尽的红色，尖叫和哭泣。有人离去，有人再也没有回来。

他自从某人坠入核心，消散于时间和空间中后就没有做过梦。

他正坐在一片水上的浮木上，盯着清澈的天空，视野中没有太阳，而光线也并不刺眼。正是他最喜欢的天气，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气，让气流从嘴里慢慢呼出。当然，空气很湿润。

“你喜欢地表吗？”

他的脑袋立刻转向一边，左眼燃起红光，举起一只手，紧张环顾四周。

“Frisk！ Frisk！”

Frisk 把她的头转了过来，撅着嘴，自从她面部其他地方都被花朵吞噬，这是唯一能表现出她心情的方式

“你喜欢地表吗？” 她重复道。

他眼中的魔法随着他的手放松下来消散了，在他沉默的几秒钟，人类将头转回去，坐在浮木的边上，在淹没到她膝盖的水中踢着腿，涟漪似乎逗乐了她，她踢的更用力了。

“F-Frisk？” Sans 试图说，Frisk 停止了玩闹，转向他，再一次问了同一个问题：“你喜欢地表吗？”

“我...” Sans 不知道该说什么。人类伤心的低下头，看向了别处，“你不喜欢地表”她继续踢着水，“难道我白死了吗？”

“Frisk，不！”他探出一只手，又在掠过 Frisk 的肩膀时停下。

“你解救了所有人，而你却不高兴”她默默点点头。

这里的水不像瀑布的水，瀑布的水清澈而诱人。这里的水很暗淡，冰冷，而当他们继续乘坐着浮木漂流时，Sans 觉得他们经过了一个几乎被水吞没的路灯，只有路灯的顶端漏了出来。

“看” Frisk 说，Sans 将注意力从路灯中扯回来，凝视着她指向的地方。那里有一栋跟路灯一样浸在水中的建筑，底部沉在水中。“发生了什么？”他惊疑的喊出声。方形的阴影在他们经过时可怕地投射在他们身上，但是它们已经死了，空洞，安静，静止，灰暗，而且只是大的吓人的，缺少生机的建筑而已。

由于 Frisk，怪物现在可以在那样的建筑中生活，他们为他们感到开心，所以看到这个，好吧，Sans 从浮木的边缘探出身来。他看不到水底，水很黑。

“你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Sans” Frisk 说，他皱了皱眉：“不，我不知道”

“你知道。” Frisk 说，她将双腿拉出了水面，站了起来，她的裤子甚至不是湿的。Sans 可以看到金色的花朵从裤腿里漏了出来。

Frisk 向着边缘走出了一步。

“你想干什么？” Sans 用一只手撑他起来，但是 Frisk 并没有听，她向前慢慢倾身，然后随着水花落入了水中。Sans 冲到边缘，探出手臂来抓住她，但那里什么都没有，水面静止着，Frisk 不在那里。

他喘息着醒来，一只手臂笔直的探出，而 Flowey 在问他发生了什么。

下一晚，他在同一片浮木上面，在同一片天空下面，依旧在那个沉在水中的城市旁，Frisk 也在他的旁边，他抓起 Frisk 的袖子，猛地看向她。

“不要，”他说。Frisk 歪了歪头，“求求你”他的声音已经带上了哭腔。

“你帮不了我，” Frisk 说。Sans 摇了摇头：“留下来。”

“我做不到”

“求求你，Frisk”

“Sans，我做不到”她说。

当 Sans 试图抗议时，浮木突然崩塌了，承载着他们的那一边沉到了水里，将他们一起掀到了黑暗的水里。Sans 挥舞着手臂，直到他意识到要往上游。他钻出了水面，看向四周。

“Frisk !”

没有人回应他，Sans 重新钻入水中，但是他什么都看不到，而且寒意正在钻入他的骨骼中。

-

“你相信吗？”又一次带着 Flowey 穿过城市时，Sans 问道，“相信死者会在梦中拜访？”

Flowey 一边哼哼一边思考，“也...也许吧？”他说，“我的意思是，当我变成一朵小花时梦到过 Chara，好几次”

“她在梦中说了什么？”

“很多事情” Flowey 干涩的笑笑，“你知道，Chara 总是很安静，但是在梦中，她说了很多，有时候我知道那来自记忆中，有时候 Chara 会说一些很可怕的话”

Sans 转向他，Flowey 摇了摇头。

“Chara 在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从来没有说过任何可怕的事情，” Flowey 说，“所以我没法怪罪他们，可能是在说话，但是在梦中显现的是 Chara 的形象。”他对自己笑了笑。

“在梦中，她常常说是我的错害死了她，是我的错没能拯救她，但是真的 Chara 从来没有怪罪过我，真的 Chara 总是鼓励我要坚强。”

“那你又为什么会做梦呢？”

“就像我之前说的，我觉得只有我在说话，”Flowey 说，“我觉得那是我的错，我觉得那是因为我没法原谅自己。”

这一次，他们站在悬崖边上，海风吹的他们的衣服猎猎作响，海面在他们脚下翻腾，乌云遮住了天空。

“为什么要改变场景？” Sans 问道。“你知道，” Frisk 说，“这是你的梦。” Sans 慢慢的靠近来让他站在 Frisk 的旁边，站在悬崖的旁边，在下方，海浪击打着悬崖底部的岩石。

“你会跳下去吗？”他问道。

“你为什么会梦到我，Sans？” Frisk 反问，她向前伸出一只手，感受风从指缝间掠过。 Sans 看着 Frisk，他的前额皱了皱：“我不知道。”

Frisk 哼着小曲，Sans 探出手来抓住了她伸出的手，柔软而又冰冷的花瓣拂过他的指骨，他把 Frisk 的手背抵在头上。

“求求你，Frisk”他低声说道，“请你停下这个。”

“Sans？”

他突然抓住 Frisk 的双肩，放下她的手，紧紧的抱住了 Frisk，Frisk 在他亲吻着她的头发

时什么都没说，但是人类也没有在他的怀抱中僵住。

他不知道他们这样到了多久，因为这是一个梦，梦中的时间毫无意义。他只能感受到肋骨旁为他们跳动的那颗心，和在他们身边翻腾的海洋与海风。

“Sans” Frisk 终于说话了，轻柔的将他推开。

“难道我让你走了？”他低吼，紧紧的抓着 Frisk。Frisk 停住了，但是还是慢慢的走开，Sans 的手臂不情愿的垂落。海洋依旧在咆哮，而他认为海洋正在呼喊 Frisk，海洋因为迁怒于他试图留下 Frisk 的意愿而咆哮。

地面开始震颤，Frisk 滑落，从边缘坠落，她发出了一声小小的尖叫，向他的方向伸出了双臂。

“Sans？”

这次不同，以往她会自愿地消失，而这次她想要被拯救。Sans 也探出手来。

然后醒来。

他们又回到了浮木上，回到了那个被淹没的城市，Frisk 在 Sans 抓住她之前一句话都没有说出来，Sans 的左眼闪烁着红光，声音扭曲着。

“你觉得这很好玩吗？”他摇晃着 Frisk。Frisk 沉默着。

“你觉得我喜欢看着你一次次死亡而什么都做不了吗？”

有什么东西从他的脸颊旁滴落。

“不要这样对我”他倾下身，直到他们鼻子对着鼻子之间只剩下几厘米。

“你竟然这样对我，Frisk！”他确定他的抓握足够抓碎 Frisk 的肩膀，但是 Frisk 没有痛叫出来，如果他能看见她的眼睛，她估计都不会皱一下眉毛。

她慢慢的举起一只手，把大拇指贴到他的脸颊上，轻轻的扫去泪痕，她屈在掌心的手指掠过他的下巴。Sans 闭上了眼，颤抖着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低下头，无意识的靠向了 Frisk 的抚摸。Frisk 的手是温暖的，不像冰冷的毛茛将她吞噬时那样。

“Sans。”Frisk 说道，Sans 半睁开眼，发现花朵从 Frisk 的半边脸上消失了。不，花朵全

消失了，但 Sans 只能清晰的看到她的半脸，另一边模糊不清。他意识到他从来没有看到那半边脸，在他见到 Frisk 时，那边已经被花朵覆盖了。

“你无法拯救我”她重复道，就像她一直做的那样，“没有人能”

Sans 僵住了，不是由于愤怒，而是由于无助的沮丧。

“只有我能拯救我自己。” Frisk 说，“但是这里没有人需要被拯救，Sans”

“那又是什么意思？” Sans 问道。

“就像只有我能拯救自己那样”她说，“只有你能拯救这个城市，我不会怪罪你，Sans”

Frisk 微笑着，慢慢的将手放在 Sans 脑后，然后将他们的前额抵在一起，“当你甚至无法拯救自己时又如何拯救别人呢？”

“我能尝试！” Sans 沙哑的，带着哭腔的说。

“保持你的决心和希望” Frisk 说着，将她的唇抵上 Sans 的牙齿，“保持你的决心和爱...”然后她往后倾去，展开手臂，随着 Sans 的呼喊消失在水中。

Fantastic Posing Greed

他知道自己已经醒了，因为他可以清晰的听见 Frisk 的声音 - 带着丝丝的疑惑 - 和 Flowey 口齿不清的话语，Sans 可以想象得到 Flowey 目瞪口呆的样子。骷髅抬起了一只手，摸了摸自己的脸，他的指骨碰到了什么冰冷，纤细的事物。

花瓣，他突然意识到。

花朵。

“Sans !” Frisk 叫到，然后他感觉到她的手紧紧抓住了他毛衣上的拉链。“你做了什么？你做了什么？！”她的声音渐渐转为一声抽泣，而 Sans 感觉到她的手慢慢地松开。

一个温暖的躯体突然倒在他的胸腔上。挪动着，抽泣着，Sans 突然意识到那是 Frisk 把她的脑袋靠到了他的胸上。泪水慢慢的浸湿了他的毛衣。

Sans 慢慢的举起手，试图抚摸 Frisk 的脑袋，他的手指碰到了柔软的发丝 - 没有花的；他笑了 - 然后他把手掌放在 Frisk 的头上，轻轻的拍着。

“没事的，甜心，”他喘息道，喉咙突然感到一阵闷。他清了清喉咙，咳嗽了起来。Frisk 僵住了。“没事的”他用力说。

“不，”Frisk 说，攥紧了他的毛衣，“不，Sans。”

他抬起另一只胳膊来环绕着 Frisk，他们现在抵在一起，Sans 躺在地板上，而 Frisk 在他的胸膛上哭泣。Sans 始终不知道 Flowey 在哪。

“但是你现在没事了，”Sans 说。

“我不在乎，”Frisk 的声音在毛衣里显得很沉闷，“你长满了花。”

“我能解决任何事情，甜心”

他感觉到了人类在毛衣里轻微点头，“我知道”。一声颤抖的吸气声。呼气声。“我知道。”

他们不知道这样呆了多久，Frisk 的啜泣变成了模糊的道歉。Sans 太累了，他无法告诉 Frisk 这不是她的错。



Sans 看不见了，但是由于 Asgore 仁慈到让他们在城堡里休息，而不是杀死他们，他在一个房间里安顿下来。

Flowey 在国王在附近的时候很少说话，可以理解，而 Frisk 成为了那个为他们说话的人，但是她也因为不善言辞而感到疲惫。如果说话对 Sans 来说感觉不像是在咀嚼死亡一样，他很可能会为此道歉。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房间里可能还有其他的人，但是只有 Sans 能听到。每当他试图告诉 Frisk 和 Flowey 还有其他人在房间里时，他们只是问 Sans 发生了什么。

那个声音说她的名字是 Chara。

而且她听起来不太开心。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她问，听起来她正在尽全力收敛她的怒火。*你为什么这样做？*

Sans 想要问“做什么？”，或者，如果她在问的问题是 Sans 正在想的那个。Sans 可能会回答“我不想让 Frisk 受苦”，或者“我不想要失去她”。但是他不能这么做。所以他只是试图转向他认为 Chara 在的位置。

那很愚蠢，Sans，Chara 说。她咂了一下嘴。你觉得你会带来什么？

他转了转身，背向门的方向，背向 Frisk 和 Flowey 正在低声交谈他们能做什么的方向。Sans 蜷起身子，慢慢的叹了口气。每当他移动时，他的关节都感到刺痛。

“Frisk 安全了” 他叹息道。

他能感觉到 Chara 的凝视，直到她气恼的说。*安全，但不自由。*他能想象到她摇了摇头。*有些路是死胡同，Sans。*



他们蜷缩着睡着了。床很大，Sans 睡在床的一边，而 Frisk 在另一边，Flowey 在 Frisk 的肩膀上，靠着她的脑袋。一整夜，Frisk 的手一直像 Sans 仿佛会消失一样紧握着他的毛衣。

就在这样的夜里，当 Chara 的嗓音融化成轻柔和关怀的腔调，而他能感到 Chara 看着他们。

Sans，你知道。他感到床微微的震了一下，警戒了起来，但是 Chara 只是笑了笑。放心，我并不是真的存在。只有你能听到，感觉到我的存在。

解释一点用都没有，但他还是为了不惊扰到 Frisk 而没有移动。

Sans，你知道，如果你试图紧紧地抓住什么东西，那东西很可能会碎掉。她吸了一口气，又慢慢的呼了出来。而有时候，它没有碎，但是你却会割伤自己的手。

他能感到 Chara 的手拂过他的脸，估计是要去碰一碰 Frisk，但是她收回了手。

有时候我们需要放弃我们的自私，Sans。

他皱了皱眉，动了动下巴，但是那带来了一阵刺痛。

Chara 叹息道，*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知道你在负起 Frisk 的重担时承认了你自私的行为。她沉默了，Sans 感受到她碰了碰肩膀上。但是 Sans，你有没有想过这从来都不是你的重担，你的责任？*

又一阵沉默，就像 Chara 正在思考如何表达一样。*你知道，世界总是会抚平一切的异常。命运总是会夺回属于它的一切，甚至是当你试图掌控命运时，她说，但是这从来都不是你的故事，这从来都不是你的角色。现在所有的事物都困在了绝路里，Sans。*

她对自己轻轻笑了笑，*这可能就是与命运抗争的后果吧。*

Chara 的手从他的肩膀上离去，而她也没有再次说话。Sans 几个小时后醒来，记不起来他何时入眠。



他只能勉强走路，所以 Frisk 想办法拿到了一副轮椅。他怀疑国王在没有 Alphys 的帮助下能不能制造出来轮椅，因为如果没有国王的阻拦，Sans 可能已经死了。

所以，有时候 Frisk 会推着他去花园，Flowey 则会向他描述他们经过的一切。有时候他们会带回来花朵或石头来让 Sans 触摸。有时候他会把手放在墙上，感受着粗糙的纹理划过他的指骨。有时候他会问 Frisk 能不能摸一摸她的脸，她同意了。他的手指跟随着她的脸颊，她的鼻梁，她的前额，到她的双眼之间，在脑海里描绘着这一切，试图想像出她那没有花朵的脸。

就算 Chara 看到了这一切，她还是沉默着。

又一次，在公园中国一个懒洋洋的午后，当 Sans 坐在一片草坪中，回忆着 Frisk 的脸时，他清了清喉咙，沙哑的说：“我会为你做任何事，你知道的。”

Frisk 僵住了。

然后他能感受到她的嘴唇扬成了一个微笑，然后她的眼泪浸湿了他的指骨。

“我知道”



你知道，Frisk 曾经与命运抗争，不止一次，Chara 在一天夜里坐在 Sans 旁边的床上说，她的灵魂拒绝死亡，那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然后事实上，尽管她一次又一次的死去，她依旧希望献出自己的灵魂来拯救所有的怪物。Chara 喃喃低语道，可能听起来很令人不快，但我觉得她应该死亡了。但她还是拒绝了，她试图用她剩下的身体来达成如此大的目标。

她将手放在了 Sans 的肩膀上，轻轻的捏了捏。*我真的很讨厌在我们身边无处不在的这种决心。*

Sans 轻轻的动了动，来让他动了动下巴。那疼的想低于，但是他喘息道：“你是什么？”

这问题让 Chara 缩了回去，他能感觉到，因为放在他肩膀上的手僵住了，又慢慢的收了回去。

他们说那天使，那见过地面的天使，会来到地下世界，然后让地下世界变空，Chara 说，那应该说的是我，但是就像我所做的其他事一样，我失败了。

床随着她的离去震了震。*而且我猜 - 我已经告诉过你了 - 世界总会抚平一切异常，Frisk*

本来应该取代我。来达成我没有完成的事。她笑了笑。也许这就是我们如此相似的原因。Chara 再次把手放到了他的肩膀上捏了捏。Sans，无论这持续多久，你一定要保证让 Frisk 开心，好吗？你...你为了她做了这一切，所以你最好保证这一切都值得。在这一切崩解之前- 因为它会崩解，它总是会，直到世界满足了为止 - 你需要来做出大部分牺牲。你已经把自己逼到了绝境，现在你需要在绝境里待下去了。

他感觉到她的脑袋也靠在了他的肩头，就在她的手旁边。她叹了一口气，还有，请告诉 Asriel 和 Frisk 我很抱歉。我很抱歉我什么都做不了。

她轻轻的抚了抚 Sans 的脸颊，低声说道，现在，该你保持决心了。

那听起来就像一声祝福。

Anatomy

在那一切发生之前，骷髅 Sans 曾经是地底世界最聪明的怪物。

但是 Alphys 也不是傻瓜，而且只有傻瓜才会因为无用的尊严而放弃眼前的知识。所以她依据着 Sans 的研究作为指导，设置了她的实验。Sans 已经对这个领域有很多研究了，直到他...好吧，Alphys 觉得最合适的词语是“松懈下来”。

那小花依旧卡在碎纸机里。Alphys 好奇她会不会在那里找到血迹，考虑到那东西是活着的，但是它尖叫着，哭喊着被 Alphys 连着靴子一起丢进碎纸机时没有化为灰烬。并不是一个怪物（怪物会在死亡时化灰），但也不是一朵正常的花。考虑到花朵的结构，她很有可能只会在碎纸机里找到无处不在的叶绿体，花瓣，根茎和叶子，当然还有破靴子。

这就是王者的陨落。曾经是地下世界的王子，后来是一朵居住在靴子里的叛徒花朵，现在已经成了一滩由植物构成的烂泥。

Sans 已经...失去能力了。没有死，但是无法行动。毫无疑问，Papyrus 会亲自来处理 Sans，而 Alphys 也不想承担 Papyrus 的怒火，所以她给 Sans 留了一命。

人类，只要收集好她的灵魂，就将是一个很好的研究对象。

但这是一个充满决心的灵魂。这些灵魂很难去杀死，因为如果 Sans 的探究是对的，这些灵魂具有操控时间的能力。

看起来很可怜，Alphys 想。无法行动，看不见，由于在她身上的花朵还几乎无法说话，无法呼吸。Alphys 想不起来之前掉下来的人类的身上有没有花朵，那已经是很久之前的事了。

但是她是科学家。而且她是一个好奇的科学家。而且她还没有时间去叫 Papyrus 或者 Undyne 来处理卡在碎纸机中的 Asriel - Flowey？，也没有时间在 Sans 虚弱的时候用束缚魔法把他扔给融合怪，然后把他扔在一个老旧的废弃试管中。

她也没有为麻醉药感到烦恼。她完全不知道活着的人类的生物学，如果麻醉药对人类是致命的，她很有可能最后会杀掉人类，然后决心就会进行时间旅行，然后她就会丢失所有的进程和记忆。所以，没有麻药。最好听到撕心裂肺的哭喊，而不是死亡。

Alphys 的确给人类挂上了滴瓶，并给她服用了足够的药物来确保人类的灵魂保持强劲，并确保她还活着。Alphys 有一点好奇怪物的食物如何影响人类的灵魂，它们会治愈灵魂，但是人类的身体对食物反应很慢。

Asriel 和 Sans 都把那个人类叫作 Frisk。Alphys 很有使命感的把人类的名字写在了她的笔记上。

她能看到的人类的躯干上布满了金黄色的花朵。她的肋骨下还有一小块皮肤，她的下半脸也没有花朵，但是她大部分的手臂，双腿，她的脖颈，甚至她的头发下面都被毛茛覆盖了。

手术刀还在消毒。Alphys 伸出手来，拔下了一朵人类脖子上的花朵。人类哭了出来，往后弓着背，试图挣扎，但是被手腕和脚踝处的束缚带困在了手术台上。心跳监测器快速的跳动着。

有趣。所以这些花朵与神经系统相连，所以它们能感受到疼痛。这意味着这些花朵是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估计是从身体里长出来的，而不是只是长在身体表面。

她抓起了笔记本，把她的猜想写了下来，然后去洗了洗手，带上了手套。是时候来测试这个猜想了。

从身体里长出来还是长在身体表面？

她首先拿起了剪刀。它应该足够锋利来剪断花的根茎了，如果有的话。

Alphys 抓起了一朵花瓣，剪了下来。

人类倒抽一口气，嘴唇由于疼痛卷曲着。

啊，好吧。

Alphys 攥起了一把花，开始一根根的剪掉。

人类开始抽泣，然后在她选择去咬紧牙关来压抑她的痛苦之前，开始短促的吸气。值得敬佩，Alphys 想到。她攥起了一片花朵，然后把它们一把拔起。人类尖叫起来，然后又闭紧嘴巴来压抑住尖叫声。Alphys 剪断了连接着花朵和人体之间的红丝。

这很有意思。因为 Alphys 其实正在做一些小小的园艺工作。然后这里这里还有一个人类在手术台上因为痛苦而挣扎。想要严肃的接受这一切很困难，因为通常来说，花朵不会出现在人类的解剖学中。

也许这感觉就像用剪刀割下你的皮肤。咔嚓。表皮擦破了。不会那么痛。然后当你剪的更深时。咔嚓。咔嚓。咔嚓。然后皮肤继续变得更薄，更薄，更薄，细微的细丝掉到了地板上，然后你在流血，并且你已经剥开了手指的一部分，剥到了骨骼。咔嚓。剪断一根神经。

当人类的整个躯干都干净了之后，她已经在沉重的呼吸着。Alphys 可以看到轻微的泪痕从她眼部的花朵下面一直延伸到脸颊处。

她的躯干布满了细小的，红色的小孔，就在花朵曾经长过的地方。Alphys 提取了一些样本到罐子里，一株有着看得见的细细的，红色的根茎（神经）的花朵。

那里还有一些细小的伤口正在渗血。Alphys 不耐烦的嘘了一声，抓起了一卷浸满了酒精的纱布来清理躯干。当酒精触碰到那无数的，细小的伤口时，人类嘶嘶的吸了一口气，并且扭曲着身子，想要逃走。

目前为止，所有的事情都证明花朵从身体内部长了出来。那那些神经又会连接到哪里呢？

它们很有可能从身体内部扩散出来，从毛孔里钻出来，然后在皮肤上绽放。

Alphys 扫过她盛放手术刀的托盘，她挪了挪脸上的面具。

她从胸部的上半部分一直切到了肚脐处。人类的牙齿因为咬得太紧嘎吱作响，她发出压抑的呻吟。但是手术很精准，而且没有血液从创口涌出，只要人类不挪动身躯。

没有麻醉药。当 Alphys 把刀从创口拿下来的那一刹那，人类开始试图弓起身子，挣扎着用力弓起胸部。血液从皮肤中涌出。绝妙。

Alphys 不愉快的哼了声，扫掉了血液。心跳监测器跳的更快了。但是她还活着。

她又在竖着的创口上方横向割开了一道切口，这道创口与第一道创口垂直。又在肚脐处来了一处相同的切口。人类挣扎着。更多的血液从伤口里涌出，Alphys 需要卡着人类的喉咙来让她停止扭动。

当她停止扭动时，血液已经凝固了。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很不方便。

Alphys 探出手，拿起了另一卷纱布。她把纱布用力的挤到凝固的血液上面来擦除血痂。酒精挤到了人类的皮肤上面，然后流进了那个 *直接打开人类胸腔* 的伤口里。

人类尖叫起来。

Alphys 后退几步。那人类竭力的在束缚中扭动着，更多的血液从伤口中涌出。Alphys 不耐烦的咂舌，走向最近的柜子旁，然后带着吗啡回来了。

只用一点点来让人类安静下来。

看起来，这没法完全驱散痛苦，人类依旧在 Alphys 擦除血痂时疼的呲牙咧嘴。

解除了这个麻烦之后，Alphys 换上了一副新手套。

然后她回到了手术桌旁，在用手还是用镊子之间摇摆不定。

她选择了用手。

小心翼翼的，她把拇指插入到了人类胸腔上的创口的下边，然后用食指捏住上方的皮肤。人类在手指接触到伤口时动了动。

Alphys 剥开了皮肤。人类长长地吸进了一口凉气，再次试图弓起身子。

她希望在皮肤下边看到细微的荚果，或者长在肌肉上的荚果，在肠的外面，或者长在骨头外面。但是什么都没有。只有正常的人类器官，就像她从其他的人类身上见到的一样。这看起来很有意思 - 每处都有花边，不像她在其他的 6 个人类身上见到过的，但是也许这就是死掉的人类和活着的人类的区别。

她拿起了创口另一边的皮肤，慢慢的剥开。人类又倒抽一口凉气，然后由于疼痛而喘息。一滴眼泪从她眼睛上的花朵中流出。

更多的花边。Alphys 差点分辨不出肠的形状。看起来只有肋骨没有被花边感染，依旧能辨认出肋骨，尽管血淋淋的。

Alphys 皱了皱眉。这肯定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她掐起了一条花边 - 细小的，柔软的，由于血液而变得滑滑的 - 人类轻微的啜泣着。她拿起了剪刀，把花边剪了下来。

然后她把一小段放进了一个小小的酒精瓶里，看着血液在液体里爆开，从血液里释放着一些细丝。她用镊子捏了起来，然后在酒精瓶中摇晃着，清除旁边的粘着的血液。

她把它取了出来，它显出一种明黄色。

Alphys 又皱了皱眉。她在房间里试图找显微镜，因为她可以发誓这个东西看起来就像一片花瓣。

她又去取了另一份标本，忽略了人类的哭喊，然后清洗了样本。她把第一个样本放到显微镜下，然后摘下一只手套来拿着第二个样本。她用力的捏着标本，染黄了她的指甲。

她转向显微镜，开始观察第一个。

当她结束时，人类已经平静下来了，而 Alphys 则在在质疑下用力地写着笔记。

人类的体内长着毛茛。

她确认了一下，用一块足够小的纱布来擦去长在人类的肠道上的花上的血迹。当然，浸过酒精的纱布，所以人类一直在嘶嘶的喘息着。

花朵们很健康，生机勃勃的在肌肉上面生长的着。Alphys 捏起一朵花来看看是不是有神经与花连接着，忽略了人类痛苦的尖叫。

就是这样。她需要切开肠道来看看花朵到底长在哪。

不同寻常，肋骨上面并没有花朵。Alphys 调整着顶灯的位置，眯着眼来试图看清肺部是不是也被感染了。但是由于骨骼的阻挡，她看不清楚。

骨锯。她需要一把骨锯。

人类的尖叫听起来就像是被她自己的血呛住了一样。

她连续扭动着，但是 Alphys 依旧握着骨锯，所以有时候刀刃会滑到肺部。“别动，”
“Alphys 发了一句牢骚，继续将刀刃切入骨髓来割开骨头。

她试图打开肋骨环，但是人类的肺已经被滑上去的刀片撕烂了。好吧。她拿起了解剖刀，摁住人类的喉咙，然后切开了肺部。

里面，意料之中，长满了盛开的花朵。肺的表面被由血染红的花瓣覆盖了，当 Alphys 用一只戴着手套的手扫去血迹时，一些黄色显露出来。

人类的喉咙发出虚弱的咯咯声，在注射在血管中的魔法的帮助下继续存活着，但是她的脸色苍白，皮肤粘糊糊的。Alphys 快没有时间了。

她在周围挖了挖，想要找到心脏，挤碎了撕烂了的肺部和骨头。人类依旧在虚弱的扭动。一个心房裂开，血液涌了出来，然后从胸腔上的洞中溅出，染红了花朵和 Alphys 的脸。

Alphys 探出手，抓起一块纱布，尽可能地清理了那些花朵。人类轻微的抽搐着。

随着心脏不规则的搏动，花朵随着肌肉起伏着。Alphys 捏起一朵花，是的，它通过神经连接到了心脏上。花朵确实从人类的身体内部侵蚀，长在每一块肌肉上，包括了重要器官。

“你是怎么活下来的？” Alphys 喃喃自语道，抬起头，看向人类那雾蒙蒙的红眼睛。人类几乎死了，如果决心发动，那么写下来任何东西都将没有意义。她现在还活着已经是个奇迹了。

然后，她死了。

The Last Reset

在接受了一位神秘人的帮助后，Frisk 通过重置重新复活。这一次，她决定坚持自己的决心，与所有的怪物建立友谊，而不是一味的逃跑，Sans 不可置否。Flowey 和 Sans 必须再一次护送 Frisk 来到屏障，同时避免让她死去。他们希望所有人都能活着到达地表



The End of All Things

他应该在 Frisk 第一次在半夜来到他的房子时就察觉到不对，甚至没有一条短信或者电话告知，她只是敲敲门。自从离开地底许多年后，Sans 依旧睡的很浅，所以他打开了门，准备讲个笑话，但是 Frisk 闪进室内，看起来就像在从床上起来之后直接来到这里一样。而在他看来，她的确这样做了。

这孩子 - 其实已经 19 岁了，但是绰号从来不会褪色 - 一直没有说话。她反而只是冲了杯热巧克力，然后坐在餐桌旁，Sans 坐在对面，就像每次她做噩梦时来到骷髅兄弟的房子那样。并不是因为 Toriel 没有好好安慰她，只是...Sans 知道一些事情。只有他们知道的事情。

Frisk 没有去睡觉，Sans 也没有。骷髅跟着人类在凌晨走回了家，在离开之前，Sans 在她的肩膀上拍了拍，捏了捏，说，“好好照顾自己，孩子”。

那是三个月里 Frisk 的第一个噩梦。

已经 7 年了。自从人类带着他们离开地底已经 7 年了，成为了怪物的大使；自从怪物重新接触到人类社会已经 7 年了，虽然还有一些小冲突，但是两个种族之间的所有事情都顺利的进行着；从 Sans 觉得他拥有了未来已经过去 7 年了。

Frisk 很好的面对着噩梦。三个月过去了。当然，Sans 并不指望她的余生都不会有噩梦，因为就算是他有时候也会做噩梦，但是他觉得那只是孩子常见的噩梦。而自从 Frisk 并不想提起这些梦，他也没有追问。他只是让她喝着热巧克力，确保一切安全。

在那第一夜之后，那变得更加频繁了。Frisk 又来了，在下一周。然后两天后。直到第三周时，她几乎每晚都会穿着睡衣和乱糟糟的头发来到 Sans 门前。

Sans 问了。Frisk 没有回答。他没有追问。他不应该追问。

他觉得 Toriel 知道 Frisk 反复做的噩梦，直到有时候她会来给他们几箱 Frisk 最喜欢的茶，最喜欢的热巧克力，还有毛毯和枕头。她的眼睛微微的泛红。而她感觉就像是一个无助着看着世界在她身边崩塌的人。

如果他们一直呆到早晨，Frisk 可能会跟他说话，但是她从来不会提到她的噩梦。Papyrus 给他们做了意大利面来让他们开心，人类微笑着接受了；称赞 Papyrus 的厨艺越来越好。高大的骷髅对这些称赞眉开眼笑。但 Sans 注意到 Frisk 的微笑有一点点空洞，她的眼中也没有泛起笑意。

在白天，他依旧看着孩子去大学。她跟一些怪物学生聊着天，但是她的步伐却显得沉重。

他已经一周没有听到她的笑声了，无论是他的笑话还是她的朋友的。Frisk 只是微笑。

有一次，当 Toriel 没有送金花茶到 Sans 的房子，骷髅兄弟决定在下一次购物时买一些，Frisk 也跟了上来，她说这是她在他们家游手好闲时唯一能做的事了。Sans 觉得这是废话，自从她解救了所有的怪物后。无论如何，她理所当然的可以去任何怪物的家里。

他们经过了茶园。Frisk 拿起了印着金花的盒子，就在产品标志的下面。她长久的凝视着花朵。她甚至没有眨眼；当 Sans 轻轻的从她手中拿起盒子时，她擦了擦眼睛，那泛起泪光。

一个月过去了。Frisk 每天晚上都呆在男孩的家里，甚至在那里复习她的期中考试。她依旧没有提起她的噩梦，而 Sans 依旧没有询问，因为有时候，Frisk 看起来如果 Sans 问起来她的噩梦，她就会崩溃。

Frisk 拜访了 Toriel 执教的学校，Toriel 把教育下一代人类怪物并不危险作为一项社区服务。一些怪物跟了过来 - Sans, Asgore, Undyne - 为了保证没有人试图伤害大使 (Undyne) 和来这里参观的国王 (Asgore)。而 Sans 只是担心人类。

这里有一个后花园。Asgore 经常去那里，而孩子们也因此认识了这个“毛茸茸的山羊国王”。Frisk 盯着一处长着金花的地方，又没有眨眼，也没有移开视线，直到 Sans 碰了她一下。Frisk 颤了一下，惊讶的转向 Sans。Sans 抬起手来，低下头，“放轻松，孩子，是我”

Frisk 看着他。她的眼睛在他脸上看了一会，然后是他的脖子和衬衫，就像她在找什么东西一样。“...sans”她说。

骷髅点了点头。“是啊。我是说我的笑话还没有太过时，但你不能就因为这个就试图忘掉我，孩子。”他自嘲的笑笑。

Frisk 没有笑。她的眼睛瞥向了他的左边的牙，又一次，就像她正在找什么东西一样。

一个月后。考试结束了。夏天来了。Frisk 大部分时间都呆在骷髅兄弟的家里。当 Papyrus 由于好奇询问，Frisk 说这里更舒适。Toriel 依旧会带来生活用品，但是还带来了几件衣服。她告诉 Frisk，Asgore 希望跟 Frisk 一起种植花园。

Frisk 笑了笑，抱了抱她的母亲，说道她只需要稍微休息一下她的脑袋。作为大使和大学带来的压力刚刚显露出来，还有她的噩梦。她不想让父母肩负这些。

Toriel 沮丧的离开了。

“为什么你不跟她讲呢？”Sans 在他们睡觉之前问她。

Frisk 在楼梯上停住了。皱了皱眉。“她不会理解的” 她说。

“那我会理解吗？” Sans 问到。

出乎意料的是，Frisk 摇了摇头，答道：“不。”

Frisk 依旧没有帮助 Asgore 的园艺工作。当问起来时，她回答道 “那里有毛茛。”

Papyrus 觉得人类对那些花过敏。Sans 对这个回答迷惑的眯起了眼。

在夏天第一个月份的结尾，当他们又在午夜坐在餐桌旁，Frisk 开始说话。她的声音听起来就像是由于哭泣一样沙哑。

“你觉得他还在地底吗？” 她问。在 Sans 试图搞清楚之前，她又说道，
“Flowey？...Asriel？”

他皱了皱眉。他们之前从来没有提起过王子，当 Frisk 年轻时。她经常会由于不能拯救他而感到愧疚。

“我不知道，”他说，“为什么提到这个？”

Frisk 低下头，盯着她的杯子。她摇了摇杯子来搅动饮料，然后喝了下去。她没有再说话。

又到了下一次峰会的时候了，Frisk 与全世界的国家代表，这让她开始焦虑。Sans 在飞机上听着她一遍又一遍的练习着她的演讲，并且在她忘记时对她做鬼脸，咕哝着。他几乎都快已经背下来了。

当 Frisk 说完了最后一句话后，他等待她说 ‘谢谢你’ 然后走下台来。然而，Frisk 抬起了手，在她说话时示意着。她的手在颤抖。

“永远...” Frisk 的手颤抖着，但是她清了清喉咙，随着新的决心继续说了下去。就像不是为了她自己那样。就像为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或人。“保持善良。有时候善良是我们唯一能给予的。有时候善良就已足够了。”

一年后，来自怪物大使的这句话作为一句名言被印在历史书里，并且在学校里教授着。这被叫做大使说过的最激动人心的一句话，并且说出这一句话的这一瞬间也被记住了：19 岁的人类沉默了整个世界。学者们说那是人类和怪物的关系的转折点。一个变得更好的转折点。

但是当这句话说出来的那一瞬间，Sans 看见了 Frisk 眼睛中的泪光，然后他明白这跟她无

眠的夜晚有关，而且不知怎的，这孩子承受不住了。

当 Frisk 走下台阶时，整个会议室里充满了鼓掌声。Frisk 想要离开，人群分开了一条路，他们觉得她一定为这样激动人心的演讲付出了许多。Sans 跟着她走了出去，诅咒着这孩子让他穿着这身正装来确保他不会被赶出去。他想要待在她身边，确保 Frisk 没事，所以他跟了上来。

一出房间，他试图尽可能的跟上 Frisk。这孩子跑走了 - 很幸运，跑进了卫生间。他知道那在哪。

在空旷的卫生间中，他找到了靠在一面墙上的她，膝盖抵着胸口，哭泣着。他慢慢的靠近她，把一只手轻轻的放在她的手臂上。当 Frisk 没有反应时，他慢慢的用手臂环住了她。Frisk 靠上了他的西装，而他感到布料被浸湿，起皱。他不在乎。

“你做的很好，Frisk,” 他说，轻轻的拍了拍她的头。

Frisk 抽噎了一下，试图把脸埋进他的西服里。

“别担心，甜心,” 他紧紧的抱住她，把自己的牙齿抵到她的头发上。“你做的很棒”

Frisk 突然退开，拿起了 Sans 的脸。骷髅由于惊讶绷紧了脸，而人类则在仔细的看着他的脸，长久的凝视着他的眼睛和牙齿，然后她垂下头，再次靠上了他的肩膀。

“有时候我会忘记,” 她口词不清的说。她转头来让她的脸埋在 Sans 的衣服里，他能感觉到她的嘴随着话语靠在他的胸骨上，“我是 Frisk 而你是 Sans 而且我们不是...”

“我们不是什么？”他问道。

“不是...他们”Frisk 吸了一口气，但是是真的了 - 那也应该是真的。我会梦见。如果不是真的，我不会梦见他们。“

”梦到什么，孩子？”

Frisk 没有回答。Sans 又再次环抱着她。

他们这样呆了很久，他感觉他的骨骼都已经僵硬在这个姿势里了，或者 Frisk 已经睡着了。他打算抱她起来时，她轻声低语，如果不是由于这里很安静，他可能都听不到她。

“如果我告诉你...” 她说道，“如果我告诉你，如果当我坠落到地底世界时你已经失去了所有希望...如果你认为暴力是解决问题的答案，也是解决所有问题的答案；如果我告诉你我曾经试过保护自己，你会讨厌我吗？”

Sans 皱了皱眉。他能理解为什么要保护自己，虽然 Frisk 从来没有没有这种想法。他曾见过这孩子受到伤害。但从来没有见到过她反击过。

“为什么提到这个，孩子？”

“当我第一次掉到地底时，”她停了下来，舔了舔嘴唇。“我曾想过，如果我需要，我可能会自卫。但是怪物们都很善良，而且他们告诉我要仁慈，但是我只是在等待着伤害到来的那一刻。”她又陷入了沉默，“然后当那发生时，我已经学会了...地底世界的规则，你从来不需要伤害任何人。”

她的肩膀又开始颤抖。“而 Sans，我曾经伤害过你，许多次。我曾经杀死了你的兄弟...有时候我很好奇你是不是只是在假装是我的朋友，因为其他人都不记得了。或者你只是因为我能随时重置而吓到了。”

“Frisk 他退开，举起了人类的脸，用手指扫掉了眼泪。”听着，我不讨厌你，好吗？

“他说。Frisk 看起来哭的更伤心了。他在脑子里骂了自己一句。“那不是你，你没有做这些事情。你不一样。你不会去伤害 -”

“就是这样，Sans！”Frisk 的声音在她叫喊时听起来就像一声叹息，她推开了他的手臂，“我会。我 - 我，不是 Chara - 曾经想过去伤害别人。我在地底世界一直小心翼翼的。我没有信任任何人！我总是...总是...”人类的肩膀松弛下来。她的手从 Sans 的衣服上滑落，降在 Sans 的膝盖上。

“我并不像你们想的那样善良。我做不到他们的期望，”她说，“我因此厌恶自己。我不知道为什么。在一个毫无希望的世界，另一个我能保持善良，但是*我*做不到。”

他保持安静，等待着人类的呼吸平稳下来，胸部靠在他的身上起伏着。当她终于平静下来时，他用手扶住了她的下巴，抬起了她的头来让他们彼此对视。Sans 把他们的额头抵在一起，感受着人类的抽泣。

“我知道你做了什么，Frisk” Sans 说，“而且我知道你对此感到抱歉。而且你也知道*我*做了什么...”

Frisk 闭上了眼睛，缓慢的点点头。

“而且我原谅你，好吗？”他说，用手指轻轻擦去一滴泪珠。“因为如果我们真的失去了所有希望，你知道我相信谁能把希望带回来吗？”

他等着她睁开双眼。而当她睁眼时，他激起灵魂中每一丝的感激和真诚说。

“你。”

Unexpected

有时候，意料之外的事情会发生。

Frisk 变重了。这在刚开始的时候没什么，她需要再一次适应地表上的生活。品尝很多不同的食品，向 Sans 展示在地底里没有有的食物。她只是吃的太多了。Frisk 每隔一天都会去慢跑。没问题。

她有时会感到有些恶心，同样，这也没什么。帮助人类和怪物之间的合作有时候会带来很大的压力。这两个种族在某些方面上都很固执，但是每一步都在迈向一个明亮的未来。她会变好的。

真正在她脑海深处敲响警钟的是她短的可疑的月经期。Frisk 依旧没有在意。有时候月经是不一样的。她的虽然短的超乎寻常，但是也许是由于压力导致的。月经就像是过于挑剔的动物。只不过消失了一个月。

然后另一个月

然后另一个

Frisk 的经期现在完全迟了。她的月经期完全消失了。她绝望的试图忘却这件事，但是警钟不断的在她脑中炸响，让她头晕目眩。

在一个慵懒的周日，她独自坐在卫生间里，靠在马桶上。突然的反胃和头晕惊醒了她，幸运的是，Sans 还在睡觉。至少在这几个小时里。她还有时间来解决这件事。

深红色的眼睛充满了疑虑和慌张。

她数着日子，回忆着月份。

她的月经期已经短了三次，迟了一次了，Frisk 不可能怀孕了。绝不可能，Sans 不是人类。他是由魔法构成的，他们不能生育。

Frisk 褪去她的睡衣，盯着挂在浴室门上的全身镜中的她的倒影。

她变胖了一点

这不会是怀孕导致的

这甚至不可能。

怎么会呢？

当然，她家里并没有验孕棒。她为什么在家里有呢？这。完全。不可能。验孕棒会有作用吗？希望吧。希望她荷尔蒙的变化会和正常怀孕一样。

更慌张了，她慢慢的把手放在肚子上。用瘦长的手指环绕着它。Frisk 不能被发现去做验孕测试。大多数的人类和怪物都认识她。他们也知道人类和怪物并不能生育。Sans 可能会听到关于不忠的谣言。流言蜚语会让他心碎。

Sans 会觉得 Frisk 不忠吗？他会厌恶她吗？

一滴眼泪顺着脸颊滑落。她需要再告诉他之前再三确定。她需要事实来告诉他这是真的。

慢慢的挪回他们的房间里，找到了几件衣服，唯一在周日早上开张的是一家几个街区外的 24 小时便利店。戴上墨镜，扎起头发，她溜出了房子。

Frisk 送了一口气，便利店是空的。她唯一需要去注意的是一个打着瞌睡的红发人类收银员，她靠在收银台上，懒洋洋的看着手机；一首简单的流行歌曲从扬声器里流出。她看起来对周遭的一切都不在意。只是对 Frisk 打了个哈欠，点了点头。

Frisk 有任务要做，在长长过道里搜寻者，最后，她找到了一片随意摆放着性健康用品和其他东西的区域。避孕套，验孕棒，女性用品和其他类似的东西。Frisk 从一眼扫过的包装里拿起了一个看起来最可靠的，然后轻快的走向收银台。

收银员抬起了一只眉毛，在扫描商品的时候用绿色的眼睛掠过了 Frisk 的脸。“我不会说什么的，”当 Frisk 匆忙的把钱放到她手里，抓起了物品时，她耸了耸肩，Frisk 甚至没有拿走找零。她又耸了耸肩，重新看向她的手机。

家里依旧很安静。Frisk 偷偷的看了一眼卧室，Sans 看起来睡得很沉。一声放心的叹息从她的嘴唇中逃出，她走回了浴室，快速的关上了门。

两条线是“是”

一条线是“不”

等待着。这等待几乎快杀了她。在等待时，她思考着如何把包装藏起来。如果什么都没发生的话，她可以随便找个地方放。但 Frisk 不想在 Sans 的脑海中种下怀疑的种子。她不会对他不忠。她全心全意的爱着他。没有人或者怪物可以分开他们，甚至是死亡也不行。

时间过去了

Frisk 几乎不敢看。如果只是她虚惊一场呢？如果还有其他的，更合理的解释呢？她会看起来像个傻瓜一样。感觉像一个傻瓜一样。她深吸一口气，用颤抖的手捡了起来。

两条线

有两条线。

Frisk 几乎无法呼吸。她没办法清晰的思考。这一点都不合理。这不可能。她怎么会怀孕呢？她需要做什么？会发生什么？孩子...孩子能存活下来吗？

她哭了出来。在手巾里啜泣着。恐惧着。她太害怕了。她必须要告诉 Sans。她也无法隐藏这件事。如果她真的已经怀孕 4 个月了，她会早点告诉 Sans。Sans 注意到了肚子上的隆起了吗？他只是没有多想吗？

Frisk 用冷水冲了冲脸。她需要重新拾起她的决心，她的勇气。她必须要这么做。现在已经太晚了，已经无法改变了。

这是真的。他们马上就会有孩子。

她蹑手蹑脚的走进了卧室，靠近她沉睡着的骷髅丈夫。紧张像手一样攥住了她的喉咙，让她说不出话来。也许她应该再等等，去做早餐，或者洗洗头。当她转身离开时，Sans 的手握住了她的手腕。

“你刚才去哪了，甜心？” 他看起来并没有醒多久，但是已经足够久来让他意识到 Frisk 已经消失了一会了。

“Sans... “Frisk 咬着下嘴唇，不知道该怎么说下去。她深深的吸了一口气。吸入，然后呼出。现在，或者从不。

她慢慢的跪在床上。一言不发，拿起他的手，放在了那个小小的隆起上，“是你的。”

-

那就在这里，这是真的

Sans 能用他的手骨感觉到什么东西。当 Frisk 支起背时，它微微的鼓了出来，认真看的话能看到。比她的身体更加坚硬。轻微的红色的泪水染红了他的脸颊。Sans 的大手怜爱的抚摸着这个隆起，在那里，一个孩子在 Frisk 的子宫里沉睡着。

他的孩子。一个看起来不可能的孩子，一个真实的，属于他的，属于他深爱的人的孩子。

Frisk 坐在那里，闭着眼睛，沉重的呼吸着。她把手从她身上的隆起上拿下，握着他的手。“我很害怕”她喘息着。

她的声音把 Sans 从出神中惊醒，“甜心...我不知道怎么会，” 乱糟糟的词语从他嘴里迸出，

“我的意思是...，”他停了下来，重新整理了一下思绪，“多久了...?”

“三四个月了，”Frisk 的声音沙哑着，紧紧的握着他的手。“相信我，Sans，我从来不对你不忠- “

“Frisk，”Sans 打断了她，坐了起来，他的另一只手把发丝从她脸上拂去。“甜心，我相信。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我相信你，”他露出了一个甜甜的笑容，他比 Frisk 预计的要冷静多了。那几乎是一种近乎疯狂的冷静。

泪珠不断从她的脸上滑落，但她微笑着。“哦，Sans” Frisk 放开了他的手，然后紧紧的抱住了他，把头埋进他的肩膀，“我爱你。”

“我也爱你” Sans 的手臂也紧紧的环住 Frisk，轻轻的拍着她的背。

自从早上到下午，Frisk 几乎一直在睡觉，慢慢的清醒，然后再度睡去。Sans 并没有担心。早上的一阵恶心看起来一阵阵的袭击着她。不管是谁把它称作“晨吐”，他肯定撒谎了。

她并没有去想之后要干什么。震惊依旧让他们感到有些麻木，也为此感到疑惑。

所有已知的知识，或者所有的知识都陷入了误区；人类和怪物的区别不会让他们和睦相处的。人类有着躯体，也拥有着“决心”的祝福，而怪物由魔法构成，他们的身体与他们的灵魂紧密相连。

Sans，尽管很直白，曾经在和他们一起睡觉的时候无数次的提到过这一点。什么变了？什么不一样了？那一定跟他们在地表上度过的第一夜有关。Frisk 没有被花朵所覆盖。他们很放松，平静。最后的可能是人类和怪物的繁衍只是非常困难，而不是像之前想的那样完全不可能。对于他们来说，幸运女神可能很想要一个新生命。

去看 Alphys 的注意被提了出来。

“不。”他苛刻的语气中藏着一丝丝的恐惧，“她会在你身上做实验，”那恐惧更加明显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如果你...”他的话语沉重的压在空中。

他在依偎在床上的 Frisk 身边躺下。Sans 轻轻的抚摸着她肚子上的肿块。轻微的抚摸看起来会舒缓 Frisk 的不适。

Frisk 和 Sans 决定把怀孕作为一个秘密，尽可能的保持着。至少，他们得知道更多的细节；得知道 Frisk 经历了什么和她可能会经历什么。关于孩子长相的问题沉重的在他们的脑海中悬浮着。但更加重要的问题是孩子的健康，这必须得到足够的关注。Frisk 需要看医生，一个几小时后就能见到的医生。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都充满了电话铃声。

很多诊所直接拒绝了，有些诊所怀疑 Frisk 是不是认真的，另外的一些甚至在她继续说下去之前挂了电话。令人伤心，她的情绪和荷尔蒙战胜了她。她有时候不能控制自己的愤怒和悲伤。

Frisk 的情绪吓到了 Sans。她有一两次冲着 Sans 叫喊。但是 Sans 发现一杯牛奶或者麦片可以安抚她的情绪。这很奇怪，Frisk 以前从来没有对这两种食物上瘾。

过了几个小时，Frisk 终于找到了一个能在今晚见到她的诊所。这通电话充满了笑声和奇怪的激动，Sans 感到奇怪，但是对方没有告诉他为什么。等他到诊所时就能知道了。

夜空被稀少的星星点缀着，春天的凉风徐徐吹过。这是一个美丽的夜晚。他们决定徒步走到诊所。Sans 刚开始的时候有些担心 Frisk 的身体状态，但是 Frisk 说服他一次散步并不会伤害她的。手拉着手，Frisk 披上了在来到地表之前一直穿着的大衣。一切都很安宁。街道几乎空了，他们看见了各种各样的车辆经过，一个骑着自行车的人经过时愣了一下，肯定还没有适应看到怪物在街道上散步。Sans 对他露出了一个恐怖的露齿笑，吓到了他，Frisk 轻轻的用手肘戳了戳 Sans 的肋骨。

诊所坐落在一个单独的楼里，可能是为了不用跟许多医生一起在一个拥挤的办公室里一起工作才独自居住。

在大楼的前面有一个奇怪的“人”：一只站立着的，穿着粉色太阳裙和绿色毛衣的狗，正当 Sans 赶到疑惑时，Frisk 笑了起来。她看起来并不像一只来自 Snowdin 的狗，Sans 可能没有认出她。深棕色的毛和松软的耳朵。尾巴不听话摆动着，Sans 觉得她压根没法控制她的尾巴。

这只狗轻轻的嗅了嗅空气，转向了他们，她激动的叫了起来，“人类！人类！快来！，来这里！”她示意着，一只爪子握着一个钥匙环，“医生迟到了，所以他让我来接你们！！”她打开了门，然后把他们迎进了楼里，“我是 Chienna！请坐吧！”

“谢谢”Frisk 回应道，然后走进了楼里，Sans 跟在她身后。

就像是典型的诊所一样。一个宽阔的前台，几台电脑和打印机放在一摞纸旁边。等候室的墙上漆着淡粉色和蓝色的条纹，角落里有零零散散的玩具和数不清的椅子。一面墙上贴满了照片和卡片，Sans 只是在经过时瞥了一眼。他开始由于 Chienna 过分的激动而变的烦躁起来，他决定坐在一把看起来比较舒服的椅子上面。

Frisk 在 Chienna 翻找文件和纸张时站在桌子前。“哦，哦！在这里，人类妈妈，你需要填几个表！”她的声音有些刺耳，但是 Frisk 并没有在意，“我们没有你的记录，因为，天哪这是你第一次来这！”

”谢谢你，”Frisk 笑了笑，抓起一只放在桌子上的笔，开始回答表格上的问题。有些问题很正常：“这是你的第一个孩子吗？”“你抽烟或者喝酒吗”，还有一些特别奇怪的详细“你的性行为有多频繁？”Frisk 真的需要好好思考一下，心不在焉的数着手指头。她回头看了看 Sans，他正在用手扶着脸，听着 Chienna 不断的说话。

Chienna 突然从 Frisk 身边冒出来，她吵闹的声音变成了低语，“我...我能摸摸孩子吗？”她的手在 Frisk 的肚子旁盘旋着，“Pierce 医生告诉我在摸之前要问一下，但是...我能摸摸吗？”

Frisk 点了点头，然后轻轻的抓住了她的爪子，“当然。”然后把爪子放在了她的肚子上，另一只手轻揉的拍了拍她的头。

她吸了一口气，尾巴不受控制的摇摆起来，“你拍了拍我！我的天哪！”笑声和高兴的叫声充满了安静的办公室。

-

“对不起，我来晚了”一个高大的男人走进了办公室。他带着一个打着哈欠，蹒跚学步的，穿着一件粉色婴儿服的孩子。他把孩子轻轻放在 Sans 旁边，“这是我陪着我女儿的周末，我忘记了”

“医生！”Chienna 褐色的大眼睛闪亮起来，“这是 Dreemurr 妈妈和骷髅爸爸！”她激动的用爪子指着他们。

Sans 立刻站起了身，面对着那个男人。红色的眼睛注视着他，但是沉默着。

“你好，先生和女士，”医生微笑着，对 Sans 伸出了手，“我是 Pierce 医生，很荣幸，你选择将这一特殊情况交给我们。很高兴与你共事。”

Sans 重重的握了握手，“嘿，好的”

“谢谢你为我们坐了这么多，”Frisk 对他点了点头，“你的接待员很友好，我感觉由于她是一个怪物，这让交谈容易了很多。”

“Dreemurr 女士，我会为了帮助你们而做任何事，”Pierce 把双手搭在 Frisk 的肩膀上，“你的状况是一个奇迹。我们会从几个常规的办法开始。如果你能把大衣交给你的丈夫，然后跟上来，我们就能开始了。

“我也要去的，”Sans 抗议道，盯了医生一眼。

“我向你保证，先生，”他说道，“这只是像量体重和测身高一样简单的事，还有一些问

卷。我会在能看到孩子的时候叫你的。”

“Sans，没事的”Frisk 符合道，并且把大衣递给了他，他给了 Frisk 一个吻，然后生气的坐回了椅子上，坐在那个昏昏欲睡的小女孩旁边。

Chienna 靠了过来，轻轻的在 Pierce 说了什么，他笑着点了点头，“我和你赌了”

Sans 看着 Frisk，医生和接待员消失在走廊尽头的房子里。

Sans 独自一人。好吧，几乎独自一人，他撇了一眼旁边，正好对上了两只生动的蓝眼睛和几卷金黄色的卷发。“你好啊，孩子，”他笑了笑，试图摆出一个不那么吓人的笑容。

“Cassie，”女孩露出一个微笑，她的一颗门牙不见了。她看起来不到 4 岁。

“Sans（衫斯），”他回复道，不确定这孩子想要什么。

“沙斯（Sands）”她错误的重复了一遍，跳下椅子，把自己埋在了玩具堆里，翻出来一只猫的标本，然后把它摆在了 Sans 面前，“喵～喵～”

Sans 轻笑两声，“很不错的一只小猫，小公主。”

Cassie 笑了起来，然后试图爬上 Sans 的怀里。Sans 震惊于她并没有被一只巨大的骷髅吓到的事实。Sans 知道一只怪物能很好的融入这个角色，他曾经吓到过小孩一到两次，在杂货店里。他轻轻的弯下腰，抱起了她，把 Cassie 放在怀里。

她抓着他的毛衣，指向了之前被忽略的照片墙。

“这是什么？”Sans 撇了两眼。许多人类孩子的照片，穿着医服的看起来筋疲力尽的女人，还有一些毕业照。卡片上充满了对于帮助他们孩子的感激之情。这让 Sans 轻松了很多，这个医生大概知道该怎么做。

另一张钉在墙上的白纸吸引了他的视线，他倾身，仔细的看了看上面的潦草的字迹。

‘感谢你的尝试’

... ‘尝试？’

突如其来的恐惧击中了他，他紧张的抓住了扶手，指头陷进了木头中。有时候，孩子们撑不过来。

他怀中的孩子好奇的抬起头。焦虑和恐惧让他忽略了她的动作。他吓坏了。他需要为了 Frisk 保持镇定，他不想她为他的情感赶到压力和担心。他真的吓坏了，如果 Frisk 出了什

么事？如果孩子出了什么事？

Sans 几乎忽略了狗接待员蹦蹦跳跳的过来，“爸爸！他们已经准备好了！你难道不激动吗！我会把孩子带过来！”她激动的，刺耳的声音把他带回了现实，他慢慢地把医生的孩子交给了接待员。

“再见，沙斯（Sands），”女孩在 Sans 走进 Frisk 进的那个房间时打了个哈欠。

Frisk 坐在一张奇怪的床上，冲他挥了挥手，她张着双腿，医生正在她旁边的机器上鼓弄什么。Sans 快速的合上了 Frisk 的腿，坐在她的旁边。

“好了，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了。”医生拿起了一小瓶液体，然后把一小片清澈的液体涂在了肿块上。

冰冷的触感让 Frisk 微微颤抖，抓紧了 Sans 的手。他的眼睛愤怒的闪烁着，“那伤到她了没？”

“不...Sans，只是有点冷，”Frisk 的笑声让他放松下来。他看向她，笑了笑。

他们没有注意到医生把一个设备放在涂抹了液体的地方，“嘿，妈妈和爸爸，我们要照张相了。”

当他按下几个按钮，拨动几个旋钮后，他们一起看向了小屏幕，一副奇怪的黑白图显现了出来，看起来像黑色的圆圈。动了动镜头，一个更黑的圆圈。

“好吧，该死！我赌输了”Pierce 医生又移回了镜头，另一只手指着屏幕，“看那个，”两个明显的阴影在一片模糊的黑灰色种，“那是双胞胎，他们看起来很健康。”

-

心跳。

双胞胎正常的发育着。Frisk 的猜测是对的，她已经怀孕四个月了。只要再过几周，她就能感受到他们的动作。

Frisk 看起来并不像怀着双胞胎。医生猜测她的孩子可能离背部更近。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由于这是 Frisk 第一次怀孕，她的腹部肌肉比较紧致，。这并不会制造困难，孩子会自己移到他们该去的地方。

Sans 并不能接受这么多信息。突然发现他要为两个生命负责，而不是一个。三个生命，如果把 Frisk 也算上。

他瞥向她，他只看到了她脸上的光亮。她之前的担忧都消散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安详。他们的孩子很健康，很像人类。他们会看起来像他吗？他们怎么会不像呢。这对 Sans 来说是一个沮丧的念头。他不完全了解情况。Frisk 看起来很高兴，一只手放在肚子上，另一只手的手指扣在 Sans 的指间。他们预约了未来的检查，比平常的孕妇更多。还有一些饮食计划，可能还要咨询一些怪物。

只要 Frisk 高兴就行了。

Sans 环视整个房间，那个金发小女孩在坐在一张摇椅上的 Chienna 的怀中睡着了。午夜已经过去，一个小孩也应该感到疲惫了。他依旧对没有说再见感到一点伤心。也许下次吧。

医生把很多的书，传单和表格被装在了一个有着奶瓶花纹的包里。Frisk 最在意的物品是一张医生装好的黑白的超声波图案。那是她的孩子的第一张照片。Pierce 医生用白笔把孩子们圈了出来。对于没有训练过的人，那就像污渍一样无法辨认。不幸的是，其中一个孩子没有面对合适的方向，无法辨认他的性别。他们现在只知道他们至少会有一个女儿。

在感谢了 Pierce 医生和 Chienna 付出的时间后，Frisk 和 Sans 离开了。由于已经很晚了，和 Sans 刚刚有的保护本能，Sans 坚持要把 Frisk 背回家。

挂在他的大衣上，Frisk 打了个哈欠。“双胞胎，”她盯着黑白的图像，然后伏在了他的肩上。

Sans 有一些神智不清，所有不真实的事情一块涌来。Frisk 轻轻的推了他一下，他及时的回复道，“该死，我们没有看到小豌豆的室友”他回复道。他肯定会有一个女儿。他的小豌豆。他在看到灰色的图片时就想好了这个名字。

Frisk 被他糟糕的笑话逗笑了，她笑道，“你已经开始叫她小豌豆了？”

Sans 耸耸肩，脸颊闪过一丝红晕，“只是一个可爱的绰号。”

“这很好，”Frisk 用几个轻轻的亲吻来让他安心，“我们依旧需要想一想她们的名字，但是，我们有这个时间。”

-

Frisk 几乎立刻睡着了，但是 Sans 还是有些不安。从几分钟到几小时的安静的....思考。他会成为一个好的家长吗？他脑海中忧虑的，不安的声音肯定不这么想。他试图平息这些声音，这些声音嘲笑着他的努力。他怎么会对 Frisk 这样呢？如果她不能存活下来呢？如果 Frisk 死了，他的孩子会恨他一辈子的。如果由于一些没有想到的原因（但是完全可能的原因），孩子没能活下来，他们还会是完整的吗？

当然，Frisk 会成为最好的母亲。Sans 知道他平静的伪装帮助她接受了怀孕这件事，恐惧被期待代替。他得让她保持开心和微笑，自己解决恐惧和不安。他翻到一本 Frisk 放在桌子旁的小册子，读到多余的压力对孕妇是不好的。

Frisk 翻了个身，平躺在床上。一只手放在脸旁，另一只手放在腹部。胸部缓慢的起伏着，手指微微抽动，有时候梦话从她的嘴里逃出。Sans 小心的把她露出衬衣的卷起的睡衣抚平，然后给她盖上了被子。虽然他们的房间很暖合，但是他得确保她不会感到一丝寒冷。

Sans 怎么没有注意到呢？他注意到她双腿之间开始长毛，而他们两天前就...亲密了一次。他没有注意到她的灵魂中有一些他的魔法？或者没有注意到她肚子上的鼓起？没有。再一次平息下这些自责。手指无意识的摆弄着他的项链。

每一只年轻的怪物或早或晚的从他的父母，老师那里知道孩子是怎么来的。困扰他的是“为什么”。

好吧，“为什么”和“怎么做”。人类的身体是如此的不可思议。Frisk 与他相比是如此的娇小，然后她的身体里却孕育着两个全新的生命。甚至 Frisk 有一些她自己的魔法。

最终，屈服于疲劳，Sans 一只手环抱着他的沉睡着的妻子。拉近 Frisk，小心翼翼地不去惊醒她。把脑袋靠在她的肩膀上，轻轻的给了一个吻。

-

“Sans 你是不是为了惹怒我故意做这个？”Papyrus 生气的走到他客厅地板上的一只袜子旁。

“我得说我一直在惹怒你这方面做得非常好（原文里是 Socksessful 和 Successful 的谐音）” Sans 轻声笑笑，懒散的躺在他兄弟的沙发上。

“你难道不能去糟蹋自己的房间吗？或者你的妻子 Frisk 因为你无可救药的恶心把你踢了出来？” Papyrus 用力的睁着眼睛，Sans 才刚来几分钟就已经惹恼了他。

“什么？我不能来拜访我亲爱的兄弟吗？” Sans 假装失望地说，“那可太伤心了老兄。你伤了我的心！”

Papyrus 叹了口气，捡起了丢在那里的袜子，“你想要什么东西？我懂你。你真的想沐浴在我的伟大之下吗？你真的想我吗？”

“其实，” Sans 停下来，抓了抓头，试图找到一个合适的词语，“Papy，我得告诉你一件

很重要的事”

“好吧，说吧！” Papyrus 叉起手臂，手指在胳膊上不耐烦的敲击着。“我并不稀罕像一个傻子一样在这里站一整天。”

“Frisk 怀孕了，” Sans 叹着气说，然后坏笑着抬起头，看向 Papyrus。

这个词在空中停了一会。Papyrus 思考了一会，然后说，“Frisk 怎么了？”

可以理解，这很奇怪，而且从来没有听说过。Sans 微笑道，“这很难相信，但是- “

“不，到底怎么了？” Papyrus 打断了他，脸上显出了疑惑和恼怒，“那是什么意思？”

Sans 眯上了眼，并不觉得 Papyrus 是认真的，“...我不知道怎么更明确的说，兄弟...Frisk，额，‘估计要’ “

“那完全没有帮助，Sans” Papyrus 认真的说，“这是什么愚蠢的谜语吗？” “

“呃，” Sans 试图找到一个合适的词语，Papyrus 真的需要了解这些吗？“好的。所以，呃，该死！我该怎么... “一粒汗珠从头上滚落，“所以，” 他吸了一口气，“怀孕就是...那意味着...Frisk 身体里有我的孩子。” “

“当然，你当然会生育，” Papyrus 终于开始挥舞着他的手臂，“你不可能会成为一个好的哨兵，不！造出另一个你是你擅长的。我不相信这个。”

Sans 爆笑出生，“准确的说，我造出了两个我。”

Papyrus 捂住了脸，“这就是你想要擅长的事？？？为什么你觉得我会想要听到这个？另外两个你来折磨我？哇，多棒啊！”他的表情出卖了他，他的眼睛好奇的盯着 Sans，“他们什么时候孵出来？”

Sans 咧着嘴笑了起来，他跟他兄弟的关系并不完美，但已经比过去好了很多，“呃，我想，4-5 个月？”

“很好！他们的发育期给我规划重要计划的时间，” Papyrus 开始走来走去，一只手抚摸着下巴。

“什么计划...” Sans 担心的问。

“当然是他们的战场训练，” Papyrus 看起来很骄傲，“有些人必须做！你太弱了，而且你会作为他们的父亲，教授他们非战斗课程。他们很幸运，有一个伟大的我做他们的叔叔，

然后他们会成为不可阻挡的一股力量！

Sans 也捂住了脸。当为 Papyrus 的激动感到开心时，他也需要想办法在双胞胎降生时控制他兄弟的激情。

-

春雨劈劈啪啪的在窗户上敲响；雨水在下水道里聚集着。

Frisk 坐在客厅的窗户边，裹着黑色花边的毯子躺在红色的枕头上。一本关于怀孕的书夹在手里。尽她的全力来吸收这些信息。

厨房里传来的晒开水的哨声把她从枕头堆中唤醒。Frisk 把几袋金花茶扔进一个干净的玻璃茶壶，然后倒入了热水。厨房的桌子上放着一个茶壶，一个奶盅和一碗糖。

轻轻的敲门声，Frisk 在厨房喊道请进。

门缓缓的打开了，一只高大的羊怪物在入口处收起了伞，“我的孩子？”她叫道。

Frisk 从厨房里探出头来，“我在这，妈妈，”她注意到 Asgore 没来，“哦，爸爸很忙？”

Toriel 轻轻的耸了耸肩，“很不幸，他跟几个人类代表有些事，但是，他让我替他说他爱你。”她整齐的把雨衣和雨伞挂在了门口的挂架上，几串雨珠从她雪白的毛发中掉落。

Frisk 从厨房拿出茶壶，然后在让 Toriel 感到尴尬之前放在桌子上，“已经很久了。”

“我知道，亲爱的，”她轻柔的拍了拍 Frisk 的头，“一直忙于帮助你父亲的外交工作。”

Frisk 握着 Toriel 的手，然后带着她走到桌子上，为她的怪物母亲拉出一把椅子。给她倒一杯茶，然后回到厨房里拿出一盘肉桂麦片曲奇。

“哦，天啊，这次怎么了？”Toriel 问到，注意到桌子已经被漂亮的摆好了，看着曲奇饼放在她旁边。“那个骷髅现在怎么样了？”Toriel 挑了挑眉，她喜欢 Sans，但是她也不介意给他一段坏时光。

Frisk 重新消失在厨房里，Toriel 好奇地看着她从冰箱上拿起一个磁力贴。一张卡片？她把卡片紧紧抓在胸口，脸上绽开一个美丽的笑容。“妈妈，”Frisk 停下来，把照片放在 Toriel 面前，“我有了一个双胞胎。”

她颤悠悠的拿起照片，她也知道这照片意味着什么，“这不可能，”用手指划过她还未出生的孙女，“我在进屋时感觉到了他的魔法，我只是以为他像平常一样懒散，但是这个，”她

放下照片，转向了 Frisk，笑容中洋溢着母爱 “我不知道你准备了这个。”

“好吧，” Frisk 心不在焉的抓着脑袋，“这是一次意外。”

Toriel 笑了起来，“亲爱的，怪物的怀孕从来都不是意外。我不觉得这值得和我讨论，如果我认为这不可能，请坐吧。”

Frisk 听从了指示，坐在她母亲对面的椅子上。

“Frisk Dreemurr，” Toriel 说道，“请记住，怪物是一种于灵魂紧紧相连的生物。为了有一个孩子，在亲密关系中的每一方必须想要从她的伴侣...那里得到什么。”

Frisk 沉默着，只是点了点头。

“你可能没有对于怀孕的直接欲望，但是你和 Sans 肯定想要什么，” Toriel 抿了一口冷却了的茶，“家庭。我能理解你想要一个自己的家庭的欲望。你爸爸和我把你领养倒了我们自己的家庭里，我们非常爱你，但是你并没有出生在我们家。Sans 和他的兄弟之间有一种紧张 - 尽管修补了的 - 关系，他们的父母也消失了。”

“别担心。我爱你，妈妈，” Frisk 肯定道，不管是她是领养的还是其他，她都爱着 Asgore 和 Toriel，“即使你不是我的亲生父母，那也没关系。”

“我知道，亲爱的，” Toriel 点了点头，“你们两个肯定有一个共同的渴望，渴望着某种能把你们真正的绑在一起的东西。我唯一的问题是：怪物和人类之间的这种行为是非常危险的。我并不是想要说教，但是，你已经是个成人，也是一个母亲了，所以我得尊重你。

“所以，这跟我们的灵魂有关吗？” Frisk 问到，试图把情况拼凑起来。

“你的灵魂接受了他的灵魂的一部分，以及他的一部分魔法，” Toriel 解释道。她又抿了一口茶，“这很有趣。我不知道一个人类有足够的魔法来承受这种事情。更别提还要关联到你自己的繁殖系统。”

Frisk 把手放到肚子上的隆起上。一次谈话就进展得那么快。Sans 知道这些，对吗？这就是当她告诉他时，他能接受这件事的原因？他们都渴望着什么东西？

Frisk 和 Sans 从来没有谈过这种事。从来没有谈过未来。

两个茶壶空了，曲奇也都被吃掉了。母女之间有一场有趣的谈话。Toriel 一两次开玩笑到如果 Sans 是一个懒散的父亲，她会发火的。Toriel 很高兴当 Frisk 和 Sans 住下时，他们选择了一个大房子。也许是一个母亲的直觉？

当帮助 Frisk 洗完盘子后，Toriel 离开了。雨还在下着，她叹着气撑开了伞。

“嗨，女王陛下” Toriel 转过身来，看见 Sans 从小路上走来。
她的脸稍微冷了下来，“虽然我并不怀疑你会好好照顾我的女儿和你的孩子，但我会盯着你的，Sans。”然后沉默着离去。

他的血液都变冷了，如果他有的话。他的岳母总是能激起他的恐惧。

Frisk 回到了她舒适的床边座位上，拿起书。在听到门打开然后关上的声音时抬起头。

“甜心？” Frisk 听到他的叫声，和拉下夹克拉链的声音。他估计连‘骨头’都湿了。

“我在客厅里，Sans” 她喊道，把书放在旁边桌子上。

“怎么样？” Sans 问到，Frisk 动了动腿来让他坐到她旁边。

“你先来，” Frisk 靠向他，拉着他的胳膊说。

“好吧，Papy 看起来很冷静，” 他紧张地笑笑，“我需要想办法让他不把孩子们变成童子军。”

Frisk 咯咯的笑了起来，她得说她稍微又些吃惊。Papyrus 很古怪。她的思绪回到了 Toriel 的话上，“Sans？”她轻声地问道，紧紧的抓住他的隔壁，“你怎么不告诉我呢？我的意思是这是怎么发生的？”

他的瞳孔黯淡下来，他转过脸头，“我-我...” 结巴着，发狂地想要找到正确的词，“你妈告诉你了，啊？”紧张地笑笑。

Frisk 点点头。

“我觉得，” 他的脑子一团浆糊，“我需要做一些深入的探究来找到答案，甜心。”

“你害怕吗？”即使他并没有看着她，他也能感觉到那红宝石一样的瞳孔盯着他。他不能对她说谎。

“呵，很害怕，”很简单就能说明白。

“我也是，” Frisk 叹了口气，然后站了起来走到 Sans 前面，“但是这也没事，因为有你在哪里。”

Sans 靠了过来，他的头靠在她的胸口上，手臂环抱着她。Frisk 稳定的心跳声在他头骨上响着，“谢谢你，甜心”

-
Frisk 唱的摇篮曲是 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

四周就这么消失了。

他们的生活变成了一个循环，每过两周，Frisk 就会和 Pierce 医生约见。每过两周，她就能在同一张黑白屏幕上看到他们的孩子。她另一个孩子的是个男孩，这很有趣。双胞胎在一个胎盘里，但是分别处于各自的羊膜囊里，所以，他们是单卵双胞胎。Pierce 医生知道异性同卵双胞胎有多罕见，几乎么有听说过，除了一些变异，但是，这种怀孕也从来没有听说过。Frisk 需要定期来检查，多胞胎总是比单胞胎复杂。

二十二周。

Frisk 醒了过来，现在大概是早上三点，而不寻常的胃灼热带来的不适刺激着她。她已经让 Sans 去 15 分钟路程的一家 24 小时便利店了。Frisk 需要休息，她本来想要一些牛奶中和掉胃酸，但是，Sans 愚蠢的把牛奶都喝掉了。荷尔蒙使她感到很生气，纯粹的孕期愤怒。这变的越来越频繁，就像是不适感一样。她的脚在她站立很长一段时间后变的肿胀，她的背时不时的发痛，胃灼烧疼的像地狱。Frisk 没有抱怨太多，她的皮肤变的更加细腻，眼睛更加明亮，头发也引人注目的光滑。她很美丽。翻了个身，她耐心的等待着丈夫归来。

商店里空无一人，Sans 注意到了那个很明显缺乏热情的红发收银员坐在凳子上，玩着手机，忽略了所有顾客，直到他们来付钱。他并不怪罪她，工作一整夜一定很无聊。

他来找牛奶和碳酸钙咀嚼片...随便它叫什么。四处看了看，他找到了一个装着几罐牛奶和几盒牛奶的冰柜。这里有很多种，Frisk 想要哪种？无糖？2%巧克力？他犹豫地看向手机，不知道 Frisk 是不是还在生气。

2:55 AM

Sans：嘿 甜心，你想要哪种牛奶

等待着。他不知道她是不是还醒着？她并没有睡很长时间。

2:57 AM

Frisk：不确定，得想想...

Sans，对不起，我冲你大喊大叫。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2:58AM

Sans：没事的，宝贝。

你想要果味的还是普通的？

2:59AM

Frisk：普通的吧。

不要无糖的 ❤️

3:00AM

Sans：好的，到家再说。

买不止一盒牛奶似乎是个明智的选择。Sans 选择了两大罐牛奶放到了袋子里。他在小货柜旁徘徊着，不该买那种人类的药物。止痛药，绷带，女性卫生用品...人类需要很多药品。魔法生物就简单得多。啊哈！胃药！Frisk 告诉他要买什么了；一个特殊形状的瓶子里的白色药片。胃灼烧又是什么？他得问问她。

一阵刺耳的沙沙声吸引了他的目光。在角落里，一个男人正在从冰柜里用冰淇淋和冰棒填满他的袋子。Sans 疑惑的看着他，轻轻的笑了笑。什么鬼？

男人感觉到了注视，他看向 Sans，他尴尬的停止把冰棍往袋子里放。他咳嗽两声，“我...我的妻子怀孕了，呃，她真的需要冰淇淋...”他的嗓音随着他意识到这听起来有多愚蠢逐渐变弱。

Sans 对着他咧嘴笑了笑，理解的点了点头，“嘿伙计我也一样。” Sans 举起了胃药的瓶子，那男人脸色好看了一点。

“我...我不知道你们也一样，”他小心的选择着词汇，并不想冒犯一个长着尖牙的骷髅，“第一个小孩？”

Sans 顿了一下，人类和怪物的婚姻并不太被接受，所以，他决定撒谎，并不想把谈话变的不愉快和尴尬，“是的，你呢？”

“祝贺你，朋友，做父亲很了不起，”男人看起来好多了，“这是我的第三个小孩。我有一个 10 岁的和一个 4 岁的！”男人放下了装满冰淇淋的袋子，热切的靠近 Sans，从牛仔裤里掏出钱包。一大堆照片滑了出来，“我 10 岁的孩子，Emily 和四岁的 Jason，”他指向一张欢笑着的孩子的照片。他怎么会有那么多照片？Sans 从一瞥中数出来 40 张不同的照片。

Sans 并不喜欢这种东西，但是还是很有礼貌，“很可爱。”

“买一个有很多照片袋的钱包吧，另外，别只带她想要的东西回去，”男人开始炫耀自己的智慧，不管 Sans 想不想听，“如果怪物妻子和人类妻子一样，你需要多做一点，因为她们真的很疲倦。足部按摩和背部按摩，买一个加热垫或者热水袋，告诉她她很漂亮。”

Sans 不安的动了动，“谢了，我会记住的。他们，呃，5 到 6 个月？”
男人的眼睛闪亮起来，“嘿！我妻子也是！酷毙了，我住在附近，所以我们的孩子以后会认识彼此！”他轻轻拍了拍 Sans 的手臂，Sans 瞬间感到不适，他缩了一下，“好吧，我应该回去了，已经很晚了，她可能会担心我。到时候再见，祝你好运。”他转过身，捡起他的袋子，走到了收银台旁。

收银员从游戏上收回目光，挑了挑眉，“真的吗，伙计，几乎所有的冰淇淋。什么鬼...？”他们看起来认识彼此，那女孩敲了敲男人的头。

Sans 瞬间转移了视线。他决定听从男人的建议，去买一些 Frisk 很喜欢的糖果，两盒麦片和糖果。Frisk 在他刚买回家时就吃掉了，完全吃光了。人类售货员并没有说太多，她的脸颊通红，绿色的眼睛敬畏着看着 Sans 的每一个动作。他对她露出一个露齿笑，然后拿着找零走了；他知道她为什么慌乱。理所当然，他很强壮。

他在差不多三点半时到了家，他注意到了二楼窗户上显露出的卧室灯光。Sans 突然感觉一阵自责，她还醒着，还在等他，她的睡眠是如此的稀少。他快速的倒了一杯牛奶，把罐子放在冰箱里，决定把麦片和糖果放在柜子上。他明天再解决它们。

Frisk 打了个哈欠，刚刚获得了几分钟珍贵的睡眠时间，被 Sans 开关门的声音惊醒了。她转向 Sans 打开的门，高兴的看到了牛奶和药品。

“对不起，花了很长时间。”他把牛奶喝药瓶放在了旁边的桌子上，“人类喜欢聊天。”

“没关系的，谢谢你买来了这些，”Frisk 抓住了 Sans 的手，十指交织在一起，“对不起，我对你不-哦...哦天哪...”Frisk 僵住了，说不出话来。她突然把 Sans 的手放在她的腹部。

挪动。

他能感受到 Frisk 身体里奇怪的移动。“是不是...”Sans 没法表达，敬畏感像雪崩一样冲击着他。

Frisk 只是点了点头，高兴的眼泪从脸颊滑落。过度活跃的感情感染了她。

就在 Frisk 感受到胎动的一瞬间，双胞胎已经换了一个姿势。

她抬起双手，扶住他的脑袋，慢慢地拉近他，他没有防备，几乎失去平衡。她亲了亲他，然后又一个吻，又一个。心中充满了无法忍受的感激。

Sans 爬上了床，躺在她身边，Frisk 环着他的脖子，小心翼翼的回吻着。手指拂过她的黑发。

她微笑着，一声深情的叹息，“我爱你，Sans。”

-

Sans 在午后醒了过来，他们俩直到早晨才睡着。闭着眼，探向 Frisk，Frisk 不在那，只有冰冷的床垫。他惊醒过来，坐起来环视空旷的卧室。探出头瞥了一眼走廊，他听见了啜泣声。他陷入了恐慌。脑海中浮现出一个接一个可怕的场面。检查了浴室，没有人。他冲下了楼梯，突然在厨房滑倒。

Frisk 坐在地板上，手里拿着一大碗麦片，另一只手拿着勺子，脸上露出满足的神情。

“你...你买了更多麦片，”她擦去眼泪，又吃了一大勺。

Sans 捡起了盒子，摇了摇来检查是不是完全空了。他只能解脱般的笑笑。

-

28 周

Frisk 站在空房间的门口，绿色的胶带遮住了窗户。“需要帮忙吗？”她在她的母亲和丈夫站在房间中央，规划着婴儿间时问道。好吧，Toriel 规划了婴儿间，Sans 只是整理了周围。Sans 依旧需要适应她女皇般的气场。

“当然不用，我的孩子，”Toriel 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不知道油漆的气味会不会伤害到你。”

Sans 同意的点点头，他划开了一个油漆罐，毛茛般的浅黄色。“为什么我们不用魔法？几分钟就能弄完了。”Sans 在 Toriel 递给他一个油漆罐和刷子时问。

“骷髅，我们是家人，”她的用词很友善，但是声音很严肃。转向她的孩子，她命令道，“也许你能为我们做午饭？如果不麻烦的话？不要过度劳累了，亲爱的。”

“有道理，如果你需要我，我在楼下，”带着他们，Frisk 哪都不会去，她抚摸着肚子上的隆起点点头，走向厨房。

“现在，”Toriel 清了清喉咙，看着 Sans 小心翼翼的把油漆倒到托盘里，“我的计划很清楚，浅黄色的墙和白色的条纹。那会和黑木的床和桌子完美结合。”

“是啊，”挑战岳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吗？应该不是。那他会挑战吗？当然。“你问过甜心她想要什么了吗？”

“你觉得我没有吗？” Toriel 眯起眼睛，叉起胳膊，“我们在决定家具来源的时候就讨论过了”

趁 Toriel 转回去的时候，他翻了翻白眼，把托盘移到房间对面的角落里。Toriel 是一个专横的母亲，但是也是一个好母亲，“好吧。”

-

Frisk 的背又疼起来，她已经站了一段时间来切菜了。把胡萝卜，芹菜和土豆在一个装满水和高汤的锅里。Frisk 下楼后已经筋疲力尽了。Toriel 是对的，她需要休息。

一阵尖锐的疼痛让她弯下腰，头抵在冰凉的大理石灶台上。子宫和灵魂一起拉紧。缓缓获悉，她决定跌跌撞撞的倒在沙发上。把枕头塞到背后，盖上毯子。

怀着轻微的忧虑，Frisk 翻过了那本读了好几遍的关于怀孕的册子。假宫缩。真好，这疼痛只是一次收缩的联系。她不知道灵魂里的疼痛从何而来，那是一种不想再承受的痛苦，感觉就像她要永远承受着。还有几个月就过去了。

双胞胎突然变的非常活跃。

“你们，需要停下来，妈妈才能休息，”Frisk 轻声说道，一只手抚摸着肚脐，“一首摇篮曲怎么样，你们俩应该能听到我。”

Stars shining bright above you

星儿在你头顶闪耀

Night breezes seem to whisper "I love you"

夜晚的微风似乎轻轻地在说 我爱你

Birds singin' in the sycamore trees

鸟儿在梧桐树里歌唱着

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

愿你的梦里有我

Say ninety-nine and kiss me

说晚安吧，然后亲吻我

Just hold me tight and tell me you'll miss me

当我那样孤单忧郁时

While I'm alone and blue as can be

要紧紧地抱着我，告诉我你会想我

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

愿你的梦里有我

婴儿房里明显安静下来，两个怪物都没有再说话。一声沉重的叹息。“骷髅...Sans。”

Sans 坐在角落里，正在给地板上的花纹上漆，“嗯？”他咕哝道，并没有抬头看。

“经过思考后，”她停了一下，放下了她的骄傲，“我看起来对你不太友好。”

“呃，这倒是没有注意到，”Sans 没法不小心的讽刺一下。在他看来，Toriel 重新定义了‘岳母’的意思。

Toriel 眨了眨眼，“我比你以为的更了解你，”她退了一步；她那边的房间已经装饰好了，“我只想帮助我的女儿，我应该相信你也想。”

Sans 保持沉默，他那边的墙壁也快装饰好了。

“我对你没有告诉她很生气，”Toriel 的声音刚开始很严厉，但很快缓和下来，“你很清楚的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我以为你会逃避，这很愚蠢。就算是像我这样的老山羊也会‘犯傻’。”

“我很害怕，”大声说出来就简单多了，“我不知道我们会那样，我不知道我会那样。”

“你害怕死亡吗？”这个黑暗的词语悬在空中，“你是提供给孩子魔法的唯一来源。平常，会由父母二人一起提供魔法，但是现在，这可能会让你的生命缩短很长一段时间。”

“我知道，”Sans 沉重的谈了一口气，“我还没准备好告诉她。”

“我会相信你，这对你并不容易，”Toriel 把她的大手放在他肩上，“对不起，Sans。我会相信你。你爱着 Frisk，我也知道你会爱着你的孩子”

“谢谢，女皇殿下，”他不能否认得到她的肯定感觉棒极了。

“看起来我们已经完成工作了，”Toriel 舒展了一下胳膊，笑了起来，“是不是应该去看看你的甜心为我们准备了什么午饭？”

在楼梯上，两名怪物听见了微弱的歌声。Sans 咧嘴笑了起来，靠在栏杆上俯视着客厅。红色的痕迹在他的脸颊上显现，Frisk 舒缓的旋律填满了房间。他的甜心是如此的可爱。Toriel 轻声叹了口气，闭上了眼睛。她的手随着旋律挥动着，轻轻哼了起来。

Stars fading but I linger on dear

星光开始淡去 但是我还在这儿徘徊 亲爱的

Still craving your kiss
仍渴望着你的亲吻

I'm longin' to linger till dawn dear
我正渴望徘徊到天明 亲爱的
Just saying this
跟你说

Sweet dreams till sunbeams find you
做个甜美的梦吧 直到阳光找到你
Sweet dreams that leave all worries far behind you
做个甜美的梦吧 把所有的烦恼都抛到脑后
But in your dreams whatever they be
但是不论你的梦里有什么
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
愿你的梦里有我

-

三十二周。

“像这样吗？” Sans 问道，用一缕温暖的红色魔法环绕着 Frisk 疼痛的肩膀。Frisk 坐在他怀里，他们坐在床上。太阳早已下山，但是 Frisk 一直无法入眠。

“是的，”她喃喃道，疼痛缓缓消散，取而代之的是舒适的温暖，“不疼了。”

轻柔的把他的魔法从她背上滑下，绕过她的腰，抚摸着她已经明显的隆起。Sans 曾经直白的告诉 Frisk 看起来有多大，结果得到了冰冷的瞪视和头上的敲击。

“呃，”好奇的声音，“再来一遍。”

“什么？”他正在做很多事情。双手引导着魔法。小心翼翼的不要划伤 Frisk。他并不太适应不致命的魔法。

“他们动了，当你的魔法经过他们时，”Frisk 张大了眼睛。Sans 注意到了她的眼睛有多明亮，映出了他红色的魔法，或者她的眼睛自己在发光，是他吗？奇怪。“再来一遍！”她要求到，抓起他的手，放到她的肚子上。

手上盘旋着几丝魔法，Sans 轻柔的抚摸着 Frisk，就像她说过的那样，如果他一直把手放在一个地方，双胞胎会动。就像是把他们拉过来一样。“他们...他们能听到你，对吗？”

Sans 问道，“你能告诉他们我爱他们吗？”他叹了口气，把头靠在 Frisk 的肩膀上。

“你爸爸很爱你，” Frisk 的声音很低沉，“你妈妈也是，我们已经等不及你们的出生了。”
“你能再唱歌给他们吗？”他温暖的魔法消散了，手臂紧紧的环抱着 Frisk。

Frisk 笑了笑，吸了一口气，收回万千思绪，回忆着剩下的歌词。

Stars fading but I linger on dear
星光渐淡，但我始终对你恋恋不忘
Still craving your kiss
依旧渴望着你的吻
Yeah, I'm longing to linger till dawn dear
对，直到黎明这种渴望才能开始消散
Just saying this, yes
就想这样继续对你诉说
Sweet dreams
甜蜜的梦
Dreamin'
继续
Till sunbeams find you
直到阳光的到来之前
Keep dreaming
继续维持这个梦
Gotta keep dreamin'
必须继续
Leave your worries far behind you
把你的烦恼都远远抛开
But in your dreams, whatever they be
但不管你身处在怎样的梦中
You gotta make me a promise
你必须向我保证
Promise to me
保证你会

-

Toriel 轻柔的把梳子从 Frisk 红褐色的头发上拿下，“我的孩子，你紧张吗？”Frisk 在他们准备的时候一直不寻常的安静。

Frisk 看着镜子中，她母亲卷起她的头发，然后梳起来，“我只是担心他们不会相信我。”

“每个人都会有一些适量的怀疑，亲爱的，” Toriel 后退两步，观赏着她的作品。Frisk 的头发上装点着金黄色的毛茛发卡，梳理好的头发卷曲着。“我保证怪物都会相信你，我的话完全诚实，并且总是会得到尊重。”

Frisk 叹了口气，“我只是不想听到谣言，” 她把手放到隆起的肚子上，“当他们长大后，如果有人捉弄他们怎么办？或者有人试图告诉他们 Sans 不是他们的父亲？”

“现在想这些都太早了，对吧？” 一声轻笑，Frisk 感受到她母亲捏了捏她的肩膀，“我亲爱的孙女们会遗传那个骷髅的特征，我很确定。” Toriel 轻轻的亲了亲 Frisk 的额头，“包括他的坏笑话和找麻烦的倾向。”

“医生说他们看上去像人类，” Frisk 的担忧充满了她的脸庞，“我也很焦虑，担心。所以他们应该有毛发...对吧？”

“啊，是的，一位我们雇佣的人类妇女在我咨询她时提到过，” Toriel 微笑着抓了抓头，“我试着在那个你们一直用的网络上搜索，但是我把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了一个叫做‘Pinterest’的蛛网上。”

“网站，” Frisk 憋着笑更正，“不是蛛网。”

“我已经老了，” Toriel 叹了口气，看向房间角落里的一口老爷钟，“亲爱的，去找到你的丈夫，时间快到了。那些媒体应该快到了。”

人群注意到 Frisk 不在这里。

平常，Frisk 是公主和大使，她会去旅行，或者调解一些重要的会议。这并不简单，但是她对为两个种族之间带来长久的和平充满决心。在怀孕早期，Frisk 穿着宽松的衣服。选择宽大的衣服和宽松的上衣。现在，Frisk 的隆起很明显。而且她的背痛也无法忽略。

外交人员们惴惴不安的看着，人类大使们并没有看到 Frisk 宽容的笑脸，而是面对着 Asgore 国王坚韧而骄傲的脸。紧张的氛围在一名拜访者问道公主是不是经历了什么不好的事，需要恢复的时候提到了极点。

-

只是这样更安全了，很多事情在外面都有可能发生。Frisk 很明白，只剩下几周了。事实上，她可以在下周就去医院，如果 Frisk 想的话，她曾读到过从现在开始，孩子们任何时候都可能出生。

Frisk 还没有决定是让其自然发生，还是接受医学的帮助。一边来说，怀孕是一件让人筋疲力尽的事情，她也准备好结束这一切了。从另一边来说，她并不知道现代医学会对这些孩子有什么影响。她叹了口气，看向镜子。发卡很漂亮，毛茛已经成为了她的决心的标

志。Frisk 会坚持下来的。事情会变好的。

家人们决定对媒体保持神秘。人类和怪物记者们集结在 Toriel 和 Asgore 的家门前。他们的家，虽然并不像宫殿一样，但是一个赠予他们的大庄园。世界改变了很多。Ebott 山边上不再有一个小村庄，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拥挤的城市。

Frisk 走在她父母家中的走廊里，正要经过一个转角时，她听到了对话声，赶紧缩了回去，小心翼翼的听着。

“我不在乎她是不是对你生气了，我不会让她参加的，”她立刻意识到这是 Papyrus 的声音。他听起来怒不可遏。

“我说，她不在意，”另一个声音喊了回去，是 Undyne，“她只是又些伤心，一件如此大的事情竟然瞒着她。”听起来很诚实，Frisk 心中愧疚的疼了一下。

“放屁！”Frisk 缩了缩，愤怒的 Papyrus 又提高了他的音量，“Sans 告诉我她出现在他的房子里。她在晚上偷偷摸摸的走了进去。难道那个傻瓜科学家觉得对还在人类体内孵育的侄女和侄子做任何事都是明智的选择吗？”这情形既让人暖心又让人害怕，“不管谁伤害到了孩子，我都会杀了他，”片刻的安静。“我足够清楚了吗？你皇家守卫的任务比任何事情都重要。”他对还未出生的侄女和侄子的忠诚很明显，可能太明显了。希望他可以放松下来。

Frisk 听到了一声沮丧的叹气声，“是的长官，我明白了。”

“现在解散，Undyne，”靴子重重的脚步声渐行渐远。

Frisk 从角落里探出头来看 Papyrus 是不是已经走了，然后撞上了高大的 Papyrus。Frisk 抬起头，眨了眨眼，不知道该说什么。他看起来总是很生气，要理解他到底想说什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看起来孩子们并不会从你那里继承到敏捷，”他的表情比平常缓和，他的话听起来像一个笑话。Frisk 惊呆了。她偷偷想到如果他在笑一会，他的脸会不会裂开。

“对不起，我不该偷听，”最好还是道个歉，Frisk 想，“我正要去找 Sans，并不想-噢！”孩子突然的挪动让 Frisk 弯下了腰，靠着旁边的墙支撑着。

这动作惊动了 Papyrus，他不得不没有准备的帮助一个怀孕中的人类，“你还好吧？”他问道，语气中带着明显的忧虑。

“还好，”Frisk 吸进一口气。孩子的动作，不幸的是，紧接着的是一阵宫缩。“他们只是做错了事，”她脑海中突然蹦出一个念头。Frisk 赶紧抓住 Papyrus 的手套，然后放到了她

的腹部。“你还没有见过他们，对吧？” Frisk 轻轻笑笑，眼睛闪闪发亮，“他们还在挪动。”

Papyrus 沉默着，并没有对视，但是 Frisk 发誓她看到了他脸上的红晕。一会后，他慢慢的拿开了手，他的眼神在 Frisk 和他的手之间徘徊。

“继续吧，” Papyrus 的话语有一些笨拙。在离开院子，继续他的职责之前他拍了拍 Frisk 的头。没有说话，在走廊尽头消失了。

“我不觉得那个大骷髅头理解，因为怪物小孩有一些区别，” Frisk 转过头，看到 Sans 站在她身后，“该死，”他顿了一下，看向她美丽的脸，“你母亲弄的头发总是让你看起来那么有魅力。”她感觉到他的手臂环绕着她，他甚至可以把头靠在她的肩膀上。“紧张吗？”不幸的是，看起来所有人都知道 Frisk 的感觉。

“是啊，这会变的很有趣的，”深深的叹了一口气，Frisk 把头靠在他的肩上，“走路已经让我筋疲力尽了。”

“你会想念作为一个鱼缸的时刻？”Frisk 几乎没有注意到 Sans 把手滑到她衬衫下面，放在她的肚脐上，“爸爸在这，扶着妈妈。”Sans 对着 Frisk 的肩膀低语，希望她的骨骼可以把他的低语带给孩子。

Frisk 低下头，衬衫下透出一股红色的光，一阵舒适和温暖的感觉让她昏昏沉沉，“你的孩子不是金鱼...”她挑逗的撅起了嘴，魔法消散了，疼痛也慢慢减弱。Frisk 放松了下来。

“感觉好多了？”Sans 问道，把手从她的衬衫下拿开，然后系上了下面几个崩开的扣子。

“好多了，”Frisk 转过头，亲了亲他的脸，“谢了。”

“任何事情，为了我的甜心和我的小精灵们。”他咧嘴笑了笑，Frisk 轻轻的扇了他一下。

“小孩！不是金鱼或者小精灵，”Frisk 开玩笑地笑着，直到灵魂里的一次震颤让她静止下来，抱紧了自己。

“甜心？”恐惧和担忧瞬间占满了他的脸。

“没事，没事的，”疼痛就像来时那样很快消失了，“走吧...但是，我得去上个厕所。”

-

“Toriel 女皇，你什么时候知道公主怀孕了？”一名金发的人类记者喊道，笔整洁地夹在头带旁。

“公主！为什么花了那么长时间来确定这件事？”一只娇小的兔子跳了上来，试图经过一个瘦长的人类摄影师。注意到了她的尝试，他挪了一步，让开了路。

“不忠的行为会如何影响你的婚姻？那会影响到王位吗？”一只斯芬克斯猫叉着手臂问道，一只鳄鱼记着笔记。

Frisk 站在她父亲旁边，他宽大的手掌轻拍着她的肩膀。Asgore 笔直的站着，尽管他的外表和过去的行为看起来不像，但是他是一个友善的怪物。当然，有时候他很难展示这一点，毕竟他很忙。他的友善通常体现在不经意的动作中。

Frisk 能听到她母亲在说话，但是听不清她说了什么，所有的声音都听起来模模糊糊的。太多人类和怪物了，太多新人了，也许还有一两个医生。她扫视着人群，试图找到几个熟人。Papyrus，Undyne 和 Snowdin 的狗夫妇试图把记者拦在台下。

一个敏捷的褐色影子从人群中挤出，是 Chienna，只是由于她开心的挥舞着手臂，试图抓着 Frisk 的注意力，她的肩膀上坐着 Pierce 医生的女儿，Cassie。Frisk 害羞的挥了挥手，Chienna 似乎要开心的蹦起来，尾巴激动的摇着。她跟医生站在一起，Pierce 只是在 Frisk 看向他时点了点头，笑了笑。

Frisk 看向站在她身边的 Sans，他看起来很生硬且不耐烦。记者看起来对他并不感兴趣。所有抛向他的问题都是关于离婚和感情的。Frisk 拉着他的手，安心的捏了捏。

“孩子们同时是怪物和人类出身的，”Frisk 再次投入 Toriel 的讲话中，“这是一个空前的事件，但是这也像日出一样真实。”

一阵沉默扫过人群，低语消失了，怪物和人类同时震惊。

“尊敬的女王，”一名褐色头发的女子说，“请意识到你的宣言会改变我们已知的一切，和你们已知的一切。”

“我们知道，”Toriel 低下头，“现在，事情已经不同了，随着混血孩子的出现，我想要借此提出更多的社会法律。”

“无意冒犯，”之前的金发记者插了进来，“但是这些孩子会归属在哪里？如果他们既不是怪物也不是人类，我们真的希望他们夹在两个社会中间，然后从中获益吗？”

Frisk 胸口中的灵魂又一次震颤，一声轻微的喘息吸引了 Asgore 的注意，他安静的低下头，担忧地看着小巧的 Frisk。她假装平静下来。但是用眼角小心翼翼地盯着 Frisk 的 Sans，并没有放心。

“不幸的是，” Toriel 停顿一下，试图清除声音中的愤怒，“那已经冒犯到了我们，但是，我理解这个疑问来自于恐惧。对于未知的恐惧。” Toriel 保持镇定的能力比其他的怪物都要好，“我们都有对于未知的恐惧，但是他们仅仅是孩子。请不要提前判断他们的好坏，他们还没有出生，也没有做任何事。

突然，眩晕感袭来，她灵魂中的疼痛加强了。咬着嘴唇压抑着哭声，手紧紧的抓着 Sans，Frisk 甚至担心她会不会抓碎他。她不能哭出来，不能让别人觉得出了什么事。她得保持宁静，直到会议结束。只有 30 分钟。子宫里一阵收缩让她疼的弯下了腰。她的身体不会轻松下去。深呼吸，她靠在 Sans 身上支撑着。一直摇着头，甚至 Sans 还没来得及让她休息，她不需要坐下，她没事。她经历过更糟的。Sans 看着他妻子固执的，迷人的决心。

Asgore 注意到了沉默，他走到不适的 Frisk 身边，然后走开了。Asgore 点点头，轻拍一下 Toriel，她停顿下来，Asgore 把情况告诉了她。

“不幸的是，今天的会议结束了，Frisk 需要-”

她母亲的声音突然消失了，她周围的世界淡化成静止的黑色，然后她发现自己在浴室里。Sans 本能的把 Frisk 转向马桶，正当她要吐出来时。

“对不起甜心，”他拍着 Frisk 的背，让她从传送带来的恶心中缓解下来，“我得带你离开那里。”

Frisk 只能点头，哼哼着回应，沉重的呼吸着，直到她能站起来。“我...我要躺一会。”

“我可能也需要，” Sans 探出手摘下了发卡，头发依然轻微的卷着，盖在她脸上，“如果我们需要去医院或者其他事情，叫醒我。”

Frisk 点点头，离开了厕所，笨拙的砸在床上。在 Sans 走进房间之前睡着了。

-

夏日的风从草丛中拂过，天空似乎永远都如此清澈。

Frisk 感受到凉爽的清风和温暖的太阳照射在她的皮肤上，她意识到她在做梦，她在家，躺在床上。但是这挺好的。她很久没有做梦，没有好好休息过了。大部分是由于不适感和每小时用一次厕所的需求。

坐了起来，她看向周围，一个清澈的池塘，远处看起来像 Ebott 山。野草和香蒲长满了池塘边上，Frisk 突然发现自己在湖畔，她不记得走过来的过程。她不认识这个地方，城市应该这里，而不是一块空地。感觉好空旷。

金黄色毛茛的闪光把她的目光从湖中吸引过来，她探出手，拿起一朵。

清理了上面的泥土，她注意到了两个清晰的痕迹，花朵的中心的背面是淡粉色的，花朵上有一个凹进去的字母 V。

Frisk 看向周围，看到了另外几朵毛茛。她决定沿着岸边收集它们。一共七朵，每一朵都有一个漂亮的粉色花心。

V-i-v-a-l-d-i

“Vivaldi,” Frisk 大声读了出来，花朵在她手中消散成了粉色的灰尘。她看着灰尘被风吹走，吹到附近的树旁，心中暖洋洋的。另一朵金黄色的毛茛长在树枝上。这些有一些细微的差别，花心是浅蓝色的。同样有一个字母 V，她开始在周围的树林里寻找，每一朵毛茛都有一个字母。又是 7 个字母。

V-e-r-d-a-b-a

“Verdana,” 就像之前的一样，这些金黄色的花朵也消散了，粉尘就像花心一样是蓝色的。“Vivaldi 和 Verdana。这是名字吗？” Frisk 不确定她在对说说话，也许超出她理解的什么东西送给了她一场梦。

Frisk 和 Sans，十分羞愧的是，还没有给孩子们起名。他们没有时间。Frisk 还有几周就要生育了。这件事看起来那么接近，也那么遥远。

一阵不适的湿感惊醒了她。刚开始很疑惑，她尿床了吗？她目前为止都没犯错呢。

然后，她意识到了。

Frisk 的羊水破了。今天早上感觉到的疼痛是产前阵痛，或者至少是个开始。她喘着粗气叫醒了 Sans，“我们现在就得走！”

-

一名友善的中年护士帮 Frisk 换上了病号服。这并不是一件舒适的衣服，硬邦邦而且粗糙。Sans 玩着衣服背后的结，当护士不在看时，他会亲亲她的露出来肩膀。

Frisk 躺在枕头上，幸好他们有一个私密的房间。Sans 走来走去，看着那些设备们，最后终于找到了能做的东西，看着房间对面的电视。

“Vivaldi 和 Verdana,” Frisk 打破了寂静。

Sans 从电视上转过头来，一个金发女人正在做看起来很可怕的食物，“什么？”

“听起来很蠢，但是我做了一个梦，女孩叫 Vivaldi，男孩叫 Verdana，” Frisk 嚼着几个护士给她的冰块。

“Vivaldi 和 Verdana，” Sans 重复道，思索着，“我觉得可以啊。”

“是‘可以’还是‘很好’？” Frisk 僵住了，稍稍对他的不投入有些恼火，“这是他们之后一直用的名字。”

“不，我的意思是很好，我很喜欢，” San 坐在轮椅上滑到 Frisk 旁边，这是他从房间里的衣柜里‘借’来的。他勉强挤了进去，但是很快迷上了滑来滑去，“我是个起名废，所以很高兴你想出来了什么，甜心。”

Frisk 发出了一声痛苦的呜咽，她灵魂和子宫中的收缩挤走了肺中最后一丝空气。

“疼吗？” Sans 问道，探出手来找她的手，Frisk 瞪了他一眼。

“不-不太疼，” Frisk 的话中透露着讽刺，她又忍受了另一次收缩，“去-去拿一些冰块。”

Sans 点了点头，把自己从太小的轮椅中解开，“马上回来。”

他当然意识到了医院会充满了女人。一种尴尬的感觉在他游荡时悬在空中。有些人在呼喊，有些人在尖叫，还有一些在哭泣。特别是一个女人，生气的在走廊里徘徊，用 Sans 从没听过的语言说这话。每一个词语都听起来很生气。他决定避开她。Frisk 的怒火跟这些人的相比，只不过是一次散步罢了。

“嘿，骷髅！” Sans 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他转过头来。

那个几个月前在便利店里遇到的男人。他正在推着一个坐在轮椅上，抱着一个新生儿的安静的金发女人。“嘿，我看到报纸了，喔，太棒了！”

“呃，好，嗨，伙计，”他不确定该说什么，“这是你的妻子？”

“是的，这是我的 Katya 和我们的女儿 Cynthia，”女人笑了笑，抱紧了孩子。

“Привет（嗨）”她的声音轻得像歌声。

Sans 完全听不懂她在说什么。他从来没有听过这个词语。他对着男人耸了耸肩。

“哦，抱歉，她并不太会说英语，”他抱歉的笑笑，“她打了个招呼。”

“哦，嘿，”他试图摆出一个不吓人的笑容，“我得走了，我妻子需要冰块。”

“没关系，我理解，”男人耸了耸肩，“祝你好运！等 Katya 能走动时我们就出院了，到时候再见！”

就像是自来熟一样，男人消失在了走廊尽头，Sans 决定保留一些恐怖的秘密。那男人完全过于热情了。

在周围环绕了 25 分钟后，Sans 终于找到了一名护士帮他拿到冰块，医院的工人看起来过度劳累，而且匆忙。那个帮他的护士看起来站着就能睡着。她拿到她能找到的最大的纸杯，装满了冰块。她在递给 Sans 的时候疲惫的笑了笑。

走廊里哭声的合唱还没有停止，他开始同情每一个忍受着疼痛的女人。最后他找到了 Frisk 的房间，他找冰块的任务结束了，他微笑着走进房间，“对不起花了那么长时间，甜心...”古怪的是，Frisk 拉上了她床边的窗帘，保持安静，“你还好-”

就像是他失去了说话能力一样。Frisk 坐在那里，脸上充满了焦急的泪水，压抑的哭声从她的牙缝中逃出。她手上的灵魂被拉出了身体。看起来...很不同。细细的白色魔法从上面浮出，就像一个毛线球。白色的魔法在 Frisk 身体上聚集，在他们的孩子休息的地方。

“帮...帮帮我，”Frisk 呜咽着说道，用尽全力呼吸着，嘴唇由于紧紧的咬着几乎在流血。

他的脑子花了一会才解冻，这看起来更像一个怪物的生育。他能解决这事。只不过是魔法的转移。他做不了什么，除非这个过程结束了。他立刻到了 Frisk 的身边，手捋着她湿透了的头发，“马上就会没事了，甜心。”

“这...这”魔法又一次扯动，Frisk 喘着气，“这太疼了求求你，”词语几乎听不懂。呼吸，Sans 咬紧牙关，看着她发出一声声痛苦的尖叫。他感觉好无助。

一名附近的护士终于发现这里的尖叫声盖过了其他的声音，跑进了房间，跟 Sans 一样的反应。“我对魔法一无所知，”她的声音很慌张，她所有的医学训练都没用了，“我去找医生。”

Sans 翻了个白眼，注意到他并没有看到任何的怪物医生或护士。没有可以帮到 Frisk 的人，但是他们可以指导和安慰别人。

疼痛突然达到了顶峰。Frisk 的脸变红了，胸口急促的起伏着来呼吸，随着最后一道魔法消失了。她瘫倒在床上，Sans 帮助她把灵魂归位。她筋疲力尽了，但是依旧哭着，至少现在只用忍受一种疼痛。心脏依旧由于折磨高速搏动着。

马上，一名医生和几个护士跑了进来，检查着图标和机器。Sans 听着他完全不明白的对话。扩张？她已经扩张了？他注意到 Frisk 的腿抬了起来，她紧紧的抓着他的手。任何事

都沉默着，Sans 听不到，也无法理解。所有事都发生的那么快，也那么慢。他感觉如此迷茫。手现在在他的脸上，他的头骨很疼。他哪里都疼，每一块骨头都在经受他想像不出的疼痛。

Frisk 在尖叫，一名护士向她呼喊。

是个男孩。

还有另一个，在后面。

是个女孩。

他孩子刺耳的哭声把他从呆滞中惊醒。麻木一波波的从身上席卷而过。他立刻明白了。

他开始变老了。

“S-Sans...你还...好吗？” Frisk 虚弱的问，护士已经把两个新生儿放到了 Frisk 怀里。虚弱的手臂抱紧了他们。

“好...” 他把视线从他的手上转移到 Frisk 和新生儿。再一次沉默下来，直到两名护士抱起了孩子，然后带走了，“他们要去哪？” 他变的有些慌张。

另一名护士笑了，“去育婴室，你可以跟着我去看看，如果想去的话，” 她探出手，“我们需要帮你妻子清洁身体。”

护士带着他到了一个有一个大窗户的房间，护士告诉他不应该进去，但是她会有一个例外。她带着他来到角落里的两个童床旁。

他们看起来很像人类。苍白的，带着几缕红褐色的头发。他们看起来已经很像他的甜心了。他小心翼翼的亲了亲他儿子，他儿子的脸皱了起来，睁开了一只眼。

黑色的眼白和红色的瞳孔。

Sans 咧嘴笑了笑，他的孩子还是看起来像他。

-

Frisk 安详的睡着了，有人帮她把头发理好，用发卡固定住了。月亮挂在夜空中，从开着的窗户中散发着苍白的月光。房间很沉闷，很高兴有人想到让新鲜空气流入。

一阵微风从她脸上拂过，



(Rest now You did perfect)

(现在休息吧，你做的很完美)

Sans 在一把别人慷慨的借给他的椅子上打着鼾，那是整个医院里唯一能让他舒适的睡着的椅子了。

Frisk 的眼睛缓缓的睁开，她好像听见了什么微弱的声音。她打了个哈欠，重新闭上了眼睛，那一定是她的想象。她没有力气去管了。

她需要休息一整天呢。

-

Anything for you

“他们会准备热巧克力吗？”7岁的孩子问到，手紧紧抓着他父亲的手，前后摇摆着。

“不知道，也许吧？”Sans 笑着回答，“你怎么样，小豌豆？”

“哦嗯”他的女儿点了点头，紧紧的抓住 Sans 的头，坐在他的肩膀上。一阵狂风让她颤了颤。Sans 用他另一只空闲的手拉起他的帽子，盖在她肩上。

这是一个温暖的二月的下午，一个完美的堆雪人和打雪仗的天气，雪刚刚融化，正好可以保持形状。三人组参与了一两场在院子里的雪仗，然后决定去参加双子的学校举办的冰雪狂欢节。

本来 Frisk 要去接他们的。她很乐意参与那里的家长-老师协会，但是，一些工作需要她。技术上来说，作为怪物的公主和大使意味着有时候她的父母需要她作为外交人物出场。Sans 告诉她她穿上装点着三角符文的衣服时看起来有多正式，多好看。那扫走了她想要阻止 Sans 帮助的欲望，走出了门。她笑着保证她会晚点陪着他。

“爸爸，他们会有曲奇吗？”Verdana 问道，对食物非常感兴趣，“汉堡呢？”

“估计会吧，”Sans 耸了耸肩，孩子们的健康胃口肯定来自他，而不是 Frisk。

狂欢节在当地的一个公园里举行，离他家有一段距离。巨大的彩色横幅和旗帜映入眼帘，几个棚子正在提供食物，还有很多高兴的孩子激动的跑来跑去。公园中心有一个巨大的冰冻池塘，家长和小孩在溜冰。

“嘿！Vivaldi 和 Verdana，你们来了！”一名老师叫住了走廊里的 Sans 和孩子们。

“嗨，Hanwell 小姐，”双胞胎说道，一起咧着嘴笑了笑。

“Dreemurr 夫人今天来不了吗？”老师在紧张着看着 Sans 问道。她太矮了。

“是啊，一些怪物的工作，”Sans 的声音中隐藏着骄傲，“那边需要她。”

“啊，多甜蜜啊，”Hanwell 小姐笑了笑，“你们喜欢和爸爸一起出来玩？”

Sans 眯了眯眼，一个奇怪的问题。

双胞胎认真的点了点头。

“你们玩的高兴，好吗？”她看起来对他们的回答很满意，“Dreemurr 先生，我们在池塘边上准备了野餐桌，如果你想和其他家长聊天的话。”

“好的，” Sans 回答道，走开了，心情依旧因为她的问题感到有些酸涩。他的孩子为什么不会喜欢跟他一起出来呢？他为他们花费了那么多时间。

找到了一个空着的野餐桌，Sans 把 Vivaldi 从肩膀上抱下来，放到地上，轻轻的缕了缕风吹过的头发，“你们现在想玩什么？”

“我想要在那里建一座城堡，” Vivaldi 指向一处孩子们建了一些雪人和雕塑的地方，“我能去吗？我看到了 Cynthia，” 一个金发小孩正在建一个看起来像是雪猫的东西。

“好的，去玩吧，小豌豆，” 他趁她跑走之前轻轻的在她额头上亲了一口。“你呢，伙计？” 他转向正在激动的蹦蹦跳跳的 Verdana。

“打雪仗！” Verdana 马上就像跑走，Sans 抓住了他的胳膊，把他拽了回来。

“慢点，小子，” Sans 从他头发里抓出了一条松了的发卡，“你确定你不想变成一个骷髅吗？” Sans 在给他儿子梳理头发时问道，发卡歪斜的偏向一边，“你真的需要去理发了，伙计。”

Verdana 摇了摇头，“我理完发他们就不想和我一起玩了。”

噢。真伤心。

“好吧，去玩吧，我就呆在这里，” 他的儿子跑向了一块 Sans 只能描述成“雪球战场”的地方。呃。Papyrus 估计能玩的很开心。也许。或者带来无法想象的混乱。

Sans 打了个哈欠，一只胳膊撑着他的头，眼睛在正在建造城堡的女儿和用雪球砸其他孩子的儿子之间切换着。这里应该是让家长们聊天的地方，但是甚至没有人来打个招呼。他认为这是因为他是一个高大的骷髅怪物，而附近的人基本都是女人和一些穿着花哨大衣的男人。噢好吧，他也不想聊天。他和买蛋糕的 Sally Jo 能有什么共同点呢？为什么所有的人类母亲都留了同样的短发。

“你在这里做什么呢？骨头？” 一个粗哑的声音问。

Sans 忽略了他，不想陷入争辩之中。Vivaldi 正在给她的城堡建墙，那比于一些可能的种族主义蠢货交谈有趣多了。

“没有耳朵听不见我说了什么？” 男人依旧没有放弃。

Sans 翻了翻眼睛，用眼角看着他。男人看起来有 1 米 8，比他矮，周围还有 4 个不同年龄的男孩。“没事，想坐下来吗？我可是很‘骨独’”

“还挺幽默，哈？”男人似乎并不接受笑话，“你知道我他妈的在问什么。我没有在周围看到任何骷髅孩子，你不会去偷其他倒霉孩子然后吃了他们吧？”

这家伙认真的吗？Sans 笑了出来，露出了他的尖牙，“得在他们年轻时，骨头还软时吃啊。”这可能会让情况恶化，但是激怒这个混蛋很有趣，“人类小孩配芥末可棒了。”

“你这个该死的变态，”男人赶走了男孩们，“你在这里干什么？”

“拜托，我在看我自己的孩子，”乐趣消失了，这变的很不必要的烦人。

“我告诉你我没有看到任何骷髅小孩，”男人重复了一遍，就像是那能让 Sans 变的不可信一样。

“哇，我猜那意味着我的孩子看起来不象我，对吧？”如果讽刺能杀人的话，男人现在已经死了，“带着毛茛发卡的孩子是我的。外面很冷，所以你应该冷静一下。”

“倒霉孩子，”男人讥笑道，“他们的母亲有一个肮脏的继父。”

Sans 捂住了脸，天哪跟这个家伙对话太痛苦了，“去买一份该死的报纸，他们是混血双胞胎。”他孩子的出生曾被重点讨论和提及，作为第一对混血儿。Sans 几乎被男人的无知震惊了。“我不觉得你能读懂，朋友。”也许 Sans 应该让 Papyrus 过来，人们总是让他一个人待着。

很明显，那个男人不像再听 Sans 的废话了，他怒气冲冲的走开，坐到了远处的一张餐桌上。他喊了一个男孩过去，然后悄声说了什么。

Sans 完全不在意，希望那会成为一天中最有趣的事情。Vivaldi 宏伟的城堡就要建成了，Verdana 终于被他的同伴击败了，雪球直接砸在了他脸上，“这是你应得的，伙计” Sans 笑了笑，Verdana 一直在用魔法阻挡着雪球，然后攻击他的同学。当他终于由于使用魔法感到筋疲力尽时，其他小孩看到了机会，高兴的把他扔到了一堆雪里。

一声尖叫让 Sans 从他儿子身上转移了注意力。

一个男孩，之前那个混蛋的一个儿子，抓着 Vivaldi 的头发把她的脸埋在了雪里。

瞬间 Sans 就到了她旁边，男孩被 Sans 的突然出现吓得尖叫起来，“我...我爸爸让我...别吃我。”

Sans，只担心他的女儿的情况，给了那孩子一个残暴的瞪视，吓跑了他。

雪被染红了，Vivaldi 的城堡本来由雪，冰和石头组成。她的鼻子现在大量的流血，右眼下有一道伤痕，脸上有着青肿的痕迹。

狂怒。

他怎么敢。

他怎么敢让一个孩子伤害另一个。

他的小豌豆。

Sans 能把男人烧成虚无。没有人甚至知道他存在过。只留下灰烬和焦痕。把他扔到空中然后砸下来，粉碎每一根骨头。把这个混蛋生吞活剥。他能让 Sans 变成一个怪物？他会得到一个怪物的。

左眼闪烁着红色的魔法，右眼空洞，带着怒火抖动着。噢，Sans 能杀了那个傲慢的混蛋。人类太容易摧毁了。

“爸...爸爸...”一声轻微的啜泣，又一声，然后变成了大声哭泣。温暖的泪水从 Vivaldi 脸上流下，血从她脸颊和鼻子里渗出。

Sans 从愤怒里清醒过来，“小豌豆...”他发狂似的在周围找能清理她脸的东西。她的围巾是他唯一能找到的布料，轻触，擦掉血迹，“Verdana,” Sans 喊道，用手势叫回了男孩，“我们回家。”

Verdana 跑了过来，高兴的抓着一个孩子，“爸爸，Richie 能过...”他的话在看见妹妹的脸时安静下来，血迹和青肿。转向了那个小孩，脸色冷了下来，“也许，下次...”

Sans 抱起了 Vivaldi，抓起了 Verdana 的小手，向公园出口走去，Vivaldi 在 Sans 的大衣里大声抽泣着。

Sans 在那个男人靠着的桌子旁听了下来，沾沾自喜的神情覆盖了他的脸。“Verdana,” 他听了一下，“去那边拿一杯热巧克力,” 指了指那个老师把热饮发给学生的货摊。

当 Sans 确定 Verdana 听不见后，他遮住了 Vivaldi 的一只耳朵，把她的头按到他的大衣里盖住了另一只。

“听着，混蛋,” Sans 吐了口唾沫，踢了一下桌子来让男人注意，“你真的很走运，我的妻子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因为如果她不是，”他恐怖的狞笑道，眼睛黑下来，“你将横尸此地。”一句空洞的威胁，但是已经足够了。

-

当他们到家时，Frisk 还没回来。这给 Sans 一些补救的时间。

Sans 把 Verdana 放在沙发上，打开了一些儿童频道。他快速的把 Vivaldi 带到卫生间来检查伤口。让她坐在柜子上，看着她的脸。

“看起来没破，”他小心翼翼的用湿纸巾擦去了鼻子旁和脸上的血迹。“我很...对不起，小豌豆。”

“为什么，”Vivaldi 的脸上有一点情绪，她从疼痛和哭泣中感到累了，“我什么都没做。”

“我知道，宝贝，人们很蠢，”他能说什么？也许如果 Frisk 带他们去的话，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了，她可能明天也有事。他们的生活会很难，而且这是他的错。“我很爱你，记住，我会一直在这里。”

“我的围巾脏了，”小女孩的眼睛在看向沾满了血的围巾时暗淡下来。

Sans 考虑了一下，解开了自己脖子上的围巾，叠了起来，“有些长，但你会长大的，”他把他黑红色的围巾递给女儿。

红色的眼睛睁大，明亮起来，她紧紧的拿着围巾，“谢谢，爸爸。”

“任何事情。”

Calc

When we grow apart, it's destiny - It's just how it was supposed to be,

错过说到底是命运 - 这是已注定的事情，

But I know that I'm not strong enough to accept that so easily

但我知道我并没有坚强到 可以轻易接受这一切

Each and every single answer that comes my way Are sold at too high a price for me to pay

我的每一个答案 都让我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They rob me of the courage to leave it all and move on

他们夺走了一切我向前走的勇气

The song that I once sang and gave to you

曾经我献给你的歌曲

It's now just a sad love song, overplayed a time or two

现在只是一首浮夸的悲伤情歌

Let the wind flow in and blow it away

就让微风吹拂吹回

Back to that time, that summer day when I fell in love with you

回到那个时候，那一年的夏天，当我爱上了你时

(Do you think...that even the worst person can change? That everyone can be a good person,
if they just try?)

(你真的认为...即使是最坏的人也能改变吗？所有人都能成为好人，只要他们去尝试？)

(Yes)

(是的)

When we draw near each other, it's destiny too. The way it's supposed unfold, through and through

我们的相遇也是命运，应该是要彻彻底底的呈现

If I could convince myself it was meant to be, maybe I wouldn't feel so alone

若我能说服自己这也是命中注定 也许就不会感到如此孤寂

Each and every single answer that comes my way, Have way too many hypocrisies to say

我的每一个答案， 有太多的虚伪要说

They erase the path that I need to take to the other side

它们抹去了通向另一端的道路

The song that I once sang and gave to you

曾经我献给你的歌曲

It's now just a sad love song, overplayed a time or two

现在只是一首浮夸的悲伤情歌

Let the wind flow in and blow it away

就让微风吹拂吹回

Back to that time, that summer day, when I fell in love with you

回到那个时候，那一年的夏天，当我爱上了你时

If the past and future both decide to disappear

如果过去和未来都消失不见

Do you think that then I'd be finally free

那我可以自由飞翔了吗？

If I could pick one emotion to do away with at last

如果可以抹消一种情感

If I picked my love for you would I be able to go back

如果消除了对你的爱，就能回到过去了嘛？

If I could one day hear every song that you heard Breathe everything you breathed

假如有一天我能和你听到同样的歌，呼吸同样的空气

feel everything you felt If I could be your eyes and see the world like you did

感受同样的感觉，看到和你眼中一样的世界

Then maybe I could love you - the way I've always wanted to

也许这样我就能爱你 - 按照我一直想要的方式去爱你

(Always be kind, Sometimes Kindness is all we can give, Sometimes Kindness is enough)

Secret Garden

He said...

他说...

"Oh Mary,contrary how does your garden grow?"

“噢！Mary，相对的，你的花园还好吗？”

"Come with me,and you'll be,the seventh maid in a row."

“和我来吧，你将会，变成我的第七个祭品。”

My answer was laughter soft as I lowered my head...

我的答案，淡淡一笑，并微低下头。

You are too late,I'm afraid,the flower's already dead.

已经太晚了，我很担心，那朵花早已凋谢。

Resetting as I was,with blossoms in full bloom.

重置发生，当我沉浸在盛开的花季时。

（ blossoms in full bloom ）

（ 盛开的花季 ）

Never a chance to pause magic to consume.

永远没有机会停止，魔法的消逝。

（ magic to consume ）

（魔法的消逝）

A shadow walked behind me offering his hand.

一个影子走到了身后，伸出了右手。

But couldn't understand...

但是，却从未理解...

He said...

他说...

"Oh Mary,contrary how does your garden grow?"

“噢！ Mary，相对的，你的花园还好吗？”

"Come with me,and you'll be,the seventh maid in a row."

“和我来吧，你将会，变成我的第七个祭品。”

My answer was laughter soft as I lowered my head...

我的答案，淡淡一笑，并微低下头。

You are too late,I'm afraid,the flower's already dead.

“已经太晚了，我很担心，这朵花早已凋谢。”

(Music)

Scattering petals down the road without an end.

四散的花瓣飘落在路上，永无止境。

(road without an end)

(永无止境)

Left on the battleground for one I called my friend.

留守在战场上，就为了一个被称作朋友的人。

(one I called my friend)
(一个被称作朋友的人)

Maybe he loved me as he took by my hand.

也许他爱我而握紧我的手。

And tried to understand...

并试着去理解...

I said

我说...

"Oh Mary,contrary how does your garden grow?"

“噢！ Mary，相对的，你的花园还好吗？”

"Stay with me,I can't see anywhere that we could go."

“陪伴我，我看不见，我们所能前往之地。”

Their answer was laughter as darkness swallowed them up...

她的答案，是微笑，并被黑暗囚禁。

"One more time.I'll be fine,sometimes kindness is enough."

“下一次，会没事的，在那仁慈就已经足够。”

"Oh Mary,contrary how does your garden grow?"

“噢！ Mary，相对的，你的花园还好吗？”

"Don't leave me!Please don't be the seventh maid in a row."

“别离开我，别成为，我的第七个祭品。”

My answer wishper soft as he lowered his head...

我的答案，一个呢喃，并轻轻低下头。

"Set them free,I'm sorry,the flower's already dead."

“让他们自由吧，我很遗憾，这朵花早已凋谢。”

Safe Behind the Ribs of the One I Love Most

if I closed my eyes and missed the morning light

如果我闭上了眼，错过了曙光

would you weep for me, love? would you weep for me,

你会为我哭泣吗，亲爱的？你会为我哭泣吗

red death of mine

我的红色死神？

if I closed my eyes and met the night

如果我闭上了眼，坠入了黑夜

would you wait still, love? would you wait still for that summer shine?

你会为我等待吗，亲爱的？你会等待那夏日吗？

forgive me please, but the strings have long slipped from my fingers

请原谅我吧，但是心弦早已从我手中滑落

time has bound us both and faded what hope lingered

时间将我们绑在一起，随着希望的消失褪色

buried in forgotten maybe's and failures golden on skin

在遗忘中掩埋，失败在皮肤上留下金黄

ghosts whispering of determination stretched thin

鬼魂低语着决心的逝去

and I am so tired of pretending I'm alive

而我也无法假装还活着

still, I'll lie to myself and think I'm fine

但是，我依旧欺骗自己我没事

if I chose to carry the world on my back

如果我要背负整个世界

would you let me, love?

你会让我吗？亲爱的？

would you live for me with faith intact

你会记着我活下去吗

if I kissed you farewell and became one with time

如果我和你吻别，随着时间消散

don't forget me, love, don't forget this fabled dream of mine

请不要忘却我，亲爱的，不要忘记我这个祈望的梦

smile for me please, no rain, can touch the echoed glass

请为我微笑，不要哭泣，依旧能听到回声与幻像

memories trapped blue, we'll always have the past

回忆里充斥着悲伤，我们永远拥有着过去

buried in forgotten maybe's and failures golden on skin

在遗忘中掩埋，失败在皮肤上留下金黄

ghosts whispering of determination stretched thin

鬼魂低语着决心的消逝

and I am so tired of pretending I'm alive

而我也无法再假装还活着

still, I'll lie to myself and think I'm fine

依旧，我欺骗了自己我没事

think I'm fine.

我没事

...

buried in forgotten maybe's and failures golden on skin

在遗忘中掩埋，失败在皮肤上留下金黄

ghosts whispering of determination stretched thin

鬼魂低语着决心的消逝

and I am so tired of pretending I'm alive

而我也无法再假装还活着

still, I'll lie to my self and think I'm fine

依旧，我告诉自己我没事

think I'm fine.

我没事。

The Art of Learning How to Choose

Don't you think you're asking too much of me

你不觉得要求过多了吗？

Don't put that much faith in rusty sieves, oh love

请不要把信任放在破旧的筛子上，亲爱的

I'd sooner gather the stars and pin them on your hair

我愿意摘下群星，别在你的头上

I'm selfishly unsavable/ But if I could have anything in the world/ I'd wish for you to
stay and never leave my side

我无可救药的自私 / 但是如果我能拥有全世界 / 我希望你永远呆在身边

But happy endings are pretty lies they feed to unborn eyes

但是完美的结局是给幼稚者的谎言

And the fools who believe are worse than those who sleep with the flies

相信它的傻瓜比躺在坟墓里的人还糟

How could I forget you when you've carved your name into my ribs

我怎么能忘记一个把她的名字刻进我肋骨的人？

And how could you ask such a thing from me if you want me to live

而如果你想让我活下去，又为什么要求这些

Sweetheart, I'm tired of pretending I don't care

甜心，我已经无法袖手旁观

And all of my half-bloomed promises are going nowhere

而我那半斤八两的保证不会再生效

Trace the sins that I've drowned in the water

追随着那沉在水底的罪

But of this madness I won't go farther/ What fabled insanity do you expect from me
now?

但是我不会再变得疯狂 / 而你又想在我身上看到怎样的疯狂？

You're the worst ray of sunshine I could've found in this unrequited nightmare

你是这场思念的噩梦中坏的一缕阳光

But facing the dawn without you is something I can't dare

但是我不敢迎来没有你的黎明

Close to you

The flowers of the new, and the laughter of the past,

如今怒放盛开的繁花，过往无忧无虑的欢笑，

They're beautiful like you, beauty unsurpassed.

它们正如我心目中的你一样，美好得无以复加。

Gone with a whisper, you fall asleep like death,

可随着一道冰冷低语，你就此沉沉睡去，

Breaking through the earth, your smile shines again.

上穷碧落下尽黄泉，我也发誓要让你完好如初。

(.....)

My empty gratitude, another empty thank you,

无尽空虚的道歉，同样空虚的感谢，

I finally learnt regret from words I've always said.

直到最后的离别时刻，我才为自己平日的言行而后悔。

Never meant to speak hurt, yet it hurt to put in words.

我从未有意出口伤人，但我的言语却总是如刀般刺人心房。

Goodbye wherever you are, goodbye unbroken heart.

再见了我的爱人，再见了我的仁慈。

In truth I want to feel the truth I want to see,

我多么想了解那些我未曾了解的真相，

I'm trying to embrace the drifting heart and smile.

我多么想把你渐渐远去的灵魂和笑容再次拥在怀中。

Whenever I begin to feel the burning tears overflowing from my eyes,

不论何时，当滚烫的泪水从我眼中倾泄而出时，

I keep looking forward at you hoping that your light will never pass me by.

我总是想不断寻找你的身影，生怕你仅存的光芒也与我擦肩而过。

I wonder what the star that sparkle in your eyes are hiding from my minds.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眼中如星般闪烁着的光芒在我看来是如此不可捉摸，

Hiding from my open heart and from your open heart.

即使你我坦诚相待，我还是无法理解。

Together, you and I will always be alive, connected, close to you I'll stay,

多想和你在一起享受这美好的生命，彼此贴近，

As long as I can hold your hand again and again, forever, I will find my way.

只要我能再次牵着你的手，一次，又一次，直到永远，我定能找到前行的方向。

You may never answer my call, but you smile back at me with grace.

你可能永远不会回答我，但你的笑容已经给了我答案。

And everything remains the same, this pain I'll soon awake from,

“一切痛苦都是虚幻，只要醒来便可安好，”

What I see will all melt away,

虽是如此安慰自己，但在我的泪水中，

With my tears.....

眼前的一切都已模糊不清.....

A shape of broken line will never be the same,

尽管每一条破碎的时间线都不尽相同，

It'll never find a new life as a body of remains.

但以我这孑立之身，却再难让生活重新开始。

A soul without form, endlessly it'll chase,

飘忽不定的灵魂总能找到归宿，

But will my broken heart find another place?

但我这支离破碎的心，是否还能找到新的栖身之所？

In truth I want to feel the truth I'll never see,

我多么想知道那些我未曾亲眼目睹的真相，

I'm trying to erase how far we've walked in miles.

我多么想把你我携手走过的那些时光从我脑海中完全抹除好让自己不再痛苦。

Whenever I begin to feel the buring tears as I look at the sky,

无论何时，当我眼饱含的热泪仰望天空时，

I keep looking forward at it hoping that I'll find you soon enough in time.

我不断祈祷着，祈祷着自己能尽快将你带回身边。

I wonder if the star that sparkle in my eyes will eventually subside,

我不知道自己眼中的光芒是否最终会消散于无，

Hiding from my endless heartbeat, from my heartbeat.

是否它最后也会伴着我心跳的停止而熄灭。

Together, you and I will always be alive, connected, close to you I'll stay,

多想再次和你在一起享受这美好的生命，彼此贴近，

As long as I can hold your hand again and again, then maybe I will find a way.

或许只要能再次握住你的手，我就能找到一条出路吧。

I can never travel back in time, but they smile back at me, those days,

我无法穿梭时空，但我却仿佛看到了昔日的朋友们正对我微笑着。

And everything remains the same, this pain I'll soon awake from,

“一切痛苦都是虚幻，只要醒来便可安好，”

What I see will all melt away,

虽是如此安慰自己，但在我的泪水中，

With my tears.....

眼前的一切都已模糊不清.....

Replaying time again, replaying time again,

一次又一次地回味着过往的时光，

Repeating time again, repeating time again.

一次又一次地品尝着现在的痛苦。

Reflecting in my heart, reflecting in my heart,

你那永不消逝的笑容，一次又一次地映在我的眼前，

Your never-ending laughter.....
映在我的心里.....

Whenever I begin to feel my burning tears.....
当我再一次感到眼中夺眶而出的热泪时.....

Can't you feel the burning tears overflowing from my eyes?
你能看到我眼中噙着的热泪吗

I keep looking forward at you hoping that in time your light will pass me by.
我一直盼望着，有朝一日我能伴着你的光芒一道消散。

Now I know the star that sparkle in your eyes are guiding me to light,
现在我终于明白，你眼中的光芒是在指引着我向光明前行，

Guiding to my open heart and your open heart.
让你我的心在前方再次相聚。

Together, you and I will always be alive, connected, close to you I'll stay,
到了最后，你我都会倒下，来世我们再相聚吧，

Time will never hold my tears or hold my feelings down they pour like silent rain.
到那时，即使是时间也无法阻断我如倾盆大雨般的泪水和对你的思念。

All the colours forming back I knew when all remained the same,
当眼中色彩重新汇聚时，眼前景象一如往昔，

Somehow in a finite time, this time I'll find my way out.
但就在这须臾之间，我已找到解脱之法。

And I see I've barely reach you,
这时我才发现，我已与你愈来愈远，

And your heart.....
永远不得相见.....